

分塞ハ兵ヲ分ケテ道ヲ塞グナリ。

北者當按兵而趨之勿使軍亂而不齊也。踵軍在後遇我兵有逃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爲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大軍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有什有伍有分有合。豫先爲之職主使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而表起即諸軍皆會也。大軍爲計日之食亦刻期而起合用之戰具無不及也。各軍俱要聽大將之令行而起不如令者則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興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行之後則恐藏奸細洩軍情雖則吾之四境人民亦禁而不許行者矣。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爲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戰先安內也。行者誅之戰既合表既起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戰必先肅清安內也。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教者教兵之法也以其文辭衆多故分爲上下篇。

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

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羅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使前行之長自教之。後行者使後行之長自教之左行者使左行之長自教之右行者使右行之長自教之。教舉五人而合度則其甲首有賞甲首即各行之長也不教者如犯教之罪羅地一作託疾而伏於地或曰犯禁者也謂有犯禁者當自揭其伍伍內互相告揭之則免其罪。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於敵者則教者亦如犯法者之罪。凡什自保其什若亡失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以相救如何容之若教者不殺其罪亦如犯法者之罪。同也。又不惟什伍之屬然也。自什伍以上至於裨將尤當若法有不若法教者悉與之同罪。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賞以旌其善必在乎兵教之法。若此法不明人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

甲ハ即チ甲首、長ヲ云フ。

上。其次差降之。圖每將各異其旗。每卒各異其章。左軍置章於左肩。右軍置章於右肩。中軍置章於前。書其章曰某甲下某士。此左右中三軍。而章亦分左右中三也。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之於首上。其次行則差降之。此五行之章各異。如前所謂置之於首項。背腰也。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爲鼓。以瓦爲金。以竿爲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圖此言始教演習之法。令一以瓦爲之金。以竿爲之旗。擊鼓而使之進。低旗則使之趨。擊金而使之退。麾而左則左麾。而右則右。金鼓俱擊而跪坐。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成。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陳。去表百步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驚。習戰以成其節。爲之賞罰。圖伍長教成四人。合之於什長。成。合之於伯長。伯長教成。合之於兵尉。兵尉教成。合之於卒長。卒長教成。合之於中野。中野大閱之所。將臺之上。高置一大表柱。以肅瞻望。其演武之場。約三百步。而爲一定之式。既布陳法。則去百步而決射。百步而爭趨。百步而馬相馳。驚習以戰陳之法。以成其節制之材。爲之賞。爲之罰。以懲有過。勸有功也。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

敵ノ將ヲ斃シ旗ヲ取レバ、其旗ノ位ニ相當スル爵ヲ賞賜ス。

圖自尉吏而下。至於伍長。盡有旗。若戰勝斬將得旗者。各視其所得者之旗。爲何爵秩。即以此與之。以明其勸賞之心。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圖戰勝在乎威。在乎衆戮力。衆戮力在乎正刑罰。正刑罰者所以明勸賞也。賞罰明則士衆戮力而軍威立。由是戰無有不勝也。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圖令吾民離背國門之限。人以死生自決。能教之死而不疑。懼者蓋有所慕而能以也。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鬪。奸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輕者若霆。奮敵若驚。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圖令守者必堅固。戰者必勇鬪。奸邪之謀不興。而無猜疑。輕者如雷霆之迅。奮擊敵人。若震驚之疾。舉有功。別有德。明顯如白黑之色。使民聽從在上之令。如兩手兩足之應心也。人馬不帶甲曰輕兵。前軍絕行。亂陳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圖前行之軍。絕人之行。伍亂敵人之陳。破人之堅。如水之潰漏。橫暴四出而不可止者。蓋因上之教令。有以素行也。此之謂兵教之法。所以能開拓封疆。保守社稷。除患害。成就武德也。

兵教下第二十二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臣聞。為人君者。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海宇之廣大。以混一其制度。則威加於天下。有十二事焉。一日連刑。謂同罪保伍也。連刑連坐之法。使不揭之保伍。同其罪也。二日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奸也。地有所禁。謂禁止士卒所行之道。以網羅外奸也。三日全車。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全車謂甲首相親附。三五相同。以固結其班聯也。周禮地官族師。十家為聯。車字恐是軍字誤。非戰車也。四日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有開有塞。謂分地而堅守也。以守界限。各死其職也。五日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為固。以逆以止也。分守界限。謂左右相禁止。前後相待。藩垣也。環車以為固。用以迎逆敵人。用以安止營舍也。六日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號令有別。謂前列務進。以分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循其次也。七日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五章說見前。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始卒不亂也。始卒不亂也。八日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全曲謂曲折往來。使之皆有分部也。相從聯貫也。九日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鳴金伐鼓。謂興起其有功。招致其有德也。十日

致。至極ノ義ト爲スモ亦通ズ。解ハ委致即チ義ト爲セリ。

日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陳設布陳車。謂接連前矛。使不絕也。馬掩冒其目。使不驚也。陳車小車也。十一日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選用敢死之士。謂衆軍之中。有材能智謀者。乘於戰車。使馳而前後縱橫。出奇以制敵也。十二日力卒。謂經其全曲。不麾不動也。選取有力之卒。謂經理旌旗。全其部曲。將不指麾。不麾不動也。或曰力當作勤。謂勤其士卒。麾之而動也。亦通。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於闕。組甲不出於橐。而威服天下矣。此已上十二事者。教之既成。有敢犯令者。不舍。若如此。兵法怯弱者能強之。主勢卑者能尊之。號令弊者能起之。民流離者能親之。人衆多者能治之。地廣大者能守之。闕兩旁挾門短限也。組甲漆甲成組文也。春秋左傳。組甲三百是也。橐甲衣也。言國中之車。不出於闕。漆組之甲。不出於橐。而威能制服天下矣。兵有五致。爲將忘家。踰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爲下。兵有五致。致猶委致也。既爲將帥。則忘其家。謂委致其家。不有其家也。踰敵之界限。則忘其親。謂委致其親。不有其親也。指敵之陳。則忘其身。謂委致其身。不有其身也。必欲致死。則幸而生。急欲取勝。則務爲下。謙卑也。凡將驕者。敗而謙下。戒謹者。勝此所謂五致也。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橫行天

失心傷氣安能設策而進戰傷氣者自敗其軍曲謀者自敗其國曲一偏也謀徇一偏失心者也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令者用兵之禁令也取書中兵有常令摘二字以名篇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

兵者凶惡之器也爭者悖逆之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征伐暴亂之國必本仁義焉者苟卿論兵以仁義為本陳霸問之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禮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與此說義同今戰國諸侯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謀而不能廢兵也

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

植威武也威武為表以禦寇攘文德為裏以撫士衆能審料此二者知勝敗之勢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

危則亂武所以勇犯強敵而無所畏效力攻守而無所失也離散則敗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安靜則治暴疾則亂

固鋒刃以疏則達士卒畏懼將帥甚於敵人者

枹一鼓ヲ擊ツ木ナリ、將ノ一鼓ニテ士卒ノ死生國ノ存亡決ス

勝士卒畏懼敵人甚於將帥者敗所以能知勝敗者稱吾將帥於敵也敵人於將帥譬猶權衡焉權稱錘也衡稱秤也猶權衡者蓋欲稱較其輕重也將帥安靜則士卒治將帥暴疾則士卒亂

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

常令者非追北襲邑攸用也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斬之

函數當作促如數罟之數密也出令陳兵有一定之令行伍疏密有一定之法先後之次序有適宜常令者非追逐奔北襲取城邑所用也前後之序不次則失也亂先後者必斬之

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

函常陳皆要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內向者所以顧其中也外向者所以備其外也立陳所以欲行也坐陳所以欲止也立坐之陳要相參其進止而將在其中主之坐陳之兵用劍與斧便其擊也立陳之兵用戟與弩欲及遠也將亦居其中主之

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道也

善能御敵者以正兵先合戰而後以奇兵扼絕之此乃必勝之道也

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存亡死生在枹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禦此矣

函陳設之以斧鉞華飾之以旗章有功者必以賞犯令者必用死國之存亡兵之死生在將之枹端若能

謀ハ戰ハントシテ聲ヲ
擧ゲテ氣ヲ充タスナ
リ。

大軍ハ戰ヲ爲ス主國ヲ
以テ云フ、邊縣列侯ハ
之ニ附屬若シクハ、合體
セル小國ヲ云フ。

如此雖天下有善用
兵者莫能禦此矣。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謀者謂之虛、後謀者
謂之實。不謀者謂之祕、虛實祕者、兵之體也。謂矢射未曾相交、長
刃未曾相接、前謀呼
者謂之虛、後謀呼者謂之實、不謀呼者謂之祕、密其虛實而不外洩也、故虛與實者、用兵之
體也。

兵令下第二十四

諸去大軍、爲前禦之備者、邊縣列侯、各相去三五里、聞大軍、
爲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諸離去大軍、爲前禦
之備者、皆邊縣列侯、各
相去三五里之遠、聞大軍至、爲前禦之
備、若戰則皆禁人行、所以先安其內也。

內卒出成、令將吏授旗鼓、戈甲、
發日、後將吏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成法、兵成邊一歲、遂亡
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救之。卒出
成於邊、令將吏授以旗鼓、戈甲、發之日、若後於將吏、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成者之法、兵卒成
邊一歲、當代遂先逃亡、不等候代者、法比於逃亡之軍、父母妻子、知逃亡之情、與犯人同罪、
弗知情者、救之。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
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諸士卒後將吏
而遲至大將所

一日、父母妻子盡與犯人同罪、以其畱戀也、卒逃歸至家、一日、父
母妻子、知而弗捕執、及不告首者、亦與犯人同罪、以其不舉也。諸戰而亡其將

吏者、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
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諸戰而士卒逃亡、其將吏
者、將吏棄其士卒而獨北者、
盡斬之、前將吏棄其卒而北、後行將吏能
斬之、而奪其卒者、有賞、軍無功者、謫戍三年。

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從吏
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
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三軍大戰、若大將
人已上、不能盡死於敵者、斬、大將左右近行之士、凡在陳中者、皆斬、其餘士卒、
有軍功者、奪一級、一級者、兵法斬一人首、進爵一級也、無軍功者、謫戍三年。戰亡

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戰若逃亡、伍人及伍人戰死於敵、不得
其屍、同伍者、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

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
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

所以奪威也。國軍之利害、在國家之名實如何耳、今兵之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
得其兵之實、家不得其兵之名、聚士卒而爲三軍、有兵之空名、而無

一卒軍ヨリ逃亡スレバ
同伍ノ人ト其ノ上官ノ
吏ト皆罰ヲ課セラレ、
根ヲ國ニ入レ、軍實ノ
名義ニテ課スルモ實ハ
軍ニ入ラズシテ一般會
計ニ入ル、名ハ一軍ニ
テ實ハ二途ニナルナ
リ。

兵之實效外不足以禦敵之強、內不足以守國之固。此軍之所以不給足而將之所以奪威也。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五人及吏罰入糧為饒、名為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國內空虛、自竭民歲、曷以免奔北之禍乎。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止伍人及主典之吏罰入糧為饒、名為軍實。是以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使國內空虛、自竭軍民卒歲之計、何以得免奔北之禍乎。意惠王時有此法、故尉繚子言之。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連、及戰鬪、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其下殺其十分之一、能殺吾士卒之半者、威加於四海之內、殺十分之三、者力加於鄰國諸侯、殺十分之一者、令能行於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鬪也。萬人之鬪、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

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其下殺其十分之一、能殺吾士卒之半者、威加於四海之內、殺十分之三、者力加於鄰國諸侯、殺十分之一者、令能行於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奮也。賞如

尉繚子直解終

李靖傳

李靖仕隋爲殿內直長。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靖率兵萬人破其屯。要
 險設伏。斬肇則。蕭銑據江陵。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
 攝孝恭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濤瀨漲惡。銑以靖未
 能下。不設備。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
 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雷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
 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
 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
 素立。勢不能久。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畱拒我。或歸自
 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
 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畱靖守營。自帥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

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授方略副孝恭東討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以拒官軍堅壁不戰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旣潰惠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靖曰不然公祏精兵雖在此然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尙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

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乃公祏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矣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卒水陸皆進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祏懼衆尙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行臺以靖爲行臺兵部尙書太宗踐祚授刑部尙書突厥部種離叛靖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破之可汗脫身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國內附靖引兵與李世勣謀曰頡利雖外爲卑詞內實猶豫若走度磧北追之難及乃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尋獲之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遷靖尙書右僕射會足疾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

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尙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等。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殘其國。吐谷渾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改衛國公。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薨。年七十九。贈司徒並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諡曰景侯。

李衛公問對直解

太原劉寅輯著
江陵張居正增訂
錢塘翁鴻業重較

問對上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

唐太宗

言高麗數次侵擾新羅。朕遣使宣諭。不肯奉詔。我將與兵討之。其計如何。高麗新羅皆東夷國名。新羅其先陳韓後也。在高麗東南。時新羅內附。而高麗蓋蘇文弑其上。畏討。故梗化。朕者我也。太宗自稱也。高句驪。字朱蒙。都平壤。古朝鮮也。

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封衛公。對太宗曰。臣探知高麗蓋蘇文。自倚恃能。知兵法。謂中國地遠。不能征討。故違抗詔命。臣請以三萬衆擒取之。蓋蘇文者。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也。貞觀十六年。弑其王建武立王。弟子臧爲王。自爲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尚書也。蘇文又號蓋金。自云生水中。以惑人。故姓泉氏。

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

太宗言三萬兵甚少。而

地數千里之遠

靖曰臣以正兵

用正兵臨之

太宗曰平突厥時

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

太宗言卿平突厥時用奇兵勝之今征高麗却言

山之陽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其俗呼兜鍪為突厥因國為號貞觀三年以李靖為定襄道總管統諸軍討突厥四年春二月襲破突厥於陰山

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用正兵若何而七擒孟獲乎觀其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文縱橫皆八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陳法也所謂隔落鈎連曲折相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孟獲豈識此術所以七縱之而七擒也諸葛亮字孔明諸葛其覆姓也琅琊陽都人先主枉駕顧之後為軍師將軍先主崩事後主為丞相建興三年季象征南中平之

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陳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涼州樹機能等亦做八陳圖作偏箱車若地勢廣平則用鹿角車為營道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以為重也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兗州舉其才堪良將遷司馬督假節宣威將軍平涼州後為平虜將軍西平太守按此車今之禦北虜僅可載輜重八陳圖奇正莫測不全靠在車式間
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

偏箱鹿角ハ蓋シ一物ニシテ少シク制ヲ變ズ平地ニテハ戈戟ヲ車前ニ施ス是テ鹿角車ト云フ狹窄ノ地ニテハ車上ニ木屋ヲ作ル是ヲ偏箱ト云フ

治力ハ人力ヲ節シ省クナリ

太宗ハ父李淵ニ勸メテ義兵ヲ起セリ故ニ義師ト云フ

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二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圖靖又對曰臣討突厥之時西行數千里若非用正兵安能致遠如此哉偏箱車鹿角車二者兵之大要一則用之而節治人力一則用之而前拒敵人一則用之而約束部伍三者更迭相為使用斯馬隆所得古人之法深也治力代力也○按兵法有奇有正今李靖但用正而不用奇者何哉夫兵行之法惟先有正至於奇者隨敵變化而為之耳靖非不用奇也但西行數千里用正兵則部曲有制進止安徐偏箱鹿角并外禦內必無所失且八陳亦有奇兵若與敵相遇進退不獲非出奇亦安能取勝哉故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後之為將者不可泥於用正而不用奇也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卻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

乎奇兵乎
自南原馳騁而下橫突其陳老生兵半斷在後因大潰遂擒老生此為正

兵乎為奇兵乎煬帝十三年唐公至霍邑伐王侑遣郎將宋老生等拒之義師倡義之師却退也鐵騎馬披甲者斷後斷絕其後也

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

而後權譎

圖聖一作神○李靖對曰陛下天縱聖武之資非學而能者也臣按兵法必先以仁義治之而後用權變譎詐之術○按權者一時之用權而得中即仁義也仁義豈有不正者哉至於譎則詭詐之謂如晉文公譎而不正是也上古之世聖帝明王專用仁義仁義者治天下之常經也所謂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謂正是也正不獲意以權濟之故權為聖人處變之道今李靖以權譎並言蓋兵家權謀詭詐之術非三代聖人之權道也

法文古者以仁為本云云ハ司馬法ノ文ナリ

利而誘之二句孫子ノ語ナリ。

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卻者奇也。
圖且霍邑與宋老生戰。師以義舉者得其兵法之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合乎兵法之奇也。建成神堯高祖太子。後為太宗所殺。 太宗曰。彼時少卻幾敗大事。曷謂奇邪。
圖太宗言。彼時右軍少却幾敗吾之大事。何以謂之奇邪。 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卻為奇。且右軍不卻。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

圖李靖對曰。凡兵前向者為正。後却者為奇。且右軍初不少却。則老生之兵安能致之而來哉。兵法曰。以利誘之。使來。因其亂而取之。宋老生本不知兵。倚恃其勇而急進。不料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其陳。兵遂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昔春秋時。晉與楚戰。胥臣以師犯陳。蔡此即向前為正也。狐毛設二旆而退。欒枝使與柴偽遁。此即後却為奇也。楚師馳之原軫。卻臻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師敗績。此與霍邑之戰同。皆以奇為正也。但狐毛欒枝設奇誘楚人之來。而右軍少却。建成墜馬。致老生追逐而來。偶合出奇之道耳。向非太宗天授。幾何而不為老生所勝與。 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卻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

圖太宗曰。漢武時。霍去病為將。暗與孫吳相合。誠實有此事也。夫當其右軍少却。高祖失色。今及朕以鐵騎奮而擊之。反為我之所利。與孫吳暗合。卿實知言。蓋以右軍少却。暗合孫吳出奇取勝之法。漢武嘗欲效去病。孫吳兵

旗參差云云ハ旗高低俯仰區區ニシテ齊シカラザルナリ。

法曰。又曰。共ニ孫子ノ語ナリ。能而云云ハ將本ト才能アリ。故意ニ敵ニ不能ノ形ヲ示シテ之ヲ誘フナリ。

法。去病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也。凡行軍制勝。多與孫吳暗合。霍去病衛青。弟之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為票姚校尉。屢有功。後為驃騎將軍。高祖唐神堯高祖也。太宗曰。凡兵卻。皆謂之奇乎。
圖太宗問李靖曰。凡兵却。皆謂之奇否乎。 靖曰。不然。夫兵卻。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圖靖對曰。不然。夫兵之却也。旗幟參差。而不能齊。鼓音大小。而不相應。號令喧囂。而不歸一。此乃真敗也。非所謂奇也。若旗幟齊整。鼓聲相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示之以亂。雖是退走。非真敗也。必有奇伏也。若韓信之佯北。欒枝之偽遁。非奇而何。在兵法有曰。佯北者勿追。又曰。將本能而佯示之。以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卻。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

圖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係之天命乎。老生被擒。其係之人事乎。言右師偶爾少却。而誘老生之來。是之戰。右軍少却。天命使之也。太宗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潰而擒。是人力為之也。 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

圖靖對曰。凡戰而為奇。奇兵或變而為正。使敵莫測。吾奇正之形。則亦安能致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皆在人。謀之滅否而已。變化而入於神妙不測。所以推之於天也。太宗已知其義。遂低首。按右

曹公ハ魏ノ曹操ナリ、
術亦軍ナリ。

孫子兵勢篇ニ見ユ。

必ズ二軍ニ分クルハ以
テ分合ノ變ニ熟セシメ
ンガ爲ナリ。

師少却是人不到處。老生被擒。是天意與唐處。太宗自神武天縱。能出奇不覺。其悖言。靖亦謂天意所在。則當曰。盡人合天順天之心。體天之意。方爲無弊。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臣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耳。書有曰。已二軍敵一軍。則我以一術爲正。以一術爲奇。已五軍敵一軍。則我以三術爲正。以二術爲奇。此但言其大略耳。假如己一而敵二。己一而敵五。則以何術爲正。以何術爲奇乎。故云。曹公但言奇正之深妙者也。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正或變而爲奇也。奇正相生。謂或以奇而生正。或以正而生奇。如循環轉無有端倪。誰能盡之。斯言乃得奇正之妙耳。安有奇正平日素分之理也。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爲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若士卒未會。閱習吾之軍法。偏裨未會。慣熟吾之號令。則必爲之二術。教戰之時。各認本隊旗鼓。更迭爲分合。故曰。分合爲變。謂

孫子虛實篇ノ語ナリ。
形人云云ハ下ニ太宗ノ
解アリ。我が正ヲ敵ニ
奇ト思ハセ奇ヲ正ト思
ハスルハ形人ナリ。而
シテ奇正自由ニ變化ス
ルハ無形ナリ。
奇正ノ素トヨリ分カル
ハ平生ノ教練ノ時ニア
ルノミ。

奇兵旁擊ノ説ハ孫子勢
篇ノ注ニ見ユ。

先出云云亦然リ。

分而合。合而分。更迭變化。以陣法言。此乃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之後。衆人皆知。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孫武所謂以虛實奇正之形。示人而我實無素分者。教閱之法也。或奇而示之正。或正而示之奇。臨時相變。使敵莫測者。奇正不可勝窮之道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靖對曰。臣嘗按曹公註孫子有云。先出旁擊之說。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兵鳥有先出爲正。後出爲奇。與從旁擊不備之拘執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

吳起ノ言ハ吳子論將篇ニ出ヅ。賤ナルハ名節ヲ貴バズ、故ニ容易ニ奔ル、必ズ賤ニシテ勇アル者ヲ用ヒルハ敵ヲ誘フ爲メナリ、進取ハ

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太宗言吾之正兵使敵人視之。反疑以爲奇。吾之奇兵使敵人視之。反疑以爲正。斯孫子所謂形人者歟。吾能以奇兵變爲正。正兵變爲奇。奇正變化不可測。度斯孫子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而對曰。陛下神聖之姿。迥出於古人。非臣所能及也。○或問奇何以變而正。正何以變而奇。耶。愚謂奇正之道。變化無窮。非一言而能盡。大衆所合。固爲正。如晉與楚戰。狐毛設二旆而退。欒枝與柴而走。正而變爲奇也。將所自出。固爲奇。如孫臏入魏地。使其軍十萬。窺明日爲五萬。窺又明日爲三萬。窺至馬陵。以萬人夾道而伏。遂殺龐涓。敗魏師。奇而變爲正也。不特此也。凡佚而示之勞。飽而示之饑。非變正而爲奇歟。伴棄旗鼓。走水上軍。非變奇而爲正歟。善用兵者。正亦勝。奇亦勝。使敵不知。我所以制勝之形。斯能應變於無窮矣。太宗曰。分合爲變者。奇正安在。太宗言分而合。合而分。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靖對曰。善用兵者。無不是。無不奇。使敵人莫可測量。取勝莫知其陰謀。祕計。所以制勝之道。非分合變化而能通。安能至於如此之妙哉。分合所出。唯孫武一人能之。自吳起而下。皆莫可及也。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

敵我カ逃グルヲ逐フナリ、一坐一起ハ敵兵ノ坐作節アルナリ。

韓擒虎本名ハ豹、一名ハ擒、字ハ子通、隋ニ事ヘ陳ヲ滅ボシ、壽光縣公ニ封セラレ、涼州總管ニ拜ス。

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太宗言吳起之術如何。靖答曰。臣請大略言之。昔否。當用何術。吳起對曰。使賤而有勇者。前向擊之。初交鋒而北。北而勿用。以罰觀敵將前進而取利。士卒一坐一起。皆有節。見奔北者。不來追逐。則敵將有智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若彼悉衆追北。行止縱橫不齊。則知敵將無才能。擊之勿疑也。臣謂吳起之術。大率多類此。非若孫武所謂以正兵合戰之法。吳術大率類此。然以爲分合所出。惟孫子能之。吳起莫及焉。非定論也。起以五萬衆。車五百乘。三千騎。破秦五十萬。最能以寡敵衆。分之以不得。不分。若以其嘗敵之論。而槩其術。太宗曰。卿舅韓擒虎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虎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爲奇。以正爲正。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太宗謂靖曰。言卿可與論孫吳兵法。亦奇正之謂否乎。靖答曰。擒虎安知奇正之極。致但以奇爲奇。以正爲正。曾不知奇而變爲正。正而變爲奇。奇與正相變。通如環。循環無窮。盡者也。擒虎字子通。河東垣人也。一曰名擒。武。一曰初名豹。隋開皇九年。與賀若弼率衆滅陳。李靖其甥也。○今按。以奇爲奇。以正爲正。如八陣。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六花陳以中一軍爲奇。以外六軍爲正。十二將兵以八軍爲正。四軍爲奇。此等皆是古人詭設其名耳。殊不知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也。假若敵來攻。或龍虎鳥蛇四軍。我以天地風雲四軍。或驚前而

掩後或衝東而擊西是以奇為正而與之合戰以正為奇左右角之而取勝也以此言之奇正循環豈有窮哉

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

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

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出太宗問靖曰古人臨陳奇正相變之法乎靖對曰前代為將者與敵戰鬪多是以己之小術勝人之無術以己之片善勝人之無善此等安足以論兵法哉若東晉時謝玄之破苻堅於淝水非是謝玄之善蓋苻堅之不善也苻堅秦主謝玄字幼度謝安之姪也東晉名將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

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

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

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夫為人

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苻堅之類是也開太宗之言顧左右侍臣使檢謝玄傳閱之問李靖曰苻堅甚處是不善也靖對曰臣觀苻堅載記有云秦諸軍皆潰散敗走唯慕容垂一軍獨全時垂有軍三萬不曾失亡苻堅只有千餘騎奔赴其營垂子慕容寶勸垂殺堅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觀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者蓋垂有貳於堅按兵不動以幸其敗欲乘機以復其國耳

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

算凡事皆然皆如此耳無算指苻堅之平日不知垂猶靖所謂無術也蓋垂欲弑

堅王猛苻融皆預囑之矣何待於乘敗耶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

文何謂也傳為握奇文或人又謂握機文此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

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辭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

餘零也因此音機字其義則一耳考其言辭則曰四為正謂天地風雲四陣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

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

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

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謀

孫子計篇多算勝少算不勝トアリ

今世二握奇經ヲ傳フ即チ是レナリ

天地風雲ノ四正陣ト龍虎鳥蛇ノ四奇陣トヲ張リ餘リノ兵(即チ奇)ハ大將之ヲ率キテ中軍ト爲ル故ニ奇ヲ握ルト云フ此ノ奇ハ正奇ノ奇ニアラズ奇零ノ奇ナリ故ニ音機ナリ李靖ハ握奇ト云ハズシテ餘奇ト云フベシト爲スナリ

是苻堅為垂所陷也夫自己為人所陷而欲取勝於敵不亦難乎臣故曰苻堅用兵無術焉設使苻堅有術阻淝水而不退命垂等分為左右二拒一出淝水之上掩晉軍之右一出淝水之下襲晉軍之左堅整中軍伺晉之亂直渡淝水就之雖韓白亦不能支況謝玄劉牢之徒歟晉兵敗而垂敢為亂乎慕容垂本燕王皝之子初名霸後改名垂封吳王畏太后可定渾氏而奔秦為將豈真為堅用哉

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

皆如此耳無算指苻堅之平日不知垂猶靖所謂無術也蓋垂欲弑

堅王猛苻融皆預囑之矣何待於乘敗耶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

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辭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

餘零也因此音機

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

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

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

機謀安在乎握持而言也。當為餘奇之兵。為是夫正兵受之於人。謂國家有征伐之事。或十萬。或二十萬。命將統領之。而出此受之於君者。乃正兵也。奇兵將之所自出。謂選精銳簡武勇。或掩其前後。或襲其左右。分合變通。悉聽於將。乃奇兵也。兵法有曰。命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乃受之於君者。即正兵也。又曰。兵事不預先言之。君之命將有所不受者。此將之所自出。即奇兵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

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已。圖凡為將者。但知守正而無奇。則守將也。但知用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其法。為國家輔佐之臣也。是故握機與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太

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開容。陳隊開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

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圖太宗問靖曰。陳數有九。外有四。正四奇。中心奇零者。大將總握之。也。隊開容。隊者。大隊包小隊也。或以前為後。或以後為前。謂平時以面向者為前。以背向者為後。若回軍轉陳。則北向者為前。南向者為後。不言左右者。舉一端言也。若東行則東向者為前。西向者為後。西行則西向者為前。東向者為後。惟其有分數也。故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惟其有節制也。故退無遽走。言進退齊一也。四頭者。四正四奇。皆可為首也。八尾者。謂九軍敵或攻其一。則首也。餘八軍為尾矣。觸處為首者。謂敵來攻處。便為首也。敵若衝擊其陣中。則兩頭皆救。常山蛇勢也。數起於五者。五為陳法也。數終於八者。四面八軍也。此法何謂也。靖

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圖靖對曰。諸葛亮於魚腹平沙之上。用石為縱橫。分布為八行。黃帝九軍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蓋諸葛變而為縱橫八行耳。縱橫八行者。謂四面視之。皆成八行。八六十四小方陳。即所謂陳開容。陳四頭八尾者也。臣嘗教閱士卒。必先用此陳。世人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者耳。八行即六十四魁。八八為行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

八陳何義也。圖太宗問靖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陳取何義也。蓋八陳四方。以東為龍陳。即左青龍也。以西為虎陳。即右白虎也。以坤為地陳。以巽為風陳。以艮為雲陳。以南為鳥陳。即前朱雀也。以北為蛇陳。即後玄武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

祕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陳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

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圖靖對曰。世人傳之者。差誤也。古人祕藏此法。故詭設天地風雲龍虎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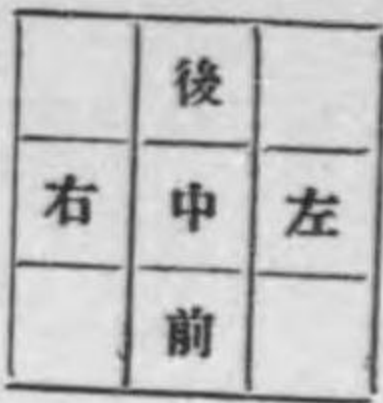
蛇八名耳。八陳本一陳也。分為之八焉。若陳之名。天地者。本乎旛旗之號。使為將者。亦法天地之所

乎旛旗之象。天取其高而能覆地。取其厚而能載。故以為旛之名。使為將者。亦效風雲之所以

以高厚焉。風取其動作之象。雲取其捲舒之勢。故以為旛之名。使為將者。亦效風雲之所以

變化焉。非四陳似乎。天地風雲也。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龍取其騰躍。虎取其威猛。鳥取其迅疾。蛇取其能扞外而禦內焉。蓋欲使隊伍士卒。亦效龍虎鳥蛇之騰躍威猛迅疾。及能扞外而禦內也。非二陳似乎。龍虎二陳。似乎鳥蛇也。其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分為八陳。

井田ノ法四百五十畝七百三十畝城ハ九百畝ノ方形ノ田ヲ九等分シ縱橫各二條ノ道アリ、中央ノ一區ヲ公田トシ、周圍ノ八區ヲ八家ヲシテ耕サシムト云フ、二井ヲ丘ト爲ス。陳法井字ノ法ニ倣フト云フナリ、即チ左ノ如シ。



乃後世之人誤傳之耳。若云詭設物象，豈止八陳而已乎。○一說是天地開闢，陰陽轉舒，四時循環，其機冥冥，八陳潛通於易卦，此是秘藏者。**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陳也。卿試陳之。**曰：陳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詭設物象，乃本河圖洛書卦法，故曰實古陳法也。卿試爲我陳之。○夫八統於一，一散於萬，易理也。河圖洛書伏羲以之演卦，黃帝以之制心法，儒者當有此作主。**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曰：靖對曰：臣按軒轅時始立丘井之法，八家爲四道，八家共處之，其形似一井字，開方則九焉，以前後左右中五處爲陳法，以一井分爲四處爲閑地，此所謂陳數始起於五也。蓋黃帝初時，人民尙少，故止用五爲陳也。**虛**
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曰：虛中軍大將居之，即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者也。環其四面諸部連繞，即左右前後及四維，通爲八陳，此所謂數終於八也。蓋後來人民衆多，土地廣大，故用八者皆爲陳耳。**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亂而法不亂，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曰：及乎變化奇紛紛紜紜，亂而法不亂，混沌沌形如轉環，而其勢不散，此所謂散而分之成八，小陳復而合之，則爲一大陳也。**太宗曰：深乎，黃帝**

繕ハ修ナリ、周ハ太公以來岐山下ニ在リ、文王此ニ興レリ、井田ノ法ヲ修メ兵ヲ農ニ寓シ、但虎賁三百人トアリ、即チ武王ガ討チ伐チシ時ニ率キタルモノナリ、六歩七歩六伐七伐ハ牧誓ニ出ヅ。戎車三百兩云云ハ尙書牧誓序ニ見ユ。

漢代ニ軍禮司馬法有リ、今僅ニ司馬法五篇ヲ存スルノミ。管子亦兵ヲ農ニ寓スル制ヲ説ク。

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闕，降此孰有繼之者乎。曰：太宗問靖之言曰：深遠乎哉，黃帝之制兵法也，後世之人雖有天智神略之妙，莫能出其閫闕之外，降此以往，誰能繼其法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曰：繕熟也，靖對曰：周家初興，則太公望實繕修其法，始於岐都，以建立井畝是曰岐都，十五世而文王以太公望爲師，備戎車三百輛，虎賁之士三千人，以立軍之制度，不愆於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以教戰陳之法，陳師商郊牧野，太公以百夫制一師，而爲之長，以成就其用武之功，用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尙書注云：虎賁百夫之長也，故有作虎賁三百人。**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曰：周大司馬之法，本於太公者也，太公既沒之後，子伋爲齊侯，故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長天下，任用管仲爲相，復繕修太公兵法，謂之節制之兵，天下諸侯因此皆服節制者，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言其有節制也，夫寓兵於農，黃帝所以勝四帝也，太公精用之，則王管仲粗用之，則霸，後世僅存此法於陳中，神明如諸葛亮，卒無救於蜀，今三邊屯田連塞下，不可不議行此法。**太宗曰：儒者多言管**

管樂ハ管仲ト樂毅トナリ、孔明常ニ自ラ此ノ二人ニ比セリ。

軌里等ノ制ハ管子ニ見ユ、周禮ト異ナリ。周ノ司馬法ハ五人ヲ伍ト爲シ、二十五人ヲ兩ト爲シ、百人ヲ卒ト爲シ、五百人ヲ旅ト爲シ、二千五百人ヲ師ト爲シ、萬二千五百人ヲ軍ト爲ス。

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國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乃霸者之臣而已。殊不知兵法起自井田。本於亦王者之佐。但周室衰微之時。王不能用。故假齊桓公興師。以匡正天下者也。樂毅魏人。樂羊之後。居靈壽。聞燕昭王賢。乃歸之。王以爲亞卿。後破齊有功。封昌國君。昭王崩。子惠王立。疑之。遂西走。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得太公之遺法。國靖再拜起而言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者。國二軍。小國一軍。齊大國也。故爲三軍。民以五家爲一軌。故兵以五人爲一伍。十軌爲一里。十連爲一鄉。十連二千家也。故兵以二千人爲一旅。五鄉爲一師。五鄉一萬家也。故兵以萬人爲一軍。亦由古人司馬法。一師分五旅。一旅分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得太公望之遺法。

此ハ今傳フル司馬法ヲ斥シテ言フナリ。

也。周制二十五家爲一里。五百家爲一黨。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其兵制則以五人爲伍。十人爲什。百人爲卒。五百人爲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其數爲異耳。愚謂管仲曾魯之所不爲。孔子稱其器小。而太宗李靖皆以爲王佐何也。夫管仲尊周室。攘夷狄。九合一匡。功實不小。仲尼再言如其仁。以許之。以其有仁者之功也。故夫子亦常讚美之。然其器量褊淺。規模狹隘。不能正心修身。以致主於王道。大抵多以權謀取天下。三歸反坫。爲侈已甚。此孔子所以譏其器小。與不知禮也。假使時王任之。其功烈亦不過如此。李唐之世。道學不明。雖以太宗之賢。亦不過假仁義而已。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李靖輩又安識王道哉。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國太宗問靖曰。司馬法。既云出之自周。世人皆言司馬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爲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國穰苴田完之苗裔也。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國至齊威王時。追論古司馬法。方成其書。又述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凡數十篇。卽今世所傳兵家者流。書內又分權謀者。權變機謀也。形勢者。彼此之強弱也。陰陽者。天時順逆也。技巧者。攻守之備用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國太宗問靖曰。漢張良與韓信。序次古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刪去蕪僞。取其切要。

左傳宣公十二年見
廣兵車名君
親兵分ケテ二トス
車三十乘ヲ以テ一廣ト
シ、二廣共ニ六十乘ヲ
二部ニ分ケタルナリ
百官云ハ百官各、其
ノ常職アリ、軍政ヲ常
職ニ寓シタルナリ。

二十乘ハ左傳ニヨレバ
當ニ三十乘ニ作ルベ
シ、三十乘ヲ以テ卒ト
爲シ、十五乘ヲ偏ト爲
ス、兩偏ニテ一卒ト爲
ル、注ニ兩ヲ非ナリ、數
ニテ說ケルハ非ナリ、右
轅ハ車ノ右ニ在ル者
ヲ挾ンテ戰備ヲ爲ス
ナリ。

所以不忘武備也。然司馬法首序蒐狩。不其深遠乎哉。此重安不忘危講。春蒐冬狩。求莫民也。乃射獵長楊。終漢之世。殃及禾稼。我明土木貽憂。江彬輩尙藉此以導慾。按之以司馬法。所不勝誅矣。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

太宗問靖曰。春秋時。楚子二廣之法有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皆象其物類而後動。言不妄動也。如招大夫以旌。士以旂之法。軍政不待戒令而先備。言無不備也。如前茅慮無之類。亦得周家之制度歟。楚熊繹之後。姓半氏。子爵。僭稱王。楚子即莊王侶也。二廣者。左右二車名。天子有事。升車。其法每日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此所謂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也。說者曰。王綱雖已解紐。同軌之風尙存於車乘。此熊氏依然東度也。

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

廣之法。每廣用車二十。乘廣之一車有一卒。每一卒用百人。只是舊制十五乘爲一偏之法。但偏法一乘用百人。比偏增一兩。爲承副耳。一兩五十人。廣之一車。比偏之一車。多五十人耳。凡軍行之制。在軍之右者。挾轅而爲戰備。蓋以車轅爲法。故軍行挾轅而戰。皆周家之制度也。一說。偏之一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廣之一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一百四十七人。是廣一乘之卒。用偏乘之兩卒耳。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用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家。一卒。五十人。爲一兩。此是楚人乘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一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國。車少而人多。分百五十人爲三隊。雖人數少。異其與周制分三甲同矣。按左傳云。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爲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

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

臣按。曹公新書有云。攻戰之車。每一乘。用甲士三人。步

多多云云ハ此レヨリ以上再ビ多クナルモ此ノ割合ナリトナリ。

卒七十二人前拒者一隊計二十四人左右角者二隊計共四十八人守護輜重之車者用卒一隊內供炊爨者十人看守衣裝者五人廐養牛馬者五人樵薪汲水者五人共該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用百人凡與師十萬用車共二千乘輕重各半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 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

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

多倣此又觀兩漢曹魏之間軍之制度以五車爲一隊設僕射之官一人以統領一正一副也已上如千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

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以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

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臣西討突厥時過越險阻之地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改易蓋古法節制之兵信可重也

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

太宗幸靈州回召李靖賜之坐問曰朕命江夏王道宗及阿史那

社爾等征討番將薛延陀其鐵勒諸部見討而懼乞置漢官願爲內屬朕皆從其所請薛延陀勢孤西走朕恐爲後患故又遣李勣往討之今北荒悉平定可無患矣然諸部番兵與漢人相雜而處終非久道不識今以何術能經久使得番漢兩全安之靈州在北地郡其地在河之洲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州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之子阿史那突厥三字姓社爾其名也年十一以知略聞處羅以爲拓設建牙於磧北後擊延陀而敗貞觀十年率衆來降以爲左驍騎大將軍向公主典屯兵薛延陀匈奴之別種也拔延陀部而有之故號薛延陀姓一說其先與薛雜居磧北鐵勒諸部皆匈奴遺種也鐵勒有九姓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掘羅勿曰頡頏息紇曰阿勿嚅曰葛薛曰斛唱素曰葉勿葛曰奚邪忽貞觀十年秋八月太宗幸靈州遣李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埃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番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至回紇部落設置驛舍六十六處以通斥埃之人此已得策矣然此臣以謂漢之戍卒宜自爲一法練習之番之部落宜自爲一法練習之教習之法各異勿使混同無番漢之分或遇寇暴卒至則密勅主將臨戰之時變旗號易服色出奇擊之必可制勝回紇其先匈奴也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婆陵水上元魏時號高車部唐初爲勅勒諸部後屬突厥會突厥亂破之遂自稱可汗至唐德宗時改號回鶻言其捷擊猶鶻鳥之飛也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以鐵勒諸部爲州縣回鶻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置六十六驛

日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

番而示云云ハ番人ニ漢服ヲ穿タシメテ寇ヲ惑

六スナリ。垂其所之ハ米ヲ寇スル所以ノ目的ヲ顯セシムルナリ。

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圖太宗曰。是何道也。靖對曰。此所謂多設方略。以誤之術也。番兵而祥示之。以漢漢兵而祥示之。以番使彼不知吾番漢之別。則莫能測度我攻守之計矣。善能用兵者。先為不可測之形。則敵必乖違其所往之初心也。如馮異亂赤眉。張天佑取和陽。王峻混吐蕃。皆運奇以致勝。若用之於以夷亂華之日。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適自愚其耳目矣。

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圖太宗曰。卿言正合朕意。卿可密切訓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之兵。變號易服。便見奇正之法矣。謂番而示之漢。亦奇而示之正也。漢而示之番。亦正而示之奇也。番漢不可別。則奇正亦不可測也。靖再拜曰。聖上之慮天縱之也。聞一可知其十。臣安能盡其說哉。○按唐藉夷力。最為失策。無論以番將易漢將。安祿山得伺隙。即東京之克復。回紇荼毒之慘。更何如後世。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圖太宗曰。諸葛亮嘗言。有節制之兵。雖無能之將御之。亦不可必其敗也。無節制之兵。雖有能之將御之。亦不可必其勝也。朕疑此說非極致之論。

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圖習今作道。○靖答曰。諸葛武侯有所激言耳。臣按

兵二節制アレバ將ハ無能ナリトモ其ノ軍ハ敗ルベカラズ。兵二節制無ケレバ將ニ能アリトモ其ノ軍ヲ以テ敵ニ勝ツベカラズ。

我が兵亂ルレバ敵ヲ引キテ勝タシムルニ至ルコト甚ダ多シ。

權ハ暫ナリ。

孫子有曰。教習之道。不明白。吏卒又無常守之職。陳設兵衆。或縱或橫。而不齊整。名之曰亂。自古亂其軍。引人之勝者。不可盡言。甚多也。夫教道不

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己自潰散。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圖夫教道不明者。言

教閱之時。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恒久之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己軍內自潰敗。非人勝之也。如苻堅伐晉。至淝水。兵自潰敗。非謝玄勝之也。是以武侯嘗言。兵卒有節。雖庸將領之。未至於敗。若兵卒內自潰亂。雖賢將領之。亦危也。此說又何疑焉。甚言兵之不可不教練。以古法也。○愚謂兵卒有制。是言平日教練之熟也。將雖愚庸。猶未至於敗。平日士卒未嘗教練。雖遇賢將。亦無如之何也。此說似未允當。且如韓信驅市人而戰。以破趙軍。當時漢兵。何嘗教練。若非韓信。豈能勝乎。故有國者。兵不可不練。而將亦不可以不擇也。

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

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

上。圖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輕忽。靖答曰。教練得其道。則士衆為我用。教練不得其法。雖朝督而暮責。亦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將區區古制。皆纂集以為圖者。庶幾教練士卒。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選擇古來陳法。盡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

善用兵云云ハ孫子勢篇ニ見ユ、但孫子ハ川兵ヲ戰ニ作ル。

形ヲ敵ニ示シテ敵ヲシテ之ニ因リテ戰闘ノ方ヲ定メシメ、我ハ奇ヲ以テ其ノ不意ニ出

形兵云云、因形云云共ニ孫子虛實篇ニ見ユ。

兵唯強弩倚角。此正兵歟。

太宗問曰。番兵唯用勁馬。奔衝敵陳。此亦奇兵歟。漢兵唯以強弩倚角。敵人此亦正兵歟。倚謂牽

其足角。謂置其首左傳曰。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

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

也。番長於馬。馬利乎速鬪。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

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

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

靖答曰。按孫子有云。善

能用兵者。求之於兵勢之可勝。不責於不能之人。故能擇人之能者。使而任之以勢也。夫所

謂擇人者。各隨番兵漢兵所長。而使之戰也。番兵氣銳而易惰。故長於馬。馬則利於速鬪。漢

兵勁而耐久。故長於弩。弩則利於緩戰。此番漢自然之理。而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之所分。

臣前所述。番兵漢兵。必變號易服。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者。乃奇正相生之法度也。馬亦

有正。不可全謂之奇。弩亦有奇。不可全謂之正。何一定不易之有哉。常者一定不改易之謂也。

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

太宗又曰。卿更仔細言其術。靖答曰。先服以漢兵之形。敵謂我真漢兵也。必以與漢兵戰。圖之法。從我。我却以番兵之法。出奇勝之。漢兵變號易服。示以番兵之形。敵謂我真番兵也。必以與番兵戰。圖之法。從我。我却以漢兵之法。出奇勝之。

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

因形以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

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卿所言朕悟得之矣。孫子之書有曰。形兵之極。靖曰。深乎。孫子之書。陛下神聖之慮。已能思過其半矣。尚何他書不能會解乎。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

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

太宗云。近

落皆內附。置松漠饒樂二都督。使統制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其職可否如何。契丹奚內

屬。在貞觀二十二年。松漠饒樂皆地名。都督官名。安北亦地名。都護府名也。契丹奚北狄二

國名。契丹在白雲之南。奚與白雲地相連也。又云。契丹本東胡種。居於西樓。在潢水之南。黃

龍之北。得鮮卑故地。或以爲鮮卑遺種。至元魏時。自號契丹。其地有二水。一曰土河。一曰潢

河。至木葉山合流爲一。相傳初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一婦人乘小車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山。顧合流之水。遂爲夫婦。此其始祖也。

靖曰。萬徹不

如阿史那社爾。及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境內山川形勢

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

靖答曰。薛萬徹爲及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三人皆番臣能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境內山川形勢

道路遠邇。及番人逆順之情。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皆可聽信。臣嘗教之以陳法。無

不點頭服義言曉其法也。望陛下任用之勿疑惑也。若辭萬微者有勇而無謀略難以獨任其人。阿史那社爾說見前。執失思力頡利可汗臣也。執失虜覆姓。思力其名也。契苾本突厥部落在焉耆西北其後。太宗笑曰。番人皆為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國太宗笑曰。番人亦皆為卿所役使。古人有云。以蠻夷而攻蠻夷。乃中國之勢也。卿得其道矣。

問對中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
國太宗曰。朕觀諸家兵書甚多。然而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又無出虛實二字。以此知。夫用兵者。能識得其虛實之勢。則無往而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為諸將言其要。
國備今本誤作背。○今諸將中。但能言備敵之實。而擊其虛。及其臨敵對陳。則少有能識虛實者。蓋不能出奇計。以致敵之來。而反為敵

備實擊虛。敵之實。實ナルトコロニ對シテ十分ニ備ヘテ。敵ノ虛ヲ擊ツコトナリ。
 孫子虛實篇ニ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トアリ。虛實ヲ以テ敵ヲ誘ヒ自ラ敵ニ誘ハレザルヲ云フ。此處ハ之ニ

反ス。奇正ハ己ニ就キテ言ヒ。虛實ハ敵ニ就キテ云フ。

策之云云四句孫子虛實論ニ見ユ。

我が奇正ニヨリテ能ク敵ノ虛實ヲ制スベシ。故ニ奇正相變ヲ知レバ敵ノ虛實ハ自ラ知ラルベシトナリ。

人所致故也。卿悉與諸將言其緊要處。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
國靖答曰。其要難悉言。可先教之以自己奇形。則可以隅反也。今之諸將。多不知我兵以奇為之。以正為之。奇且安識敵之形。虛却是實。實却是虛。哉。此衛公欲令知己也。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
國太宗云。孫子謂策之而知敵。人得失之計。作之而知敵人動靜之理。形之而知彼我死生之地。角之而知彼我有餘不足之處。以此四者。觀之。欲用我之奇正。以察敵之虛實。能從此求之。則奇與正在我。虛與實在敵。歟。策作形角。詳見孫子。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
國靖答者。所以致敵之虛實。而令之為我役也。若敵實則我必用正。敵虛則我必用奇。苟將者不知用奇正之術。則雖知敵人之虛實。亦安能致其來。而破之。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之術。然後敵之虛實。自然知焉。而不必求之於敵也。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

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云。以奇爲正者。敵意吾用奇兵與彼戰。則吾却以正兵奔退無遠走。絕而成陳。散而成行。此正兵之法也。以正爲奇者。敵意吾用正兵與彼戰。則吾却以奇兵之法擊之。奇兵之法。驚前掩後。衝東擊西。雷動風飛。靈轟電擊。使敵莫測。此奇兵之法也。使敵之勢常虛。不能測我用奇正之術。則我之勢常實而爲勝。當以此法授諸將。使之易曉耳。靖答曰。兵書千章萬句。總不出孫子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法教諸將。蓋致人則勞。若用奇正而不能致人。亦何益於勝哉。太宗

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置。太宗

曰。今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將人不一性。如何處置。瑤池安西。皆地名也。貞觀十四年。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靖曰。天之

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太宗曰。孫子所言

一而已矣。本無番漢之分別。然所處之地。邊遠荒漠。五穀罕熟。必以射獵而爲養生。由此常習戰鬪之事。若我以恩信撫恤之。衣食周救之。則皆爲漢人矣。何慮番心之不格哉。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

近。佚。飽。我。ニ。アリ、
遠。勞。饑。ハ。人。ニ。アリ、
下。六。句。亦。之。ニ。準。ズ。

臨兵ハ敵兵ニ臨ムナ

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散守保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

謂治力之法也。但擇選漢吏有習熟番人之情者。散守塞外之保障。此法足以經久。或遇邊境有警急。則命漢卒出而擊焉。太宗曰。孫子所言

治力如何。太宗因李靖言兵家治力之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

勞。以飽待饑。此略言其槩耳。靖對曰。軍爭篇所言。以己之近待敵之遠

敵之饑餓者。此略言其治力之大槩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

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

有弗迨。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靖善言兵者。推此孫子所言三義。而

待彼之來。以我之閑靜。而待彼之躁。以我之持重。而待彼之輕。以我之戒嚴。而待彼之懈。以

我之整治。而待彼之亂。以我之守固。而待彼之攻。反此以攻人。則力有所不及。非治力之術。身先自弊矣。又安

能臨人之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

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太宗曰。今人習讀孫子書者。但能誦其空文耳。少能推廣其實義。今卿推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授之軍校ハ一伍ヲ軍校ノ支配ニ置クナリ下之ニ準ズ。一・十・百ハ伍ノ數ナリ。

東伍令ハ尉繚子第十六篇ノ名ナリ。

何道爲要。

圖太宗言朕之舊將老卒凋零幾盡諸軍皆新置不曾經歷戰陳對敵今教以何道爲緊要。

靖曰臣嘗教士

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

圖靖言臣

嘗教士須分爲三等必先使結伍法。伍人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

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陳圖。此一等也。

圖軍校教成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軍校之隊聚而爲陳

圖使備行列。大將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

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

圖爲大將者審察此三等之教於是乎大閱大閱者總裨

將所教之兵而閱之也稽考陳圖行伍器仗章號之制度分別孰爲之奇孰爲

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

圖太宗問靖必先結伍之說又靖曰臣按春

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伍人爲伍尉繚子有東

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

圖靖對曰臣按春秋左傳云周桓王奪鄭伯政莊公不朝王伐之莊公從子元之請爲左右二拒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以敗王師徧車乘也古者車十五乘爲

一偏蓋先車而後伍以伍承車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又司馬法以五人爲一伍按司馬法中無此一句恐是司馬穰苴書中語也尉繚子書有東伍令謂五人爲伍其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漢制又有尺籍伍符尺籍者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伍相承也馮唐傳曰田家子弟安知尺籍伍符是也以上符籍皆以竹爲之後世符籍皆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古人之制矣

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

三人之制也。

圖臣酌量其法如以車言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蓋五伍數也自二十

用步卒七十二人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

之制也。

圖舍車而用騎則以二十五人可以當八馬此則司馬法五兵五當之制也

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

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伍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

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圖是則諸家兵法唯結伍法爲緊要小列之止是五人大列之則爲二十五人五伍數也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謂五箇五伍數也五七爲三百五十人五伍爲二十五人共三百七十五人也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

除十五人則每車甲士三人五車共一十五人也三百六十人分爲奇正但言其卒而不言其將也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取左右相等也左二正用一百五十七十五人爲一正十五人爲一奇大列之三百人爲一正六十八人爲一奇也穰苴所謂五人爲一伍十五爲一隊至今皆因之此其要法也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爾卿所制六花陳法出何術乎

太宗問靖曰朕與李勣論兵法多同卿說但世勣不窮究其出處爾卿所制六花陳法果出於何術乎

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

於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大列之爲九軍小列之每一軍又分爲九軍也九九八十一小陳八十一小營自外觀之只是一陳而分爲八軍與中軍共爲九軍也既曰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此所以四隅四落相鈎相連一曲一折皆相對待古之法制如此

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

臣爲陳圖實因亮之法故外畫之方其形象六出之花故名六花乃俗所號爾思按八陳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即七軍七軍者圓陳也方陳則內外俱方圓陳則內外俱圓所謂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

今云外畫之方內環之圓何也蓋外畫之方者開方法必取其地之方而見其步也內環之圓者結伍法必取其形之圓以見其兵也非以外六軍爲方陳而中一軍爲圓陳也若然中軍與外六軍方圓之形不同又何以取準乎

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

方八開方之法也邊ノ長サ若干ト定メテ方形ヲ畫キテ先ツ陳ヲ

列スル區域トス、大將ハ奇即チ餘リノ兵ヲ率キテ中央ニ居リ、他ノ部隊チ之ト聯綴スル便利ヨリ、中央ノ陣ノ周圍ニ六陣ヲ列ス、故ニ陣形六出ノ花ニ似、又全體ニ於テ圓形ヲ成ス。

孫子形篇ノ文ナリ。

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也圓生於奇奇必圓周旋中規也方所以矩其步矩所以爲方之器也矩其步使之方也圓所以綴其旋綴聯屬也綴其旋使之圓也是以步數定於地地體方故步數亦如之行綴應於天體圓故行綴亦如之步數之法定行綴之法齊則千變萬化而不至於亂八陳而爲六陳乃諸葛武侯之舊法焉○思按八陳即九軍九軍者九九八十一小陳也武侯以蜀地險狹裁之爲六故壘石爲文縱橫八行是八八六十四小陳也比八陳減去一十七小陳也晉桓溫見之所以爲常山蛇勢即九軍陳法也今日八陳爲六即此義也李靖六花陳即七軍陳也七軍是每軍七陳七陳七七四十九小陳也其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

與八陳無異耳

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

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

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卻而不

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子曰

地生度度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

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

離靖答曰吳起書有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即步法也教士

步教以足法兵教以手法手足便利則攻殺擊刺之法不思過半乎兵以兵器言

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卻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

善戰云云二句孫子勢篇
二見也。

猶似布基於盤若無所畫之路基安用之而為勝負矣孫子有曰地生度度量生數數
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解見孫子軍形篇皆言起於度量方圓之
法也○按李靖外方內圓多是說步手
法非以六花陳分於外方內圓之形也
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
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
圖武今本作子○太宗因而言曰深乎孫武子之言為將者不度量
地之遠近形之廣狹
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
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
圖靖言庸常之將少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欲險其節欲短勢如引滿之弩節如發
動之機詳見
孫子兵勢篇
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
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
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
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
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何如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
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圖臣修孫武勢險節短之術凡立隊相去各用十步駐隊去師也戰隊即前謂戰鋒隊步騎相半者也前進止以五十步為節吹角一聲諸隊皆分散而立

唐太宗猶亦秦王トシテ
四方ヲ征伐セル時、人
間秦王破陳樂ノ曲ア
リ、貞觀七年命ツテ破
陳樂舞圖ヲ製シ、起居
郎呂才之ニヨリテ樂
工ニ教ヘタリ、工共ニ
百二十八、甲ヲ被リ載

各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則籠其所執之鎗而跪坐跪坐蹲坐也於是振鼓為節諸兵
皆起三呼而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即周訪敗杜曾發伏於三十步之內勢險
節短之法也馬軍從陳背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用正兵後用奇兵觀敵
動靜如何於是再鼓之則前變正為奇後變奇為正復邀敵人之來我因伺其隙而擣其虛
此六花陳之法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
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
圖太宗問靖曰曹公新書
有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使將吏引兵各就表而布陳
一部受敵其餘部坐視不進救者皆斬此等何術乎
靖曰臨敵立表非也
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眾若驅羣
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
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
圖靖對曰曹公謂臨
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但教之以正不教之以奇奇者臨時用變豈有一定之法
哉驅眾如驅羣羊與之或前進與之或後退使眾不知其所往也但曹公驕而好勝故有是
說當時諸將奉行新書者又莫敢攻其
所短且臨敵而方立表不亦失之晚乎
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
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
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

ヲ執リテ之ヲ習ヒ、舞
凡ソ三變ス、每變四陳
アリ、後七德舞ト改ム、
前出四表ハ舞人ノ前ニ
出テ四表ヲ執ルナリ。

焉。

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面出四表。後面綴八旛。舞人之或左或右。曲折旋
轉。疾趨緩步。鳴金擊鼓。各有其節次。即八陳圖。四頭八尾。制度也。人間但見樂舞之
盛如此。豈有知軍容如斯盛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

破陳樂名。後改爲七德舞也。

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陳樂

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昔漢高帝
大風起兮。雲飛揚。此一句。喻天下之亂也。威加海內兮。歸故鄉。此一句。言以武功定天下也。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一句。思得人而用之。以修武備也。有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太宗
引之以說己也。蓋兵法可以意授。使之神融而意會也。不可以言語傳人。太宗曰。方

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

宜。太宗問。靖曰。按五方各一色。五旗不變。五方之色。似爲正兵乎。旛麾二物。曲折交
衝。似爲奇兵乎。隊數分合。以旛爲招。以角爲號。隊合旗交。吹角開旗。分合皆爲變態。
其隊數何法爲得宜。方色五旗。如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

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

靖對曰。臣
法隊數分合。以旛爲招。以角爲號。凡三隊之兵合而爲一。則旛相倚而不
交。五隊之兵合而爲一。則兩旗相交。十隊之兵合而爲一。則五旗皆交。吹角開五

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

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

有合則有分。故吹角一聲。開五交
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隊。開二交之
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隊。開相倚
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隊。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

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

宜也。太宗稱善。兵當分散。則以合爲奇。以散爲正。兵當合聚。則以散爲奇。以合
爲正。三令五申之。使三散而三合。復歸於正。則四頭八尾。乃可教
焉。此隊法之所爲
宜也。太宗稱曰善。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

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

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爾。太宗問。靖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日馬軍
於三者何等比乎。靖對曰。臣按曹公新書云。戰騎
常居於前。陷騎常居於中。遊騎常居於
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耳。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

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

大抵騎隊每八馬以
一馬可當三人。故當車
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
七十二人。此皆古之制度也。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據曹

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

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

車徒ハ行動自由ナラ
ズ、故ニ正ヲ教フ、騎
隊ハ突戰ニ便ナリ、故
ニ奇ヲ教フベシ。戰騎
ハ先ツ進ミテ戰フ、故
ニ前軍ニ類ス、陷騎ハ
戰騎ノ戰ヲ始メシ後ニ
出テテ敵ヲ衝ク、故ニ

中軍二類ス、游騎ハ何
レニテモ缺クル方ニ赴
キテ救フ、故ニ後軍ト
類ス。

左傳桓公五年、周王諸
侯ヲ以テ鄭ヲ伐ツ、鄭
ハ魚麗ノ陳ヲ作リテ王
ノ中軍ニ當リ、左右二
拒ヲ以テ王ノ左右二軍
ニ當リテ王ヲ破レリ、
魚麗ハ魚ノ相附クガ如
キ長キ陣形ナリ、偏ハ
車二十五乘ヲ云フ、伍
ハ歩卒ナリ、車ヲ先ニ
シ歩ヲ後ニセラルナリ。

軍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教之以奇據曹公用騎之法前後及中分而為三覆覆者取覆轉之意不言左右兩廂軍舉此法若回軍轉陳則遊騎一隊當前戰騎一隊當後陷騎一隊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於是笑曰：當時多少人為曹公所惑耳。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之在得其人乎。靖曰：臣按

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莊公作魚麗陳法以拒王師其先偏後伍者前用車而後用步承之此則止用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晉荀吳伐狄於太原魏舒勸

利唯務出奇取勝。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為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以一馬當三人車與徒又稱之三者混為一法用之變化在乎其人敵安能知吾車果何所自而出騎果何自來徒果何自而從三者妙用之或潛如九天之高其智謀如神之妙不可測度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此道。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

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太宗問曰：陳勢雖隨地可結其太公書有云：必要合十二辰次其術為如何。十二辰次即子亥癸丑星紀寅析木卯大火辰壽星巳鶉尾午鶉火未鶉首申實沈酉大梁戌降婁亥陔營是也。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陳間容陳者也。靖對曰：軍中界畫空地為方一千二百步此開方

處所謂陳間容陳者也。靖對曰：軍中界畫空地為方一千二百步此開方處所謂陳間容陳者也。靖對曰：軍中界畫空地為方一千二百步此開方處所謂陳間容陳者也。靖對曰：軍中界畫空地為方一千二百步此開方

方廣二十步恐誤乃二百二十步也若二十步之方豈能容五百人乎橫則以五步立一人縱則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陳間容陳者也。靖對曰：軍中界畫空地為方一千二百步此開方

謂大陳間能容小。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陳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周武王將伐紂使虎賁之士各掌三千人每

公畫地陳兵教士之法也前云太公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臨戰之時總諸侯之衆而言也此言每陳六千人共三萬衆乃教閱之數據畫地之法而言也。太宗曰：卿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一百步者其義六

日卿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一百步者其義六

日卿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一百步者其義六

日卿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一百步者其義六

兵詭道云云ハ兵家故意ニ神祕ノ觀ヲ爲シテ人ヲ欺キ、知リ易カラザラシムトナリ。相生ハ五行相生、相剋ハ五行相勝ナリ。

陳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陳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圖太宗問曰。卿六花陳。畫地用幾何。靖答曰。大閱地每方用一千二百步。其義六陳。每陳各占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東廂三陳。西廂三陳。三陳。每陳用五千人。以其一陳爲下營之法。五陳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方曰義。義爲秋。爲金。圓曰智。智爲冬。爲水。曲曰仁。仁爲春。爲木。直曰信。信爲土。爲長夏。銳曰禮。禮爲夏。爲火。每一陳皆以方圓曲直銳之形。五變之。五五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圖太宗問曰。金木水火對曰。本因五方青赤黃白黑之色。立此名耳。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之如此。凡軍不素教習此五者。安可用之而臨敵乎。兵者以詭詐之道也。故強名之五行焉。文飾之術數也。取相生相剋之義。使人驚而神之耳。相生者。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也。相剋者。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也。其實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以爲方圓斜直之形。兵亦因地而爲方圓曲直之形。此五行陳之旨義也。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

陰陽ハ合散ヲ以テ云フ。始メ隊ヲ分ケ要地ニ據リ敵ト地ノ利ヲ爭フハ陽ヲ用フルナリ。後ニ我兵ヲ合シテ敵ヲ衝グハ陰ヲ用ヒルナリ。戰已ニ酣ニシテ敵軍隊伍ヲ分ケテ戰ヒ其氣ノ漸ク衰フルニ乘シ、吾レ兵ヲ合シテ擊ツハ吾ガ陰ヲ盈メスナリ。

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圖太宗問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臣按。范蠡書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是兵以先爲陽。後爲陰也。盡敵陽彼陽氣之衰而奪之也。此兵家陰陽之微妙者也。盈吾陰節而奪之者。是盛吾後軍之陰氣而乘范蠡越人。漢藝文志云。范蠡二篇。今不及見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圖范蠡書又云。布設右隊之兵爲牝。增益左隊之兵爲牡。以牝喻陰。以牡喻陽也。早晏。早日出初時也。晏日將入時也。言或早或晚。要順天道而已。此則左右早晏。臨時各有不同。在乎奇正之相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圖左右者在人之陰陽。右爲陰。左爲陽也。早晏者在天之陰陽。早爲陽。晏爲陰也。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或早而用牝。或晏而用牡。或牡而示之牝。或牝而示之牡。若執左右早晏而不變通。則天人之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

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

奇兵示敵非吾之正兵也。奇兵不言正。乃勝之者。以正兵擊敵。非吾之奇兵也。此所謂奇正互相變通之道。兵伏者不止在山谷。草木之中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兵如山。言不動也。其奇兵如雷。言動之疾也。敵人雖在對面。莫能測度。吾奇正之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言無形之可測也。太宗曰。宗問。牝牡方員。伏而靖止。對以牝牡。伏而不及方圓者。前已見於五行陳歟。

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太宗問曰。龍虎鳥蛇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四音象之。此何道也。

靖曰。詭道也。詭詐之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可廢之乎。靖對曰。存其名。正所以能廢之也。若更廢而不用。詭詐愈甚焉。

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陳。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

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太宗問曰。何謂也。靖對曰。假借之以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商西方之音也。故屬金。羽北方之音也。故屬水。徵南方之音也。故屬火。角東方之音也。故屬木。此皆自古以來。兵家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加矣。

李靖ノ意ハ四獸陳ノ名
衛共ニ存シテ大將能ク
之ニ拘泥セズ、機ニ臨
ミテ變テ用フ、唯此ノ
神祕ノ名衛ヲ存スレバ
奸愚モ畏レテ敢テ惡ヲ
爲サズ、皆我ガ用ヲ爲
スト云フナリ。

王尋。王邑。ハ王莽ノ將
ナリ。

若廢此詭道。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焉。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皆可以詭道使之。太宗良久曰。卿宜秘藏此道。無傳泄於外。太宗曰。嚴

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當時非有刑罰臨之。此何而能如此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

詭道對曰。兵家之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而推究也。且如陳勝。吳廣之敗秦師。豈勝廣二人之刑法能加於秦師乎。蓋百姓怨秦暴虐。爭奮出擊。故廣勝。因之而克捷也。陳勝。吳廣皆楚人。秦二世元年。起兵於蘄。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漢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王莽也。王莽篡國之大賊。又更變漢家之制度。人人切齒。此光武所以因而取勝。又況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士之衆。所以自取其敗。王尋。王邑。皆王莽將也。更始元年。蕭王於昆陽擊敗之。殺王尋。

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

臣按。孫子書有曰。士卒未親附。而驟罰之。則不心服。士卒已親附。而罰不能行。則不可。

使用此言凡為將者先有恩愛結於士卒然後可以嚴刑而罰之若恩愛未加而獨用峻法少能濟焉

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

太宗問曰尚書胤征篇有言威勝厥愛信事之有濟也愛勝其威信功

之無成也此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

言何謂也設於後不可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

相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

法萬代不刊

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

也若田穰直出自卑賤擢行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汲汲扞燕

晉之師何先以愛施之監軍莊賈期而後至斬之以徇三軍戰慄既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

問疾醫藥身附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分糧食最底羸弱者三日而後

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勝兵歸此威加於前愛救於後者如何却無益於事哉故當愛則

愛當威則威愛與威並行而不相悖可也若尚書威克厥愛允濟者欲其嚴明之勝於姑息

也愛克厥威允罔功也者恐其姑息之勝於嚴明也夫軍旅上威嚴明勝信能濟

事姑息勝信無成功威與愛始終不可廢非以愛作謀於始以威慎戒其終也

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籍偽臣家以賞士卒卿獨不從以為

荆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

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

太宗言卿平蕭銑之時諸將皆欲籍偽臣

通不見戮於漢高既而江漢之間率皆歸順朕由是思惟古人有言曰文能親附士衆武能

威服敵人其卿之謂乎蕭銑梁之後為羅川令隋恭義寧元年起兵巴陵自稱梁王唐武德

四年討平之荆通事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

見漢高帝十一年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

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為惡豈不豫慮哉

靖對曰漢光武平赤眉賊樊崇等入其營中按轡而行無有疑懼賊皆喜曰蕭王推赤心

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不為惡豈不豫為之慮哉案命馮異平赤眉時光武已稱帝

矣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乎更始二年收銅馬

鐵脛五幡大形尤來大槍時按轡行賊營而賊有此言也

臣頃討突厥總番

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

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於文武則何敢當

籍ハ没收スルナリ、荆通本名ハ徽、史記ハ武帝ノ諱ヲ避ケテ通ト云フ韓信ニ説キシモ信從ハズ後信謀反ノ名ヲ以テ殺サルヤ、通亦捕ヘラシタルニ、通ノ言理アルヲ以テ之ヲ赦シタリ

此ノ事ハ光武ガ銅馬諸賊ヲ降セシ時ノ事ニテ赤眉ニアラズ、時ニ光武更始ノ封ヲ受ケテ蕭王タリ、按行ハ轡ヲ抑ヘテ徐行スルナリ

春秋ノ時晉悼公ノ弟楊干行ヲ亂タル、大夫魏絳其ノ僕ヲ戮シ、晉人

大ニ畏ル、戰國ノ時齊將田穰直監軍莊賈ヲ斬リテ威三軍ニ行ハレタ

儉往キテ説クモ突厥ヲ服スルコト能ハズト料リ、因ツテ儉往キテ突

李衛公問對直解中

四七

四六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孫子十三篇、用間ヲ最
後ニ置ケリ、故ニ最爲ニ
下策ト云フナリ。
水舟ノ譬ハ通例以テ君
ト民トニ云フ、此コニ
テハ開者ヲ用ヒテ成功
スルト失敗スルトニ喻
ヘタリ、成功傾敗皆開
ヲ用ヒル者ニ就キテ云
フナリ。
東漢云云ハ大臣ガ君ニ
事フルコト久シク且親
信サルレバ開亦用フベ
キ無シトナリ。
唐僉小義トハ已ニ僉ヲ
道ハシ、兵ヲ以テ之ニ
從ヘバ、僉或ハ敵ニ殺

サレン、之ヲ死地ニ置
クハ不義ナレドモ、其
ノ義ハ小ナリトナリ。
周公且其ノ弟ノ叛ケル
ヲ擊チシチ云フ。

孫子ノ語ハ共ニ作戦篇
ニ見ユ、役不再籍云云
ハ一タヒ民ヲ徵發シテ
戰ニ從ヒ則チ勝ツ、復
タ徵發セズ、軍始メテ
出ヅルニ糧ヲ載セテ送
ルノミニテ、復タ送ラ
ス。

飽、佚ハ敵ノ情態ヲ云
フ、我レ計ヲ以テ之ヲ
饑エシメ勞セシムルナ
リ。亦孫子虛實篇ノ語
ナリ。

臣與僉。比肩事主。料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
以去大患。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僉爲死間。非臣之心。臣靖再

曰。臣與唐僉。比肩事主。料僉說必不能柔服。突厥之心。故臣因其懈而縱兵擊之。所以去世勦。襲破突厥。頡利竄於鐵山。衆尙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預謀。走積北。靖引兵與世勦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兵猶盛。若走度積北。則難圖矣。今以遣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勦繼之。頡利見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世勦軍積口。會長皆帥衆降。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爲國家之大事。不顧朋友。故云不顧小義。按孫子用間最爲下

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
憑閒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
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僉小義。陛下何疑。臣按孫子用間之說。最爲下乘。載其舟亦能傾覆。其舟然。或有間以成功。如秦使人間趙。趙果不用廉頗。而用趙括。是也。或有憑閒以傾敗者。如項羽聽使者之言。不用范增之計。是也。若自束髮以事君。當朝而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忠者盡己之謂。節者有操守而不可奪也。信者以實而謂誠者。真實而無妄也。雖有善爲間者。安可用其術乎。如曹公使蔣幹說周瑜。及見瑜而終

無一言。還謂曹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開也。唐僉之效。死小義。安能開人。陛下又何疑焉。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
使閒。此豈織人所爲乎。周公大義滅親。況一使人乎。灼無疑矣。臣按太宗問靖之言。而嘆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閒。此豈織小之人所能爲乎。周公以大義滅親也。此與韓信不顧鄰生同事。但彼以翻徹之說。則徇私。靖實真見其不可不擊。謂之大義。則可。若夫太宗太白經天之事。恐難動以周公自解。太宗曰。

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臣按太宗問靖曰。兵貴爲主。而不貴爲客。貴速而不貴久。是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靖對曰。兵者。古人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云。糧遠輸。則百姓皆貧。此越境興師。爲客之弊也。孫子又曰。役不再籍。於民。糧不可三載。

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
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
客爲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
客。遲速。惟發必中節。所以爲宜。臣按太宗曰。主客相變之術。何謂也。靖對曰。因糧於敵。人之境。此變客爲主也。有

糧則可以持久。故曰：主敵飽吾能使之饑，敵佚吾能使之勞。此變主而為客，饑勞則難。以固守故曰：客故兵不拘為主為客，在遲在速，唯發必中其節，所以為得宜也。太

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

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

圖太宗曰：古人有此主客勞佚相變之道否。靖答曰：昔春秋時越句踐伐吳，則越客吳主，以左右二軍夜鳴鼓而進，吳王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水，不鼓而進，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明驗也。越伐吳。

在魯哀公十七年。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為前鋒，逆

擊澹軍。孔萇退走，澹來追，勒以伏兵來擊之，澹軍大敗。此變

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圖後趙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亦勞

軍。孔萇退走，而澹率來追，石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安然取勝。此變勞為佚之明驗也。古人如此者甚多。石勒與姬澹戰，在西晉愍帝建興四年。太宗曰：

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

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爾，非攻戰所施也。

圖太宗曰：鐵蒺藜行馬之謂太公所制是乎。靖對曰：太公有此制，然用以拒敵而已。兵貴致人之來，非但欲拒禦之也。太公六韜書中言此二物，乃守禦之器具耳，非攻戰之所施也。六韜軍用篇云：三軍拒守，木螻螂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皆守禦之器也。

兵ヲシテ迎ヘ撃タシムルハ勞ト云フベシ、竟ニ伏兵ヲ以テ破ルハ佚ト爲スベシ。

太公ノ言ハ六韜戰步篇ニ見ユ、天隙ハ孫子行軍篇ニ見ユ、丘墓故城ハ孫子ニ見エズ。

問對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

圖太宗曰：太公之意謂步兵墓險阻以為固，又孫子云：天隙深窅之地，丘墓故城之所，兵不可處。此說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

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

至矣。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湖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

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

圖靖對曰：用衆在乎心志專一，心志專一在乎禁止妖祥之事，除去狐疑之心，倘主將有所疑惑，避忌則羣情皆動搖，敵人必乘釁而至。凡安營據地，要便乎人事而已。近水草，依林木，利馳逐，宜戰守。此人事之便也。若絕湖天井，天陷天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皆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宜引而避之，防備敵來乘我耳。六害之地，解見孫子行軍篇。丘墓故

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

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

要也。

國丘墓故城非絕險之處。我若得之。可以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家之處其陽。而右背之。無丘墓故城。兵不可處。二句。未審。太宗何所據而言。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

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

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誠之。國太宗言。朕思凶器。無有甚於兵者。行兵誠有便

忌之說。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誠論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

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誠也。陛

下聖訓。臣宜宣告諸將。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天官篇云。黃帝以德自

也。然詭詐之道。可使人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常之將。泥於術數。此所以多敗。不可不告誠也。陛下聖訓。臣宜宣告諸將知之。太宗曰。兵有分

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跡。孰為善此者。國太宗問曰。兵有分有聚。各

誰為善此者。靖曰。苻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

能分之所致也。國靖答曰。秦苻堅總統百萬之衆。而破敗於淝水之上。此乃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

尉繚子天官篇二見ユ、
句又稱、執ナリ、要ス
ルニ憑以テ國ヲ守リ刑
以テ人ヲ擊ツ、刑德ハ
人事ノミ、然ルニ當時
天文家多ク刑德ヲ云ヒ
トナセリ、故ニ尉繚子
之ヲ破セルナリ。

苻堅ハ晉ノ謝玄ニ破ラ
ル。

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

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國光武命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

劉尚出兵合擊。遂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在建武十

二年。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為清水長。更始元年起兵於蜀。至是吳漢討平之。太公曰。

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國太公云。欲分而不能分。為縻繫之軍。

太宗曰。然苻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

此縻軍之謂乎。吳漢為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

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為萬代鑒。國太宗曰。然苻堅初得

原及王猛卒。苻堅果敗於淝水。此縻軍而不能分之謂也。吳漢為光武所委任。兵不遙制。故

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而能合之謂乎。漢光之得苻堅之失。其事迹足以為萬代之鑑。王猛

字景略。北海劇人。家於魏郡。苻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

以誤之一句而已。國太宗問曰。朕觀兵書千章萬句。不

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碁。

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

孫子ノ語ハ虛實爲ニ見ユ。

兩齊ハ敵ト我ト勢均シク力敵スルヲ云フ。

守則不足ノ二句孫子形篇ニ見ユ、勝ヲ取ルノ道未ダ足ラザルアリ、故ニ守ル、敵ニ勝ツノ事已ニ餘リアリ、故ニ出テテ攻ムルヲ云フ。不可勝者云云亦形篇ニ見ユ。

況多失者乎。

國靖良久對曰誠如陛下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差誤則我師安能救矣是則古今勝敗大率只由能勝哉譬如奕碁之法兩敵相角智術均焉一著或有差失畢竟莫

一時差誤而已況於多失者乎。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

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亦何

國太宗曰攻與守二事其實爲一法歟孫子書言善能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之處善能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之處謂孫子所言攻守止此兩句不言及敵來攻我我亦就而攻之我

若自守敵亦因而守之攻守之法兩家勢均力敵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蓋不悟攻守

之法也。國靖對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甚多皆言守則不足非力弱也敵未有可

有餘爲力之強蓋不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此二句非單重守謂敵人未

曉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此二句非單重守謂敵人未

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爲辭

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

一其法。國臣按孫子書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此二句非單重守謂敵人未

後人不曉其義則敵當攻而反守之我當守而反出攻之二役既殊異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

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

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

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

國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之形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勢力之不足

攻之法要在示敵以勢力之有餘也示敵以勢力之不足則敵必來攻我此是敵人不知其

所攻者所以墮我計也示敵以勢力之有餘則敵必自守而不敢出此是敵人不知其所守者所以被我驚也

攻守一法敵與我分而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

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

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國可攻與可守只一法耳但敵與我

彼事必敗敵事若得則我事必敗一得一失一成一敗彼我之事分而爲二焉其實攻守者

其法一而已矣能得一者百戰而百勝故曰知彼之虛實知我之強弱雖與人百戰而不危

殆其能知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

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

知彼云云孫子謀攻篇ノ語ナリ。

守ハ固キヲ貴ブ、故ニ機ト云フ、攻ハ必取ヲ貴ブ、故ニ策ト云フ。

司馬法ノ説ハ仁本篇ニ見ユ。

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乎。李靖再拜曰深遠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得發動之機守是攻得運籌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知攻而不知守知守而不知攻不唯二其攻守之事又二其攻守之官言當攻反守當守反攻官守倒置也雖口誦孫吳之事而心不思其妙用攻守兩齊之說其誰能知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至於喪亡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以有待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以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靖對曰有國有家者曷嘗明耳夫攻者不止攻敵人之城擊敵人之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蜀諸葛亮入南中馬謖送之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即此義也守者不止完全壁壘堅固軍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所待焉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陳先料敵之心孫子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是也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ハ孫子虛實篇ノ語ナリ不可勝在己二句亦然リ知己者也知彼者也ハ李靖ノ解釋ナリ

孫子ノ語ハ軍爭篇ニ見ユ

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太宗嘆曰卿言誠哉朕嘗臨陳不先求勝敵也但先料敵人之氣與己之心誰審然後彼之虛實可得而知焉亦不能必我勝也必先察敵人之氣足語此然雖未能知彼之虛實苟能知己之強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爲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靖對曰孫武所謂先爲自己不可勝之備者能知己者也以待敵人有可勝之隙者能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之實可勝在敵之虛臣斯須之間不敢失此誠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太宗問曰孫子言三軍有可以奪氣之法敵人早朝初至其氣銳盛待至晝時其氣怠惰日暮饑疲其氣欲歸善用兵者避敵人新氣之銳盛擊其晝暮之怠歸此說如何○三軍可奪氣至擊其惰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靖對曰夫人含生稟血鼓舞動作與敵鬪爭雖至死不省悟者氣使之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審察吾之士衆激發吾之勝氣乃可擊敵焉夫激氣治氣之說學者復踵前譚是亦徒

四機ノ說吳子論將篇二

誦空文其在於今師得宿飽便成旺氣故必不以逸之之故懈其氣如諸葛亮之向渭難耕也。可母以浚之之術索其氣如符彥卿祿則分將士也可母以憤之之事鬱其氣如玄宗出絳綯以諭衆趙葵示私賞以安卒也可母以掣肘而短英雄之氣母以調發而消國家之元氣母以轉饋而令持籌之浩氣僅舒於仰屋竊嘆此尤汲汲者不然羅雀捕鼠之遺糞奪食筋之後縱擊楫而誓斷指以勵其如氣之不能振而志之不能率何哉孫武向得雄譚奪氣否

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爲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情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爲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圖吳起論將篇言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若以一將之力驅士卒而赴敵其銳有限如能使人人樂於自鬪則鋒銳莫當孫子所謂朝氣銳者非限以時刻而言也但舉一日自始至末爲譬喻也凡三鼓而敵變通其妙用至爲敵人誘誘耶苟悟曉奪氣之理則兵事可任使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之則不可使用也他日太子治如何控御之治太子名也

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乎太宗曰

善朕無疑矣

圖靖對曰爲陛下計莫若黜退世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太子之恩圖補報於國爾於理亦何損乎太宗曰卿言甚善朕用此計無所疑矣按唐紀貞觀二十三年太宗謂太子曰李勣才智有餘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范氏曰太宗以世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奪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高馭黥彭狡詐之術五伯所不爲也苟以是心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使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豈得而用之哉孫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必然之理也太宗以勣輔太子而爲此詭計勣之機豈不曉以利誘乎廢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之節義太宗以利啓其

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如何

圖太宗曰李世勣後日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之大政他日二人如何無忌長孫皇后之兄也

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

圖靖對曰世勣忠義臣可保而任之長孫無忌相之職可爲尊寵矣然外貌雖若下士內實嫉惡賢者故尉遲敬德面折其所短恐其中傷遂引退焉使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稱兵干犯逆節自被顯戮皆無忌致之如此也今因陛

外貌云云ハ長孫無忌ヲ斥スナリ

下詢問臣。臣不敢辭避其說。太宗曰。卿勿泄漏也。朕徐思其處置之道。○按靖之論世勳無忌似稍不當。世勳出自羣盜。才智則有之。詭佞則有之。而忠義則無也。夫知人則哲。堯舜猶病而靖又安能之。高宗廢立。成於世勳之一言。起滔天之禍。而幾墮唐室者。皆世勳為之也。高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謀。而竟無諫者。何也。世勳獨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觀此二事。謂之忠義可乎。無忌嫉賢。不特尉遲敬德侯君集二事而已。其後又以私怨誣殺吳王恪。武昭儀以三子為朝散大夫而不辭。賜金寶繒綿十車而輒受。此蓋恃寵貪利。不學無術之所致也。若論其忠義。頗勝於勳耳。使高宗能用之。何至於改唐為周之變也。侯君集貞觀十四年領兵滅高昌。十七年勸太子承乾反。被誅。太宗曰。漢

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太宗問曰。將將其後韓彭越見誅。夷其三族。蕭何以請上林地。令民人入田。下廷尉獄。何故至於如此。此呂后殺韓信。夷三族。高祖殺彭越。夷三族。皆在十一年。下相國何廷尉獄。在十二年。

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爾。至於蕭曹

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靖對曰。臣觀非是能將將之君。當秦氏之亡也。張良家世相韓。及韓滅。為韓報仇。陳平陽武人。事魏王。各為太僕。不用。去事項羽。殷王反。羽使平擊降之。還拜郡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股羽。怒將誅定殷者。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歸羽。挺身仗劍。開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即日拜都尉。使驂乘典護軍。韓信淮陰人。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

坐法當斬。滕公奇之。釋不殺。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後因蕭何之言。遂立為大將。是二人者皆怒楚不用。故假借漢之威勢。自為奮發爾。至於蕭何曹參樊灌英。悉由逃亡性命。漢祖因而用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豈為漢用之哉。○臣謂漢得天下。歸事其主。則漢王雖有能將將之才。豪傑之士。豈為漢用之哉。

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按漢紀。楚侵奪漢甬道。漢乏

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之後。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而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為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雖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夫楚唯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漢王如榮陽。命蕭何守關。中何計關。中戶口。轉漕以給軍。未嘗乏絕。靖謂漢高得天下。皆張良借箸之謀。蕭何轉漕之功也。以

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以此言之。韓信彭越皆見誅。夷其宗。范增不見聽用。其事則同也。臣故謂劉高

太牢具。舉進。而伴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榮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耿賈之賢。皆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者乎。靖曰。光武雖藉

不任云云。宰相ナドノ地位ニ置キテ、行政ノ責ニ任セシメザルナシ云

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鄧寇未越於蕭曹。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王莽之勢不下於項籍。鄧寇未越於蕭曹。非確論也。夫王莽篡國之推赤誠。以置人腹。用柔道。以致治安。故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評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爲得之。○按李靖云。莽勢不下於項籍。鄧寇未越於蕭曹。非確論也。夫王莽篡國之項羽自破秦軍。虜王離之後。諸侯將入轅門。陳行而前。莫敢仰視。鴻門之會。幾斃沛公。其後破於濼水。死者二十餘萬人。圍漢王於滎陽。幾破其城。若非漢王天授。楚其可滅乎。如何莽勢不下於項籍也。鄧禹仁義之將也。首勸光武以修德寇恂公輔之器也。亦嘗給食於河內。光武欲保全功臣。故不任以大政。蕭何曹參起秦之刀筆吏。但能守畫一之法。以致海宇之寧謐耳。論其純正。蕭曹烏得與鄧寇比哉。但鄧寇範我驅馳。而不獲。蕭曹詭遇而獲耳。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

師命將。齋戒三日。授之以鉞。命之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鉞者揚也。有向上之義。故曰天。又授之以斧。命之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斧者威也。有俯下之義。故曰地。又推其車轂。命之曰。進退唯時。殺者兵車之轂。外持輻。內受軸者。

也。主旋轉運動。故因以進退唯時戒之。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之命也。朕謂此命將之禮。久已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卿謂何如。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

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爲後世法。

宗廟者。所以假借威靈於神也。授斧鉞。又推車轂者。所以委寄以生殺之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可否告於宗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之威靈。亦至也。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於軍前。此則假借以威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此皆盡合古帝王之禮。其義相同焉。更不須參定。上曰。卿言甚善。乃命近侍之臣書此告廟。便宜二事。爲後世人君之法。○寅謂。古禮之不可復。非禮之自壞。乃人壞之也。太宗欲參定遣將之儀。是軍禮將自
此而復也。軍禮復。而吉凶賓嘉。亦可從而復之耳。靖乃以諛言阻之。亦獨何哉。祖孝孫奏。雅樂。太宗曰。治之隆替。不由於樂。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李靖不足責也。而徵亦以此言終唐之世。而禮樂不興者。二公之過也。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

太宗曰。陰陽與術數。廢之不用。可乎。靖對曰。不可。廢也。兵者詭詐之道。假託以陰陽術數。則可使貪使愚。此所以

往亡日トハ陰陽家ニテ往キ動ケバ、破滅アリト爲ス日ナリ、今之ヲ往ナ我、亡テ敵ニカケテ云ヘルナリ。

太公焚著龜ハ下文ニ詳カナリ著龜ヲ焚イテト獄セズ、直ニ紂ヲ攻メタルナリ。

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廢亦宜然。以爲法。昏暗之將。則拘泥之。廢而不用。亦宜。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慕容超。由此二事言之。可廢明矣。室治。興亡斯異焉。又宋武帝劉裕。以往亡日起兵。伐南燕。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而彼亡。果克。慕容超。由此二事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即墨。被燕人所圍。單故命一人。假爲神師。拜而祠之。神師言。燕人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兵遂大破之。此是兵家詭詐之道。天官時日。亦似此耳。按史記曰。單守即墨。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太宗曰。田單託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著龜而滅紂。一事相反。何也。單假神怪而破燕。兵。太公焚著龜而滅紂。二事相反。又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田單託神怪而破

牧野ハ武王ガ紂ト勝取ヲ決セル地ナリ、散宜生ノ言アリテ太公ノ言始メテ人心ノ疑惑ヲ定ムルノ效アリ。

道宗ハ江夏王ヨリ、唐太祖ノ孫ナリ。

行之是也。圖靖對曰。其機則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田單託神怪而破公。因人以信天。火牛之戰。更神於虎賁之師。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以問神焉。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爲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而已矣。圖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大雷驟雨。旗鼓皆毀。損折。散宜生欲卜。得枯骨也。皆無足問。且以臣而伐君。倘卜而不吉。又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其前。太公成機於其後。逆與順雖殊異。其理之極致。則相同。臣前所謂術與數。俱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耳。及其成功。在盡入事而已矣。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圖太宗問曰。當今將帥。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不必論外。更有誰堪大任者。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卽須大敗。圖靖對曰。陛下嘗言。世勣與道宗。凡與敵戰。不求大勝。亦不致於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卽大敗。貞觀十八年。以薛萬徹爲右衛大將軍。營

交綏ハ戰ハズシテ相引
キニスルナリ、司馬法
ノ語ハ天子之義篇ニ見
ユ、解ハ同仁本篇ニア
リ。

孫子軍爭篇此ノ二句顛
倒セリ。

有是言。高宗永徽四年。萬
 微與房道愛等謀反被誅。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
 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
 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臣愚因思
聖上之言不
 求大勝。亦不大敗者。乃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僥倖而成功者也。故孫武子
 有云。善戰者先立於不敗之地。而不至有失。以致敵人之敗也。節制之法。在我云爾。太
 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臣愚問曰。兩陳既已相臨。我
欲言不與戰。安可得而不戰乎。
 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
 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
 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臣愚問曰。昔春
秋時。晉趙盾帥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亦曰。逐人奔敗之兵。不欲其遠。從人退還之兵。不
必及節。臣謂綏者。御馬轡之索。乃六轡之總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易出
戰哉。故古人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如此兩者。非相玩也。各隄防其有失敗者也。按春秋左
傳。晉趙盾命三軍皆出。與秦戰。交綏。註曰。軍退為綏。又引司馬法云。從綏不及。是縱與從同
也。蓋所言將士軍馬嚴整。執轡臨陳。有必戰之勢。各防其失。而交綏
以綏。蓋不戰而退軍之名也。左傳交綏下無而退二字。恐此為衍文。孫武云。勿擊
 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

孫子ノ語ハ勢篇ニ見
ユ。

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
 在我。必戰者在敵。臣愚問曰。孫武有云。勿擊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二句解見軍爭
篇。若彼此兩陳。體又均。勢又等。苟一失於輕肆。為彼所乘。則
或至於大敗。理勢使之如此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之所守。必
戰者在敵。勢之虛。或云。本不欲戰者。在我之心。開我以必戰之隙者。其失在敵。太宗
 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
 圖也。故曰。不戰在我。臣愚問曰。孫武有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敵
對曰。孫武子有云。我不欲與敵戰。雖是畫地而守。敵
不得與我戰者。乖錯其所往之初心也。若敵有人而與我
則兩軍交退之間。未可以圖謀也。故曰。不戰在我之自守也。夫必戰在敵者。孫
 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
 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
 在敵。臣愚問曰。孫武有云。善能動敵者。示以形之弱。敵必來從之。予之利。敵
必來取之。以利動敵。人而使之來。以本待其至而破之。本謂修我之奇。正繕我之
甲兵。嚴我之隊伍。明我之號令。敵若無人焉。不知我之虛實。見我
引誘。必來求戰。吾得以乘其勢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勢之虛。太宗曰。深乎。節
 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為纂述。歷代善於節制

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

太宗曰深乎哉古人節制之法則國必亡今卿為纂述歷代以來善於節制之兵者具圖來上朕當選擇其精微者垂之後世矣

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

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

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實跡焉臣

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靖對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皆已精悉不為略矣歷代名將用其

一二以成功者亦衆矣斯豈不可為後世憑藉之書哉但今史官皆文墨之士鮮克知兵法按圖索籍善用之固能成大功而徒讀父書不幾為馬服君之子乎故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臣嘗分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

將法

太宗問曰兵法誰為最深妙者靖對曰臣嘗分而為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五者蓋孫武子首篇五事之目也

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

夫道之

說至精細至微妙易繫辭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聰明睿智聖之四德也聰是無所不聞明是無所不見容是無所不通智是無所不知變化不測之謂神哉定禍亂之謂武不殺者言不用威刑而服萬方也此神聖之極致而常人之所不能學也孫子論道止云令民與上下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此中人以上之資皆可學而至若易之

所言非上聖之資不可企而及也

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

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

夫天之說陰與陽地之說險與易善能

用兵者能以陰奪陽如范蠡所謂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能以險奪易如太宗以兵三千據成阜之險坐困建德二十萬衆二者即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屬地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

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

若夫將法之說則在乎任用賢智之人便利戰守之器三略書云得賢士而

任之則國必昌管子書云所謂

戰攻之器必欲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

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

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

太宗曰然吾謂不與人戰而能屈服人之兵者上也與入百戰而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固守者

下也以此校量孫武所著之

書有三等之法皆全備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

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

靖對曰

觀其所著之文迹其所行之事亦可得而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此三人者脫然高蹈引去而不知其所向往非其平日之知道安能如此乎文謂三人所著之文事謂三人所行之事蹟也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也

安能爾乎。

圖若燕之樂毅齊之管仲蜀之諸葛亮以之而戰必勝以之而守必固此非審察天時地利者安能如此者乎。

其次王猛

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才繕完自固安能爾乎。

圖其

王猛之保符秦謝安之守司馬晉非任用將帥選擇材能繕完甲兵以自固安能如此者乎。

故習兵之學必先繇下以

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

取也。

圖故習兵家之學者必先自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則漸入深妙矣若不如此則地爲中將是作之者垂空言學之者徒記誦無足取於能習兵法者也李靖蓋以道爲上天法爲下也。

太宗曰道家忌二世爲將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

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圖太宗曰道家

將者不可妄傳於人亦不可不傳於人卿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者流忌三世爲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也居無何項羽攻秦軍果虜王離道字作兵字○按孫子始計篇論道天地將法五者乃經國之大事關一而不可也今李靖分而三之以道爲至精至微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以天地爲次以將法爲下又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爲知道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爲察天時地利以王猛謝安爲任將擇材又言習兵之學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故不得不辯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大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小而動靜食息事物細微曷莫非道之寓哉有國有家者必教民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使知君臣有君臣之道父子有父子之道夫婦長幼朋

友知有夫婦長幼朋友之道而又以仁義漸摩之禮樂維持之然後民皆親其親長其長與君同心而一德焉此孫子論道所以只曰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若周易繫辭所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乃聖神之極致非學者之所能及也書稱堯之德曰乃文乃武稱舜舞干羽而有苗格此神武而不殺者也成湯伐韋伐桀平昆吾夏桀之亂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武王誅紂伐奄驅蜚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此聖武而以殺者也其是神武不殺之事而湯武猶以爲病焉張良本爲韓報仇初無心求富貴也及見韓彭誅夷蕭何繫獄乃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遂辟穀不食託以從赤松子遊而去范蠡謂大名之下不可久居知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與處安遂歸相印而去孫武以兵法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以爲將後不知所往此三人者謂之明哲保身則可謂知進退之道則可謂之神武不殺則不可李靖既以道爲至精至微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又以三子脫然高引不知所往爲知道張良懷託黃老范蠡孳孳爲利孫子權謀詭詐而靖以堯舜聖神之事擬之其可乎哉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固能察天時地利矣抑又不能任將擇材乎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固能任將擇材繕完自固矣抑不能察天時地利乎天地之間不可一日而無此道也故子思作中庸首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道天地將法分而爲三樂毅管仲諸葛亮王猛謝安之道而全無此道也天典民彝容可一日已乎若使學兵書者先學將法次學天地後學道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是學將法者不可不以天時地利言之歟學天時地利者不可以道言之歟太宗又以不戰而以屈人之兵爲上戰百戰百勝者爲中深溝高壘以自守者爲下夫兵法不可執一豈可拘此三者分而爲上中下乎若田穰苴明法令撫士卒燕晉聞之退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假使燕晉之兵不退穰苴果必於不戰乎吳起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是百戰百勝者也假使秦人按甲休兵不臨境上起安得而不守乎司馬懿與諸葛亮對壘終不出戰是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也及公孫文懿欲阻水拒守懿領兵直趨襄平聲言擣其巢穴誘文懿兵來三戰三捷遂平遼東欲如遇葛亮時固軍自守可乎前既云攻守一法此又分戰守爲二何其言之自相矛盾乎然兵又不可分而爲三歟曰可上焉者仁義之兵也中焉者節制之兵也下焉者權

詐之兵也。仁義之兵，湯武是也。節制之兵，桓文是也。權詐之兵，孫吳是也。權詐不如節制，節制不如仁義。仁義之兵，道天地將法五者悉備焉。節制之兵，天地將法則有之，論道則不過假仁義而已矣。權詐之兵，或有因天時而取勝者，或有因地利而取勝者，將法未嘗不有焉。而道不過恩信惠愛以結人心耳。學仁義之兵，不得則為節制之兵，可也。學節制之兵，不得則為權詐之兵，亦可也。當戰則戰，當守則守，兵者凶器，傷人害物，莫此為甚。苟不用戰而屈人之兵，亦奚務必欲與之戰乎？而道天地將法五者俱不可闕而不講也。

李衛公問對直解終

三略目次

上略
中略
下略

一

一七

三三

三略目次終

三略直解

太原劉寅輯著
 江陵張居正增訂
 錢塘翁鴻業重較
 莆田黃獻臣詮解

三略者上中下三卷也。略者謀略也。世以為黃石公書。授張子房於圯橋者也。按漢書藝文志云。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並不言有三略者。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共五十三家。而三略亦不載焉。史稱張良少匿下邳。與父老遇於圯橋。出書一編。曰讀此則為王者師。遂去。且日視之。乃太公兵法也。通鑑綱目亦曰。張良與沛公遇於留。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公善用之。常用其策。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不去。唐李靖亦云。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然則三略本太公書。而黃石公或推演之。以授子房。所以兵家者流。至今因以為黃石公書也。宋張商英又云。素書乃黃石公所授子房者也。世人多以三略為是。蓋傳之者誤耳。素書者。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枕中。獲之。上有祕戒。不許傳於不神不聖之人。若素書果出於子房塚中。而隋唐以來。名儒碩士。何故無一言及之。恐是後人依倣而為之者。所以宋先正程朱輩。俱不暇論也。今亦未敢必以為然。姑明其大槩。以俟知者鑒焉。

上略

三略者要也。三略中言言皆本道義。不尚陰謀。此治國平天下之要語也。陳說禮賞之事。辨別奸雄之人。著顯成敗之迹。入君知此。則能任賢取敵。

與衆云云ハ衆人ト好惡
チ同ジクスルチ云フ。

老子ハ水ハ至ツテ柔弱
ナルガ、能ク土石ノ堅
強ヲ破ルト云ヘリ、即
チ柔能制剛云云ノ義ニ
合ス、柔ハ德ヲ以テ云
ヒ、弱ハ恭謙ニシテ人
ニ下ルチ云フ、剛強ハ
之ニ反ス、解非ナリ。

柔剛弱強四者中ヲ得レ
バ各、川アルチ云フ。

剛柔強弱ノ用ハ事ニ隨
ヒ相手ニ因テ變化シ、
要スルニ事ニ宜シク機
ニ合スルニ歸ス、此ク
ノ如キ者ハ帝王ノ師タ
リ。

剛柔強弱ノ機守微保身
ノ妙一ニ心ヲ主トスル
チ云フ。

矣。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
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圖傾傾治國安家得人亡國
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圖祿一作錄○夫爲主將之法
務延攬其英雄之心厚賞祿其
有功之人通上下之志於衆故與衆人同爲美事靡有不成者與衆人同作惡事靡有不傾
者治國安家得賢智之人而用之也亡國破家失賢智之人而不用也故含氣有生之類皆
願得遂其所志或曰好惡皆去聲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
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圖讖者驗也言將來
之驗也其書有曰柔
者能制其剛弱者能制其強夫柔者非柔儒而不立也示之柔以制其剛也弱者非怯弱而
不振也示之弱以制其強也如漢文帝以柔而制趙佗孫臏以弱而制龐涓也柔者德也謂
柔嘉維則爲德若柔而過中又非德也剛者賊也謂剛愎不仁爲賊若剛而得中又非賊也謂
弱而有德者衆人之所助援故古人有濟弱扶傾者所以弱者人多助也若弱而無德誰肯
助之強而不仁者衆人之所攻擊古人有禁暴救
亂者所以強者人多攻也若強而仁孰來攻之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
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圖柔有所設不妄設也剛有所
施不妄施也弱有所用不妄用
也強有所加不妄加也兼此剛柔強弱四者制其宜而行之上文言剛者賊也強者人之所
攻戒人之過於剛與強也此言剛有所施強有所加勉人剛強而適其宜也始如處女柔有

所設後如脫兔剛有所施也令軍滅寇弱有所用
也萬弩齊發強有所加也但要制其宜而行之耳 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
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
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爲帝
王師圖大凡天下之事端倪本末未曾顯見人莫得而知也天地之神明即所謂二氣
之良能也天之道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矣地之道生而長長而收收
而藏藏而復生矣與亡盛衰榮枯代謝是與物推移者也故爲將者或奇或正變動無常因
敵之強弱虛實而轉化焉不爲事先謂不先人而首事也人動而我輒隨而應之故能謀制
無疆之勝而扶成天王之威康正乎八極密定乎九夷如此謀者真可爲帝王之師此子房
所以佐漢高滅秦項定四海爲帝王之師也八極者四方四維之盡處也九夷者吠夷于夷
方夷黃夷白夷赤夷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
生圖故曰人人莫不貪求其強少有能持其剛柔之機微者若能持守幾微則知足知
止乃能明哲而保其生也此子房所以不擇齊三萬戶而願封於留全身遠害而託
以從赤松子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
之不以室宅守之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圖聖人存此
道於方寸以
應酬事機舒而放之則彌滿乎四海卷而收之則不盈乎一抔即中庸集註所謂放之則彌
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是也居之不用室宅守之不用城郭言道體在乎心是以心居之以
一守之所以不用屋宅與城郭也心在胸臆而爲身之主妙衆理而宰萬物軍讖曰
故曰藏之胸臆而天下服此子房所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也

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

善馬獻紂而出之。是能柔也。伐崇伐密。一怒而安天下。是能剛也。如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其國豈不光乎。為主將者。能弱能強。則其國愈益彰明。如齊威王使孫臏田忌救趙。臏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是能弱也。候至馬陵。萬弩齊發。是能強也。進敗魏軍。虜太子申。威震海內。其國豈不彰乎。若為主將者。純用柔。純用弱。則其國必然衰削。如韓魏或獻地。或請朝。求媚於秦。以幸一日之安。是純柔純弱也。卒致宗社傾危。其國豈不削乎。為主將者。純用剛。純用強。則其國必然喪亡。如項羽破章邯。殺子嬰。圍漢王於滎陽。敗漢兵於渭水。後至陰陵。不肯渡江。而東。是純剛純強也。八千兵散。至以自刎。其國豈不亡乎。

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

夫治國之道。倚恃賢士與眾民。聽信賢人之言。如自己之腹心。役使眾民。如自己之四肢。而不忍勞瘁。則籌國之策。始全而無遺也。

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閒。

自然。其中機巧。無閒隙可窺者。謂不假人力之驅使也。兵之所往。如四肢與身體相隨。從骨節相救護。此天道之軍國之要。察眾心。施百務。

軍國之要道。審察眾心。而施設百務。百務者。言事務之多。如下文所云也。

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

則喻撫而歡之。叛去者。則使還其本國。冤抑者。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

則有而原之。

其情則審而察之。卑微者則尊而貴之。強梁者則禁而抑之。敵我者則殘而滅之。

謀者近之。

而畏人知者。隱之。使勿露。有謀者親近之。使籌量。

毀者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

其便耳。或云。毀者之言。當反復辨之。一云。復傾覆。毀壞者。修復。反逆者。則廢滅其身。與家。上言叛者還之。是謀背本國。而往他國者。若能還之。古人猶赦之也。此言反者廢之。是反逆不道。謀危社稷者。故當廢而滅之也。

脫之。

服從者。則全活其生。願降附者。則解脫其罪。

獲難屯之。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

難危之處。則屯之。得城池。則割以與人。得土地。則裂以封人。得財貨。則散以濟人。

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恃義之。敵睦攜之。

則伺其便。敵人相持地近。吾當修其備。敵人勢力盛強。吾當以卑下使敵驕之。敵人之力開。亦待之也。敵人狂悖。吾以義服之。敵人親睦。吾以攜待之。攜離也。攜攜攜。聞其心也。

之。四網羅之。

破其眾。聞放浪之言。則過譎之。恐惑眾也。招延賢士。當張四網。而羅之。

綏ハ仁ヲ以テ安ンズル
ナリ、義ハ義ヲ以テ正
スナリ。

人心ニ順ヒテ事ヲ舉ゲ
敵勢ヲ挫キ、敵ノ勢ニ
ヨリテ奇ヲ出シテ敵ヲ
破リ、軍中放言シテ衆
ヲ惑ハス者ハ之ヲ譎

シテ、賢者ハ之ヲ羅致シテ敵ノ用ヲ爲サザラシム。居ハ暫ク居ルナリ、敵地若シ守リ難キモノハ歸ルモ暫ク居ルノミニテ之ヲ守ルナカレ。謀ヲ爲スハ己、其功ヲ有スル者ハ士、己勞シテ功ハ人ニ取ラルルガ如クナレバ、衆人ハ不利ト爲サンモ、此レ則チ大利ノ有ルトコロナリ、何トナレバ己ハ天子トナリ、士ハ諸侯トナリ、各々其城土ヲ保守スルニヨリテ吾ガ天下安泰ナリ、若シ己レ一之ヲ保守セントセバ反リテ利ヲ失フベシ。世能祖祖云ハ天子天下ニ君トナレバ祖廟ヲ建テ之ヲ祭リ祖ヲ尊ブナ知ルモ、民ヲ撫育スルニ心ヲ用ヒル者ハ少シ、祖ヲ祖トスレバ親屬ヲ己ニ統ブルヲ得ルモ是レ天下ニ君タルコトト相渉ラズ、唯ダ能ク下ヲ撫育シテコロトナリ。下ニ君タルヲ得ルナレトナリ。

取之欲致其用也。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得入財其用也。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則當散勿以爲己有取人之所居勿安於所守拔人之城當以速勿用久敵已立君而主社禮勿用攻而取如齊人已立法章爲王而拒燕欲取之而不能後至於敗是也。爲者則己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彼爲諸侯己爲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國言爲此謀者在自己有成功者在衆士何以知利之所在彼爲諸侯在上不能任賢守城而權出於衆也。一云。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爲親使諸侯各自保城處士而利未嘗不在矣。下下爲君。國世之人君能以尊祖之禮祀其祖少能撫下之道字其下者以但知以尊祖之禮祀其祖是爲親也以撫下之禮字其下是爲君也。一說言世其民祖祖固斯民親上之道下下乃得爲君之道。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國下下者務耕田蠶桑不侵奪其耕作之時月輕薄賦斂不匱而家娛樂然後選用賢士以司牧之蕭何曰養民以致賢人胡氏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求民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養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爲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不亦宜哉三略先言養民之法而後云選士亦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國夫所謂士者謂士者此義歟。

味ハ味ヲ附ケルコトナリ。

英雄是也故曰網羅其英雄而用之則敵國窮困言國無英雄爲之謀畫經理則百職皆廢而困窮矣猶孟子所謂不信仁賢則國用空虛之義。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國英雄者國家之幹蔽庶民者國家之根本得其幹蔽收其根本則政化行而人無怨幹築牆兩旁木以制板者左傳僖公十年有曰禮者國之幹也又木之正出者爲幹。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國夫用兵之要在崇其禮節而重其祿秩禮節崇則有智之士至如燕昭師事郭隗而致樂毅之至是也祿秩重則有義之士輕易其死如公子光以專諸之子爲卿而得專諸之死是也故以祿養賢者不愛惜其財賞賚有功者不踰過其時則在下之人氣力皆并合爲一心而所敵之國削而敗。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國夫任用人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賢士自來接之以禮勵之以義則義士爲我出死力。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國夫爲將帥者必與士卒同食滋味而共處安危然後士勝則敵有全沒者一云敵卒感激奮發乃可加兵於敵國因字當作澀言吾兵有全之土地甲兵皆爲我資也。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

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昔者良將之用兵。有人饋獻。雖一

之。故使投之河。與士卒同流。而共飲。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能及己。而將不獨飲也。篋竹器。漆之可盛酒。按此是句踐事。豈黃石公引之。而增廣其說歟。或踐之前。別有以酒投諸河。而飲三軍者歟。

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辨。將不言倦。

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

禮。軍讖有曰。軍井鑿而未通。將不言渴。以求飲。軍幕施而未完。將不言倦。以求息。軍竈設而未炊。將不言饑。以求食。冬雖寒而不敢服裘。蓋欲與士卒同其寒也。夏雖熱而不敢操扇。蓋欲與士卒共其熱也。雨雖濕而不敢張蓋。蓋欲與士卒共其濕也。是謂爲將之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

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

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與之同其安。與之同其危。故其衆人之心。可合而不可離。衆人之力。可用而不可疲。蓋以其恩惠素蓄。而謀

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

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

卒用命。乃可越境。

戰一作死。○軍讖有曰。將帥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之嚴也。戰圖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之明也。士卒之所以輕於赴戰者。

達ハ水ニ達スルナリ。

還令ハ一旦變シタル令ヲ取消シ變更スルナリ。

攻城云云二句ハ亂將乖衆ニ就キテ云フ。廢ハ滅ボスナリ。

用將之命也。故將無反還之令。罰欲必。而賞欲信也。如天之春夏秋冬不失其期。如地之生長收藏。不失其時。乃可以使人。士卒所用將命。乃可以越人之境。與敵戰也。夫

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

衆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

疲。士力疲。則將孤。衆恃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

老兵。

夫總統三軍。握持威勢者。大將之權也。制我之勝。以敗敵者。衆人之力也。號令不明者。是謂亂將。故不可使保護三軍。不用上命者。是乖衆也。故不可使攻伐敵

人以亂將。馭乖衆。攻城則不可取。必於克拔。圖邑則不可取。必於廢滅。二者既無功。則士卒

之力皆疲。敵士力疲。則將孤於上。衆恃於下。以之而守。則不固。以之而戰。則奔北。此謂之

老兵。春秋傳以師曲爲老。是也。乖離也。猶離心離德也。

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

利。敵乘利。則軍必喪。

兵老則將之威令不行於下。將無威令。則士卒輕視上之刑罰。而不畏懼。士卒既輕刑。則軍必失行伍。而不

整。軍既失伍。則士卒必逃亡者多。士卒既逃亡。則敵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

雄。國軍識有曰。良將之統御三軍也。以恕己之心而治人。推己及物為恕。是推愛己之
心以愛人。所以推惠施恩。而士力日新也。戰鬪如風發之迅疾。攻擊如河決之猛烈。
故其敵衆但可望我。而不可當我。可俯首下氣。以求生。而不敢衝鋒冒死。以
希勝我也。赴敵之時。將不畏死。能以己身先出於人。故其兵為天下之雄焉。 軍識曰。

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
所任賢則敵國畏。 國軍識有曰。行軍以賞為之表。以罰為之裏。言不可相無也。
賞罰嚴明。則將之威令行。授官任人。得其道。則士卒服。所任
用者皆賢而有德。 軍識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

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
齊。齊誰能與之敵哉。故士可以禮下之。而不可以驕待士也。將可使之樂於効用。而不可使
憂。如燕昭之於樂毅。能下而樂之。此齊所以敗。而燕所以勝也。至燕惠王。則驕而憂之。此毅
所以去。而燕所以敗也。為謀可深。 前無人可敵。如樂毅之往
而又不可疑。謀疑則事不成矣。 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

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
人亦不順矣。將而使之憂。則內外不相信。君治內。將治外。故將有憂心。則內外不相信矣。憂
者憂其譖佞之譖己也。主將之謀疑而不定。則敵國必奮而勝我矣。以此攻伐敵人。則自致
亂。 夫將者國家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 國夫將者國家
制勝於敵。則國 軍識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

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
識有曰。將要能清。清則不可干以私。要能靜。靜則不可欺以詐。要能平。平則處心均。而人自
順。要能整。整則能率下。而士不亂。要能受諫。受諫則衆善進。而無遺謀。要能納人。納人則衆
賢集。而無遺才。要能採言。人之言有是非。是者採而聽之。無稽者則不聽也。要能知敵國
之風俗。敵國風俗。各有所尚。知其所向。則隨其俗而為之備。要能圖山川之形勢。山川形勢
各有遠近。險易之不同。圖其形勢。則知地利。而易為戰守之機。要能表白其險難之處。險難
之處。能表白之。則無應變之失。要能制三軍之權。三軍之權。將之所以御下。威敵者也。苟能
制之。則三軍咸服。士卒用命。戰無強敵。攻無堅陣矣。 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

善惡同ハ人ノ善惡ノ見
分クテ為サメナリ。
内順ハ自己ノ身家ヲ思
フナリ。

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
曰。仁賢之智略。聖明之謀慮。及負薪之言。廊廟之語。前代興衰之事。將所宜
聞也。將能思。士如渴之欲飲。則策士無不歸從焉。 國賢者至。而羣策集焉。 夫將拒
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
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
士卒淫。 國夫將者拒絕諫諍。則英雄皆離散矣。人之籌策。不能聽從。則智謀之士皆
用矣。專任私智。則下皆歸咎於上矣。自伐其善。則下之人無所勸少。有成功矣。聽信讒言。則
士衆皆離心矣。貪取財貨。則奸邪之人不可禁矣。有內顧之心。則士卒皆淫溺聲色矣。
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

憂ハ讒言ニヨリ君ガ己
ヲ信セザランコトヲ憂
フルナリ。

各句ニ要ノ字ヲ添ヘテ
見ルベシ。

及國。圖已上八事之中將或有一事則衆心不服矣有二事則軍政無法式矣有三事則下奔北而不効死矣有四事則禍不獨身而及於國矣若八事俱全則身死家殘國亦破滅其任

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者則計不奪圖軍讖有曰將之謀計欲秘密而不泄士衆之心欲專一而不散攻專一則軍心固結攻敵疾速則防備之具不及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闕內

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好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圖將之計謀露泄則軍無威勢外人得以闚視吾內則禍患不可得而制矣財貨入營則衆奸皆會聚矣爲將而有此三者則軍必敗亡矣將無慮則謀士去將

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圖將無智謀之士亦去矣將無才勇則士卒亦有畏懼敵人之心矣將妄亂而動則軍令亦不持重矣將遷移忿怒則人人自危一軍皆懼矣遷怒謂移及無辜也軍讖

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宜用者言慮與誠也圖軍讖有曰慮也勇也將之所宜重者動也怒也將之所宜用者言慮與勇不可無而動不可妄而怒不可遷也此四者爲將之明誠不可不察也軍

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圖軍讖有曰軍中無財則士卒不來軍中無賞則士卒不往

甘餌以釣魚之
必不爲之釣

言財入營則衆好會乃爲將貪求私取之財也此言軍無財士不來乃爲國積聚公用之財也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

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圖軍讖有曰鉤者香餌之下必有死魚國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

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禮者士之所願歸賞者士之所輕死招其士之所歸示其士之所死則所求者皆至矣故禮而後悔者士不止賞而

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圖故以禮待人而後有悔者士不樂往効用而歸止矣以賞與人而後有悔者士不爲之使矣若禮與賞用之不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

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圖軍讖有曰欲將興師之國務先隆盛其恩謀欲攻取之國務先撫養其民以寡少而勝衆者恩使之也以怯弱而勝強者得民之助也故良將之養

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圖故良將之養士如養自己之身而始終不改易也能養士如此故能使三軍如一人之心則百戰百勝可全得士卒之力也

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識有曰用兵之要道必先審察敵人之情視其倉庫之有無度其糧食之多少卜其勢力之強弱察其天地利之得失伺其敵人之空隙故國無軍

不易於身
身如魚

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國故國家無軍旅之難。而輸運糧食者。知其內虛也。民有菜色者。知其國之貧窮也。千里饋送糧食者。則士有

無二年之食。三千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

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

國夫運糧於千里之外。則國中不能給。一年之食。運糧二千里。則國無二年之食。運糧三千里。則國無三年之食。無糧食。是於內。是謂必潰之國也。

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

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

國軍讖有曰。上行暴虐。則下之人皆急迫苛刻。賦於民者重。斂於民者數。刑罰之用。無有窮極。則民相殘相賊。是謂將亡之國。此言煩刑重斂之禍。

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為恩。令

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

國軍讖有曰。內務貪求。外似廉潔。詐為虛譽。以取美名。盜竊公朝之爵賞。以為私門之資。致令上下皆昏暗。耳目如無所見。聞務飾躬而正顏。以獲取國之高官重爵。是謂起盜之端也。此言奸詐欺蔽之禍。

軍讖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

宗ハ族ナリ、強宗ハ強大ノ族ナリ、葛藟相連ハ一族黨與ノ蔓衍セルヲ云フ、臣ハ大臣ナリ。

世世作奸云ハ世臣ヲ云フ。

訕。是謂亂源。

國軍讖有曰。羣吏相為朋黨。各進其所親愛之人。招延舉薦者。皆奸邪。矯枉之徒。抑止挫辱者。皆仁德賢能之士。背棄公道。樹立私恩。雖

在同位。亦相訕謗。是謂生亂之源也。此言羣小朋黨之禍。

軍讖曰。強宗聚奸。無位而尊。威無不震。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譁諠。臣蔽不

言。是謂亂根。

國軍讖有曰。強大之宗。相聚為奸。無有爵位。妄自尊大。擅立威勢。而

也。種植小惠。樹立私恩。攘奪有位之權。侵侮在下之民。使國內之人。怨聲滿路。譁諠不止。為大臣者。皆隱蔽而不言。是謂生亂之根也。此言強宗擅權之禍。

軍讖曰。世世作奸。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

君。是謂國奸。

國君一作軍。盜一作竊。○軍讖有曰。世臣之家。作為奸惡。侵盜竊

在上之君。是謂一國之奸。幸邑之威權。或進或退。求取便利於己。委蛇曲折。弄其文法。以危殆人也。此言世族欺奸之禍。

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害。

國軍讖有曰。為吏者多。為民者少。尊卑相若。言人無尊卑也。強弱相虜。言以強陵弱也。在上者。莫適禁止。禦防之禍。延及於君子。而國家亦受其害矣。正言法令不行之禍。

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

國軍讖有曰。善其善。不能進而用之。惡其惡。不能退而遠之。賢者隱蔽。不用不肖者任之在位。而國亦受其害矣。此言不能進善退惡之禍。

君ハ本、族人衆臣ハ枝葉ナリ。

庸庸ハ尋常ノ人ナリ、
誣述ハ無功ヲ詐リテ有
功ト言フナリ。

異言ハ奸人ノ言ナリ、
萌ハ奸人が私チ爲サン

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

○軍識有曰根本弱而
枝葉強大黨比周徧居

於勢要之地卑賤之人得以欺凌尊貴之人久而益大爲上

者乾綱不振忍而不廢其國亦受敗矣此言本弱末強之禍

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

○不知進
退之宜

苟然取

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

已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

受禍殃。○軍識有曰諛佞之臣在上一軍之人皆嚮訟不平彼乃牽引威勢自許其

一舉一措夸伐功能誹謗盛德之士誣述有功之人庸功也禮曰保庸安有功也又曰勞也

一說虛妄稱述庸下之人謂盛德之士反誹謗之庸下之人反稱述之所謂無善無惡皆欲

與己相合也當行之事稽留不舉一說稽留行事謂臨事不謹也命令不通謂廢格君命也

造作苛刻之政變亂古道改易常法爲君者好用此諛佞之人必受禍殃咎也此言佞臣

用事之禍。○軍識曰奸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

所私令主失忠。○軍識有曰奸雄之人互相稱譽障蔽人主之明毀譽相並而與

反毀之不善者反譽之所以壅塞人主之聰明使不能分別善惡而用舍之也人主既不能

分別善惡故奸雄各阿比其所私令人主失其忠臣而不見用也此言奸雄蔽主之禍

トスル萌シナリ、舊齒
ハ老成有徳ノ人ナリ。

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

乃洋溢。○故人主能審察異言乃能觀其事之將萌者矣人主能聘用儒士賢才奸

矣人主能聘用巖穴隱逸則僞士無幸進之門得其賢士之實矣得其實言非徒取其名也

人主謀及負薪微賤之人則功業可述矣人主下不失衆人之心則德洋溢於四海矣上文

凡十引軍識言不能用賢之禍故末以此六事結之蓋欲人主行此六事而能戒彼十禍也

其叮嚀之意深矣。

中略

○此略爲差德行審權變發御將
統衆能知此者可以全功保身矣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

○夫上古之世三皇
爲君無言而化流四

海故天下之人無所歸功三皇者伏羲神農軒轅也此時風氣方開大朴

未散其民易治故人君無用多言而化自行也無所歸功是民無能名焉。○帝者體天

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

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

○帝者體天之道法
地之理有言有令施

於兆民而致天下太平君臣相讓其功而教化行乎四海百姓亦不知其所以然所謂其民

皞皞而不知爲之者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然後激勸政事盡美而無患害帝五帝少昊顓

無所歸功ハ民皆上ノ力
ヲ知ラザレバナリ。

項高辛唐堯虞舜也言出於口者也令施於竹帛者也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戰鬪之患君無疑於臣

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

國王者制人以道道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制者制為禮節等級使上下不亂如此則能降人之心服人之志又設立規矩法度以備衰世使四海諸侯皆來會同而王職不廢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衆見曰會殷見曰同雖甲兵備具而無戰鬪之患為君者無疑於臣為臣者無疑於君國勢寧定人主奠安而臣告老致仕以義而退亦能盡美而無害王三王夏禹商湯周之文武也君臣無所相疑如禹之於伯益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周召太公同心一德豈有所疑哉

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國霸者制士用權道結士用信實使士用厚賞若上之信衰則士亦疎上之賞虧則士亦不肯用命霸者以太公之時論之即夏昆吾商大彭豳韋之類為是若以黃石公之時言之則齊桓晉文之類為是軍勢

日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國軍勢論兵家之形勢也其書有曰凡出軍行師為將者在自專其任若進若退而君自內制之則功勳難得而成矣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

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國軍勢有曰為主將者當使有智謀之士使有勇敗之士使貪財之人使

無使仁者云云上ノ財ヲ多ク施シテ衆ヲ己ニ親マシムルニ至ランテ恐ルルナリ

義士ヲ使フニハ禮ヲ以テス唯仁者之ヲ能クス故仁者ノ君ハ義士ノ死力ヲ得ル能ハズ

王者ノ政化行ハレザルニ至レバ諸侯五ニ盟誓シテ擅ニ攻伐ス

愚昧之人有智謀之士喜樂建立其功有勇敢之士好愛行其所志貪財之人專務邀趨貨利愚昧之人進戰不顧其死能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行軍之微權也微權權之微妙者也

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國軍勢有曰無使辯給之士談說敵國之美為其惑亂於衆無使仁者主掌財用為其多惠施而親附於下軍勢

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國軍勢有曰禁止巫祝之人不得與吏士卜問軍中之吉凶亦恐其惑衆也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暗主謀國軍勢有曰使有義之士當以禮不可以財故有義之士不為不仁者效死言不仁者不能使人以禮雖有財義士亦不為之死有智之士不為昏闇之主謀言闇主不達事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

以無威無威則失權國軍人主治國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下皆離叛臨民不可威而可畏謂之威德以附之威以臨之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

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國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奉事人君臣不施於士衆則國勢盛強若威多震主則身反顛蹶矣故聖王御世觀盛衰

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一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

三略直解 中略

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

國故聖王御世。觀望氣化之盛衰。量度人事之得失。而為之法制。故諸侯之國

二師。二師二軍也。方伯之國三師。三師三軍也。天子之國六師。六師六軍也。此師字與六師移之之義同。非五旅為師。萬二千五百人耳。世亂是無聖王在上。則叛逆之人生。王澤竭是御世之道衰。則諸侯盟誓以相征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眾同好。

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奸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

國德與之同。勢與之敵。無得以相傾。乃延攬英雄之心。與士眾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之術。故非譎奇。無以決嫌定疑。如薛公之策。英布于謹之策。宵繹是也。非譎奇。無以破奸而息寇。譎奇謂謀之譎詐奇異者。如陳平六出奇計之類是也。非陰密之計。無以成就事功。陰計謂謀之秘密者。機事不密。則害成。故陰計可以成功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

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古聖人體天而行。天道無為而成。化聖人無為而成。治賢人法地而行。地道有為方成。生長之功也。賢人亦有為方成。安民之治。若春不種。地何以生。夏不耘。地何以長。是以必待有為而成。功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詩曰。古訓是式。故師古而行。惟智者能之。是故三略為衰

世作。上略設禮賞。別奸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

國是故三略一書。為衰世而作也。上略一卷。陳說禮賞之事。辨別奸雄之人。著顯成敗之迹。中略一卷。差別德行。審察權變。下略一卷。敷陳道德。審察安危。明辯賊賢之士之殃咎。按此節以下。至中卷末。疑是黃石公推演之言。學者詳之。故人主深

封之云云。人君ノ功臣ノ終リテ全クシ身ヲ保タシムルノ道ナクフ。

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眾。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

國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用賢人。論取所以能擒敵也。人主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眾。統眾也。人主深曉下略。則能明辨盛衰之根源。審察治國之綱紀。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所以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也。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

國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保身。中略審權變。人臣知權變之道。所以能全功保身也。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

國夫高鳥之死。則良弓不用。而收藏之於府庫。敵國既破滅。則謀臣皆亡。去。亡者非喪亡其身也。謂人君奪其威。廢其權。不令總兵柄也。此下又言人主保全功臣之道。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悅其心。

國封之於朝。使極人臣之位。以彰顯其功。與之中州善國。使納貢賦。以富其家。賜之美女珍玩。以娛悅其心。此漢光武宋太祖保全功臣之術。非上古聖帝明王所以保全功臣之道。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

國夫人衆一合。不可倉卒以離之。權威一與。而不可倉卒以移之。還師罷軍之日。存亡之階梯也。故弱之以位。不使執大權。奪之以國。不使居要地。此謂

民。 國舍近而圖謀其遠者則勞而無功如秦越韓魏而攻齊是也舍遠而圖謀其近者則佚而有終如范雎說秦遠交而近攻是也佚政則國多忠蓋之臣勞政則下多怨

民。 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

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 國故曰務廣

荒而不能治即詩所謂佃甫田而力不給也務廣施德惠者必強而無敵能有自己之當有

者則國安貪人之有而強取之者則國殘如東胡貪冒頓千里馬闕氏智伯貪趙蔡卓狼之

地皆為所滅是也殘滅之政使子孫屢世受患造作過其 舍己而教人者逆正

制度雖成而後必敗如秦造阿房過制二世而亡是也 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

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 國舍己之身以教人者

人者其理順逆者乃亂之招順者乃治之要正己化人即董子所謂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之義己身不正而欲化民其可得乎素書引此二句於末章而

增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 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

亂易行則理四句以廣其義耳 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

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

之所體不可無一焉。 國道德仁義禮五者原於天而具於心其體則一也然

踐行者也德者行道而有所得也仁者愛之理親親仁民愛物皆人之所親但有厚薄之不

同也義者處物而得其宜也禮者節文度數人之所體而行之也五者不可無一焉然仁義

禮智德也道散之萬事德備於一心分而言之各有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禮智德也道散之萬事德備於一心分而言之各有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體有用統而論之其原皆出於天而體則歸於一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討賊報讐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國故早與夜寐不失其節皆禮之制也討賊虐之人報君父之讐皆義之

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國故早與夜寐不失其節皆禮之制也討賊虐之人報君父之讐皆義之

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國故早與夜寐不失其節皆禮之制也討賊虐之人報君父之讐皆義之

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國故早與夜寐不失其節皆禮之制也討賊虐之人報君父之讐皆義之

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國故早與夜寐不失其節皆禮之制也討賊虐之人報君父之讐皆義之

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國故早與夜寐不失其節皆禮之制也討賊虐之人報君父之讐皆義之

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國故早與夜寐不失其節皆禮之制也討賊虐之人報君父之讐皆義之

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國故早與夜寐不失其節皆禮之制也討賊虐之人報君父之讐皆義之

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國故早與夜寐不失其節皆禮之制也討賊虐之人報君父之讐皆義之

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國衆人皆疑則無安定之國衆

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

國一令既逆則百令皆失。一惡既施則百惡遂結。故國家之善令施於順服之民。惡令施於凶頑之民。則君令行而下無所怨。善令如欲射讀法之類。惡令如鞭朴械繫之類。

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讐治讐。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

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國使怨者治怨人。是謂逆天之理。使讐者治讐人。其禍遂不可救。如秦二世使趙高治李斯之獄是也。一說。民惟怨讐於我。故令逆復以怨讐治怨讐。能乎。故治民要使之均。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詩云。赫赫師尹。不平謂何。故治民必欲使之平均也。致民之均。當清其心。而無纖毫私欲之染。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安寧。

犯上者尊。貪鄙者富。雖有聖王。不能致其治。

國干犯在上者。反尊之以爵。貪殘卑鄙者。反富之以祿。雖有聖王在上。不能致天下之治。

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衆惡消。

國干犯在上者。以刑罰誅之。貪殘卑鄙者。以法制拘之。則教化行而衆惡皆消矣。

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刑威脅。

國士之志行清白者。不可以爵祿得。如齊之魯仲連。漢之嚴光。周黨是也。士之有節義者。不可以刑威脅。如樂毅之於王蠋。白公之於宜僚是也。

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

國ハ清白ノ士ヲ待ツノ禮、道ハ君自身ノ道徳ナリ。

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然後士可致而名可保。

國故明君徵求賢士。必觀視其所以。致向之術。欲致清白之士。當修其禮貌。欲致節義之士。當修其道德。然後賢士可致之。來而明君之名可保於不失。

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

國夫聖人君子。明乎盛衰之源。通乎成敗之端。審乎治亂之機。知乎去就之節。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稱。源如水之源。國家將盛將衰。必有本源。端者端倪也。國家將成將敗。必有端倪之先見者也。機者國家將治將亂。必有發動之機。節限量也。士之去就。必有節。不可妄爲之也。四者惟聖人君子能明之。審之。知之。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是也。曰。

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

國雖窮窶。不處亡國之爵位。雖貧乏。不食亂邦之穀祿。即孔子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也。

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

國潛名者。不出名者也。潛名抱道之士。不求人知。待時而動。則能極爲異。故其道隆高。而名譽稱揚於後世。如伊尹。傅說。躬耘版築。潛名抱道。及遇成湯。高宗。德與己合。功成名遂。後世無比。合上節言聖人君子出處之不苟如此。

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

國聖王之用兵。非喜而好之也。將以誅暴君。討亂臣也。

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漑燭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

燭火ハ薪ヲ焚ケル火ナリ、江河ハ水ヲ決シテ

徳ハ人君ノ徳、君臣徳ヲ同ジクシテ相得ルナリ。

之ニ激カバ忽チ消ユベ
シ、千切ノ淵ニ臨ミ將
ニ墜チントスル人ナ後
ヨリ押セバ忽チ墜落ス
重ハ憚リ長ルルナリ。

道ハ必ズシモ天道トシ
テ解セズ、普通ノ意義
ニテ解スベシ。

必矣。 闔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長江大河之水而灌溉微明之燭火。如

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

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 闔聖王所以優游恬淡。不肯剛勇而進。欲其悔

之器。專主殺伐。天道好生。故惡之。聖人不得已而用兵。是亦天道也。 夫人之在道。

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

闔夫人在天道中。若魚在水中也。魚得水而能生。失水而必死。喻人不可無道。有道則存。無

道則亡。故君子常戒懼。而不敢失道。言必法天道。以用兵也。此即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君子戒懼乎其所不聞之義。 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

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

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 闔豪傑之人。秉持百官之職。則政柄下移。國之

威勢乃窮竭矣。如魯三家。晉六卿之類。豪傑低首。而不專權恃勢。國祚乃可長久。殺生之權

在人。君國家乃可安寧。農工商賈。謂之四民。四民之用。空虛。國家乃無儲積矣。四民之用。豐

而且樂矣。 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

亂傳世。 闔賢臣在內用事。則邪臣皆屏之於外。邪臣在內用事。則賢臣皆致於死地。

如宋哲宗元祐間。用賢臣司馬光范純仁呂大防等。則邪臣章惇安燾呂惠

卿王中正等。屏之於外。紹聖間。用邪臣楊畏章惇蔡卞呂惠卿張商英等。則譎貶正臣范純

仁以下三十餘人。又追貶司馬光等一十餘人。竄呂大防劉摯梁燾。皆致之死地。而欲盡殺

元祐諸賢。內外之職。失宜。則禍亂傳世。豈有安寧乎。此宋所以釀成靖康之亂。而金人之禍無已也。 大臣疑主。衆奸集聚。臣當

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 闔大臣有疑主之心。則衆奸皆

侵上權。而上下乃昏惑矣。人君當臣下之處。則上行下職。而上下失序。 傷賢者。殃

矣。○臣當君尊。謂畏臣之威。首反居下。以漢獻之事觀之。此說亦通。 傷賢者。殃

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

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焉。 闔傷賢者。殃禍及於三世。蒙蔽賢

不能保全。薦進賢者。福澤流於子孫。傷賢如弘恭石顯之殺蕭望之。武三思之殺五王。張柬

之侯覽之殺陳蕃李膺。後子孫抄戮。蔽賢如臧文仲之下展禽。嫉賢如龐涓之別孫臏。進賢

如宋三司使李士衡。保任才吏數百。力薦呂文靖。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

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闔

一人而害百人。則民心失去。雖有城郭而不能守矣。利一人而害萬人。則國中思欲散亂矣。

如曹用公孫強而亡。楚用費無極而敗。是也。去一小人而利百人。則人人思慕恩澤矣。去一

小人而利及萬人。國政不致於危亂矣。如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大

治是也。此一節申明上節進賢之意。或云與利去弊。尤軍國之要。故以是終之。

利一、去一、皆一ノ小
人ト云フ、百ト萬トハ
良民ヲ云フ。

三畧直解終

太公望傳

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龍所獲霸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尙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尙三人者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歸與呂尙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

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
 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
 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
 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
 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
 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
 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
 明日武王立於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
 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
 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
 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
 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

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
 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
 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
 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
 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
 唐上元元年封太公為武成王

太公望傳終

六韜目次

卷一

文韜

- 文師第一
- 盈虛第二
- 國務第三
- 大禮第四
- 明傳第五
- 六守第六
- 守土第七
- 守國第八
- 上賢第九

一 六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六 七

舉賢第十

賞罰第十一

兵道第十二

武韜

發啓第十三

文啓第十四

文伐第十五

順啓第十六

三疑第十七

卷二

龍韜

王翼第十八

論將第十九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八

三〇

三四

三五

一

五

五

選將第二十

立將第二十一

將威第二十二

勵軍第二十三

陰符第二十四

陰書第二十五

軍勢第二十六

奇兵第二十七

五音第二十八

兵徵第二十九

農器第三十

虎韜

軍用第三十一

二九

二七

二四

二二

一九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二

一一

九

七

- 三陳第三十二
- 疾戰第三十三
- 必出第三十四
- 軍略第三十五
- 臨境第三十六
- 動靜第三十七
- 金鼓第三十八
- 絕道第三十九
- 略地第四十
- 火戰第四十一
- 壘虛第四十二

卷三

豹韜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八
四〇
四一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七
四九

- 林戰第四十三
- 突戰第四十四
- 敵強第四十五
- 敵武第四十六
- 烏雲山兵第四十七
-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 少衆第四十九
- 分險第五十

犬韜

- 分合第五十一
- 武鋒第五十二
- 練士第五十三
- 教戰第五十四

一
二
四
五
六
八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六

均兵第五十五	一七
武車士第五十六	二〇
武騎士第五十七	二〇
戰車第五十八	二一
戰騎第五十九	二三
戰步第六十	二七

六韜目次終

六韜直解卷一

太原劉寅輯著
江陵張居正增訂
錢塘翁鴻業重較
補 莆田黃獻臣詮解

圖按六韜者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凡六十篇韜之為言藏也按漢藝文志云周史六韜六篇師古云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註言周史生於惠襄之間或曰生於顯王時藝文志又云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註曰尚父本有道者或者近世有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孝成時任宏論次兵書俱不載所謂六韜者唐李靖獨言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豈六韜三略其先本太公遺書周史黃石公推演而增加之歟曰謀曰言曰兵六韜中俱有之豈後人刪取要用唯存此六十篇歟今皆不可考姑即其文而為之直解云中閒傳寫差訛者悉依舊本正之見於逐條下學者詳焉

文韜

圖韜者韜藏之義此內雖有兵端必本道德故曰文韜謂文事先於武備也

文師第一

圖文師者文王田於渭南遇呂尚與語說之乃載與俱歸立而為師也

兆ハ龜ナ灼キテ出テ
割レ目ナリ。
施及三王ハ文王及ビ子
孫共ニ三代マテノ功臣
タルベシトナリ。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虺。非虎。非鼪。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

姬昌也。文謚號也。王追稱之也。史編。周太史名編。掌卜者也。田。狩獵之總名。渭水名。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東流入於河。水北曰陽。龍。虺。虎。熊。皆獸名。龍。鱗蟲之長。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龍。虺。蝮。同。亦作離。周紀曰。如豺如離。是也。熊形似熊。被髮人立。絕有力。虎亦畏之。此言文王將出獵。史編布卜而得其兆曰。田於渭水之陽。將大有所得焉。其所得者。非龍。虺。虎。熊。四猛獸。其兆將得公侯。蓋天遺汝師。以之佐昌而施及於三王焉。三王。謂文王。武王。成王也。或曰。前夏商二代稱王。今周將與之共為三王也。

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舜占得阜陶。兆比於此。

圖文王曰。卜兆之吉。遂能至此乎。史編對曰。編之太祖名史疇者。與舜占得阜陶。皆曰為禹占得阜陶。此蓋傳寫之誤也。舜。虞。帝。姓姚氏。瞽叟之子。阜陶。禹。皆舜臣名。禹後受禪為天子。國號夏。姓姒氏。

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

圖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思慮之不齊也。馬齊其足。取其追逐之疾也。乃田於渭水之陽。終見太公坐茅。垂釣於濱。以漁。漁。謂捕魚也。

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

圖文王下車勞撫而問之曰。子亦樂於捕魚耶。太公對曰。君子樂得其志。志在天下。小人樂

等ハひとしノ義、餌ヲ以テ魚ヲ釣ルハ祿ヲ以テ人ヲ取ルニ等シク、香餌ヲ投ズレバ魚必ズ之ニ罹ルハ、重祿ノ爲ニハ士其ノ身ヲ惜マザルニ等シク、魚ノ大小ニヨリ其ノ用チ異ニスルハ、人オノ大小ニ應ジテ官チ異ニスルニ等シト爲スナリ。

得其所事。志在草莽。今吾漁。鈎甚有似也。○舊說。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得其行道之志。小人得其所為之事。故樂也。講得太深。則當就漁言。志字即孟子所云士尚志。蓋君子意不在魚。適其志耳。小人喜業。樂其事耳。細玩下文。有味乎其言矣。晉漁父之對孫愐者。亦得於是樂耶。太公本姜姓。名尚。字子牙。其先封於呂。故又曰呂尚。文王遇之渭水。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也。故又號曰太公望。後為太師。又號師尚父。

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鈎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鈎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

圖文王問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對曰。鈎有用。權道者三。祿等以權。謂以有死士也。官等以權。謂魚之大小。各異其用。似賢才之大小。各異其任也。夫鈎以求其所得也。其情深。可以觀之。而所謂情者亦大矣。

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

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

圖情一作泰。○文王問曰。願聞其所謂情者如何。太公對曰。泉源深而水則流。水流浩蕩而魚生之情也。植根深而木則長。木長茂盛而實生之情也。君子若情相同。則親而相合。親而相合。乃事生之情也。情者性之所發。言語應對者。皆情之文飾也。與人言至情者。亦事之至極也。今臣言本至情。無所諱忌。君其憎惡之乎。此太公欲言至情。恐

文王惡之。故先設此以啓其納也。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

縉ハ釣絲ナリ。

以家云云ハ士ヲ用ヒ之ヲ大夫ト爲スハ以家ナリ、以國云云ハ賢者ヲ封ジテ諸侯ト爲スハ以國ナリ、此ノ法ニヨリテ國ヲ取リ又天下ヲ取ルベシ、即チ國人ト天下ノ人ト皆之ニ歸スベシ。人心ヲ得ザレバ人多ナリト雖モ散ズ、人心ヲ得レバ德暗キガ如キモ其ノ光必ズ遠キニ及ブ、聖人ノ德ハ微妙、事ニ順ヒテ獨リ見ハル、聖人能ク人心ノ歸スル所ヲ慮リ、之ヲ收斂スルノ法ヲ立テテ散セザラシム、故ニ樂哉聖人之慮ト云フ。

天ニ歳時アリ萬物ヲ生成ス、地ニ財物アリ人民ヲ養長ス、能ク天時ノ財ヲ人ト共ニシ一毫ノ私無キヲ仁ト云フ。

何爲其然。

國文王曰唯仁德之人能容受正諫不憎惡至情吾何爲其獨惡至情如此哉。

太公曰縉微餌明小

魚食之。縉網餌香中魚食之。縉隆餌豐大魚食之。

國太公對曰縉之絲微鉤

之餌明小魚來食之。縉魚繁也以絲爲之。詩曰惟絲伊縉縉之絲網鉤之餌香中魚來食之。縉之絲隆鉤之餌豐大魚來食之。

夫魚食其餌乃

牽於縉人食其祿乃服於君。

國夫魚食鉤上之餌乃牽制於縉而不能脫人食國家之祿乃服從於君而不忍去。

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

國取天下天下可畢。

國故以香餌取魚魚可殺而食之以爵祿取人人可盡取人之天下則天下可盡得而服之此實非取天下之言則詳權餌以祿取人人可竭盡得人才而用之可以取國取天下即好善優於天下之意。

緜緜其聚必散。嘿嘿味味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

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

國嗚呼歎辭太公又嗟嘆而

聚雖盛後必散亂而莫救。曼曼綿綿言其枝葉之延施修廣也。如夏桀昆吾韋顧一本而生

三葉其叢聚盛矣。成湯載旆秉鉞而往征之則散而莫救。人君能嘿嘿味味遵養時晦其後

光華昭著必遠被矣。嘿嘿味味欲其韜光隱迹以成就夫遠大者此文王所以不大聲色不

長夏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其後如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矣。又言微妙哉聖

人之德誘人而人歸之也。德誘如孔子循循然善誘人之誘惟能以德誘人而人心之歸自不容已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以德誘之乎。聖人以德誘人不大聲色此衆人所能

見而樂之而聖人獨見獨樂之耳。聖人之慮天下欲各使之得歸其次而立收斂人心之法焉。次舍也。言人心各有所歸之處。聖人當立收斂人心之法而不使之他適也。收斂人心之法即下文仁。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國文王問立收斂人心之法何如而天下即肯來歸之。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

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國太公對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君能與人同天下之利者則必得天下。專擅天下之利而不與人共之者則必失天下。

愚謂孔子罕言利。孟子不言利。太公聖人之流而首以利害言。何哉。蓋利者將欲利乎人也。將欲利乎天下也。若能利人能利天下而存夫天理之公。何爲而不可。若夫擅一己之私而惟欲利乎己。此孔子所以罕言。孟子所以不言也。太公之言其有旨歟。

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國天有

有貨財得其時能與人同之得其財能與人共之者謂之仁。仁之所在天下來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國夫人之所最苦者莫如死

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國夫人之所最苦者莫如死

解敢濟之則生民有賴仰。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

在天下赴之。國與衆人同其憂同其樂同其所好同其所惡此義也。義之所在天

也。此義也。凡入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

也。此義也。凡入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

天ノ字ハ上文ノトテ順
ミテ言フナリ。

在天下歸之。

歸凡人莫不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
下歸之如生財有大道是也生財有道故人歸之太公雖言利而終

歸於仁
德義道

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

立爲師。

文王再拜太公而言曰信哉敢不受上天詔命之命乎乃載太公與
俱歸立爲師號爲尚父文王感卜兆天遺汝師之言故曰受天詔命

盈虛第二

盈虛者氣化盛衰人事得失之所致也
氣化盛人事治爲盈氣化衰人事失爲虛

文王問大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

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

文王問太公曰天
下熙熙然而廣大其

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如此者何也果其君賢不肖不
同等所致乎抑係天時變化之自然乎○時今本作道

太公曰君不肖則國

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文王曰古之聖賢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世

所謂賢君也

文王曰古聖賢之君可得而聞乎太公對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
上古之世所謂賢君也堯帝嚳之子姓伊祁氏初爲唐侯升爲天子

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

熙ハ廣大ノ貌ナリ。

聖ハ白土ヲ以テ壁ヲ塗
ルナリ。

糲ハ粗、梁ハ粟黍ニ似
タルモノナリ。

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

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聖。薨桷椽楹不斲。茅茨徧

庭不剪。

文王問曰帝堯治天下之道如何太公對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
不以爲飾錦繡文綺不以爲衣奇怪珍異之物不視於目玩好之器不以爲

寶淫佚之樂不聽於耳宮之牆垣與屋室不施聖白之色薨桷椽楹不斲斷爲文采茅茨徧
滿庭前而不剪除薨屋棟所以承瓦也桷椽也秦名爲椽周名爲椽魯名爲椽楹柱也茅草
名茨茨藜也

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梁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

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

以鹿皮爲裘禦冬
寒以布衣掩形體以

粗糲梁米爲飯。以藜藿之菜羹而食之。梁穀名似粟米而大。河北冀州之地有赤梁穀白梁

穀是也。藜草名即落藜也。初生可食藜藿之小者又曰菽之葉也。不以宮室役作之故害民

耕織之時削治吾心省約吾志是不驕

奢也。從事乎無爲之治是治國之儉也。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

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

淑慝。表其門閭。

吏有忠正奉法者尊崇其爵位有廉潔愛人者重厚其俸祿民
有孝父母慈孤幼者則愛之敬之盡力於農畝蠶桑者則慰之勉

之旌別淑善邪慝之人表出其所
居之門閭使善者勸而惡者懲也

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

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贍禍亡之

家。 國平其心志正其禮節以法度禁止姦邪詐僞平日所憎惡者有功必賞平日所親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之人孟子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行太公之言也又賑濟贍養有禍患喪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國其自奉於其賦役於民也甚寡少故萬民富足歡樂無饑饉寒凍之色百姓感戴其君如日月親愛其君如父母文王聞之乃曰大哉帝堯真賢德之君也

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其賦役於民也甚寡少故萬民富足歡樂無饑饉寒凍之色百姓感戴其君如日月親愛其君如父母文王聞之乃曰大哉帝堯真賢德之君也

君如父母文王聞之乃曰大哉帝堯真賢德之君也

國務第三

國國務者治國之要務如篇內所云愛民之道是也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

太公曰愛民而已 國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大務欲使為主者尊為百姓者安為之奈何太公對曰國以民為本故治國之大務愛民而已

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

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 國文王問曰所謂愛民奈何太公對曰均以田宅之利而勿傷害之殺以成全之道而勿毀敗之授以生養之方而勿殺伐之厚以賜與之恩而勿侵奪之慰其安樂之心而勿勞苦之成其喜悅之意而勿忿怒之 文王曰敢請

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不罰無

君其ノ宮室臺榭ヲ儉ニスレバ民ノ力ヲ役スルコト少シ故ニ樂マシムト云フ、清ハ清廉ナリ

罪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

則喜之 國文王問曰敢請解釋其故如何故者已然之迹也太公對曰民不失蠶桑其賦斂之物則與之也儉宮室臺榭而不役使則成之也刑不施無罪之人則生之也薄則樂之也為吏者清白不苛刻擾害則喜之也 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

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

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 國民失其蠶桑之務則害之也農失其耕種之時則敗之也民

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

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

國故善治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見其饑寒凍者則為之憂見其勤勞困苦者則為之悲賞罰如加自己之身賦斂如取自己之財此乃惠愛人民之道也愛民如此為愛之至矣為國之要務孰有加於此哉

大禮第四

國大禮者論君臣之大禮也取書內大禮二字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惟臨為下惟沉

六韜直解卷一 文 大禮

大禮第四

國大禮者論君臣之大禮也取書內大禮二字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惟臨為下惟沉

大禮第四

國大禮者論君臣之大禮也取書內大禮二字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惟臨為下惟沉

大禮第四

國大禮者論君臣之大禮也取書內大禮二字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惟臨為下惟沉

大禮第四

國大禮者論君臣之大禮也取書內大禮二字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惟臨為下惟沉

起也。

國柔順而能沉靜。則有守。恭主容。敬主事。恭而能敬。則處己接物。皆能謹強。毅而能卑弱。則能有容。堅忍而能剛勁。則能有為。此四者。道之所以起也。

故

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國故義勝乎欲。

者。則國昌。欲勝乎義者。則國亡。敬勝乎怠者。則獲吉。怠勝乎敬者。則必滅。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天理之公也。欲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佚。乃人欲之私也。敬者。整齊收斂。主一無適。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怠者。心志怠惰。處己接物。皆不能致謹也。義勝二句。以行事言。敬勝二句。以存心言。

六守第六

國六守者。以仁義忠信勇謀六者守之。而不失也。以書內有六守二字。故取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

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

國文王問太公曰。凡為國之君。為民之主者。所以失國失民者何也。太公對曰。人君不能

謹慎其所與之人也。人君有六守三寶之人。

不可不致謹耳。○一說。國與民。為天之所與。

文王曰。六守者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

王問曰。所謂六守者何也。太公對曰。一曰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也。二曰義。義者。處物而得其宜也。三曰忠。忠者。盡己之心也。四曰信。信者。以實之謂也。五曰勇。勇者。用也。共用之謂勇。又作剛毅。有為之謂勇。六曰謀。謀者。計也。慮難之謂謀。又作籌畫。萬變之謂謀。人臣有此。謂之六守也。

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也。太公曰。富之而不觀其無犯。貴之而不觀其無驕。付之而不觀其無轉。

之。皆臣子所與。付之。重任。初志。變。非望。事。事。變。轉。之。處。云。云。事。事。變。轉。之。處。云。云。事。事。變。轉。之。處。云。云。

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

國文王問

曰。謹擇其人之六守者。其術奈何。太公對曰。富之以財。而觀其無侵犯。貴之以爵。而觀其無驕色。付託之重任。而觀其無轉志。轉謂轉逆其心。而圖僭竊也。使之有所作為。而觀其無隱。危之以險難。而觀其無恐。考富之以財。而觀其無犯者。仁也。貴之以爵。而觀其無驕者。義也。事之以事。而觀其無窮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以險難。而觀其無恐者。勇也。事之以事。而觀其無窮者。謀也。

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

有裁制。而處事得宜。故貴之而不驕。付託以重任。而心不轉移者。忠也。忠者。盡己以事君。故付之而不轉。使之有所施為。而無隱者。信也。信者。凡事以實。故使之而不隱。危之以險難。而不恐者。勇也。勇者。敢於前進。故危之而不恐。問之以事變。而不窮者。謀也。謀者。善於籌度。故以多事加之而不窮。此皆用人之術。故曰。謹其所與也。

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

國人君無以三寶假借與人。以為敵。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

則穀足。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

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

國文王曰。敢問三寶。如

大商。謂之三寶。蓋國以民為寶也。為農者。一聚其鄉。則穀食足。為工者。一聚其鄉。則器用足。為商者。一聚其鄉。則貨財足。三寶合聚。各安其所。處民乃無他慮。農工商無使亂處其鄉。無

國ハ國都即天子又ハ諸侯ノ城ノ有ル所ナリ、都ハ下邑ニテ子弟又ハ大臣ヲ封ズル所ナリ。

掘鑿云云ハ己ニ權威アル人ニ又權威ヲ附與スルナリ、昔ハ物ヲ晒スナリ、日中シ熱強キニ乘ジテ物ヲ晒ス。

涓涓云云三句ハ事ハ微小ナル間ニ小イカラトテ棄テ置ケト、後ニ手ノ着ケヤウ無キニ至ルチ云フ。

使亂聚其族。然三寶各一其鄉。則所得無不足。所以然者。以其事專無他慮也。由是民各安其業。無有作亂於鄉族者矣。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不過百雉。家富不過千乘。都城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國臣無使富於君。都無使大於國。此言人各守其分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人君所居曰國。若六守長。則人皆俊良。君乃昌盛。三寶能全。則民皆順服。國乃安寧。此總言人君有六守三寶之效。

守土第七

解守土者。保守吾國之土疆也。文王問守土。故取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解旁新本作方。○文王問太公曰。保守吾國之土。奈何。太公對曰。無疏遠其九族之親。是親親也。無怠慢其天下之衆。是仁民也。撫綏其左右之人。是能邇也。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解無假借人以國柄。國柄即政柄也。如生殺予奪也。借人國柄。則失其威權。無掘壑而附丘。壑深谷也。丘大阜也。壑已深矣。而又掘之。丘已高矣。而又附之。如有權寵者。

利器ハ上文ノ國柄ニ同ジ、生殺賞罰ノ權ヲ云フ。

而又以權寵與之。後則不可制也。如小人之性本薄。而復使之爲不善。民益受其病也。無舍本而治末。中國本也。四夷末也。農桑本也。技巧末也。不治中國。而治四夷。則內虛弱矣。不務農桑。而務技巧。則無儲蓄矣。日中必熾。熱而彗。彗暴乾也。操刀者必欲其割。執斧者必欲其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矣。操刀而不利。則失其利之期矣。執斧而不能伐。賊人將來。害之矣。涓涓之水。不能塞壑。後來將爲江河。而不可制矣。所謂疎蟻穴之微。則滔天之變從茲起是也。涓涓水流。貌熒熒之火。不能救止。後來將成炎炎之勢。而無可奈何矣。所謂周徙薪之慮。則燎原之患無以生是也。熒熒火光也。兩葉初生。而不能除。是故人去。後來將用執斧柯而伐之矣。皆言其時之不可失。而事之不可不早圖也。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解是故爲人君者。必欲從事於富。若不富。則無以爲仁。富者非止於富國。在於富民也。民富則爲仁矣。所謂禮義生於富足是也。孔子適衛。答冉有之問。亦曰。富之而後教之。若民貧。則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人君不施與。則無以合九族之親。疏其九族之親。則國有害。失其天下之衆。則國必敗。無假借人以利器。假借人以利器。則爲人所害。利器國柄也。此結上文收權勢之意。如主父見囚。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問曰。何謂仁義之紀。仁主於愛。義主於宜。故以敬其衆。合其親。言皆仁義之用。非仁義之體也。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

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無使人侵奪汝威威即權也。首曰無借人國柄中可失也。主權一失則如三家之於魯六卿之於晉矣。此曰無使人奪汝威甚言其權之不之明順其天道之常順者任之以德如小邦懷其德是也。逆者絕之以力如伐崇而是絕是忽是也。人君能敬其事而無疑則天下之人心和服矣。孔子論道千乘之國而首曰敬亦此意也。

守國第八

守國保守國家之道也。文王問守國故取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文王問太公曰人君保守國家其道奈何太公對曰君今齋將告君以天地經常之理四時

生長收藏之妙及仁聖隱見之道民機發動之情一云民事機密之情齋其思慮也。王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

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文王乃齋七日北面再拜太公而問之北面再拜師之也非臣之也太公曰天生四時以成歲地生萬物以養生天下有民聖人爲君而司牧之牧養也。

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春之爲道令主於生發育庶物陳其姿容故萬物得以榮夏之爲道令主於長天地氣交蕃茂華秀故萬物得以成秋之爲道令主於斂華實以成容狀平定故萬物得以盈冬之爲道令主

於藏草木凋謝蟄蟲隱伏故萬物得以靜萬物盈則藏藏則復起而生衆人莫知所以終莫知其所以始聖人則天法地配合四時爲政以爲天地之經紀經緯縱者爲經橫者爲緯紀謂綱紀大者曰綱小者曰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

起用撥亂世而反之治至道其如此也如夏亂而伊尹出殷亂而太公出是所謂天下亂而仁聖昌也。聖人之在天地閒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固聖人之在天地閒也其所寶者固大矣寶指民也因其恆常之道而撫視之則民安上言所寶下言安民民其國家之寶乎使民心一動而爲機變機一動而有得失則爭矣一云寶指位言民安則位固矣。

陰會之以其陽爲之先唱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陰陰兵刑也陽德澤也陰慘而陽舒陰會之以陽謂刑以伐之德以合之也聖人爲之先唱而天下從而和之凡物極則反其常故莫進而與之爭莫退而與之遜務得其中和之道守國若能知此進退經常之道則與天地同光矣。

其ノ生ヲ遂ケ、是レ仁義ハ天地ノ經紀ナリ。

心ノ動キテ欲ノ萌スチ機ト云フ、欲動イテ得失爭フ。

陰ハ兵刑、陽ハ德澤、極反云云ハ中道ヲ守ルベキヲ云フ。

上賢第九 上賢者以賢者爲上以不肖者爲下也。以書內有上賢二字故取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文王問

太公曰。王人者。以何者為上。何者為下。何所取。何所去。何所禁。何所止。

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

偽。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

太公對曰。以賢為上。不肖為下。取誠信之士。

去詐偽之人。禁暴亂之端。止奢侈之心。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不可不知也。

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

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

願聞其六賊七害之道。何如。太公曰。夫所謂六賊者。其一曰。臣

願聞其六賊七害之道。何如。太公曰。夫所謂六賊者。其一曰。臣

下有大作宮室池榭。以遊觀倡樂。此臣之縱欲者。則傷王之德。

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

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

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

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差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

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

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

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勿與謀。

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

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

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

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技

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圖謀大事。但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之。此如蘇秦之類也。

六曰。為雕文刻鏤。技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圖謀大事。但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之。此如蘇秦之類也。

六曰。為雕文刻鏤。技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圖謀大事。但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之。此如蘇秦之類也。

六曰。為雕文刻鏤。技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圖謀大事。但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之。此如蘇秦之類也。

六曰。為雕文刻鏤。技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圖謀大事。但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之。此如蘇秦之類也。

六曰。為雕文刻鏤。技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圖謀大事。但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之。此如蘇秦之類也。

六曰。為雕文刻鏤。技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圖謀大事。但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之。此如蘇秦之類也。

六曰。為雕文刻鏤。技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圖謀大事。但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之。此如蘇秦之類也。

六曰。為雕文刻鏤。技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圖謀大事。但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之。此如蘇秦之類也。

六曰。為雕文刻鏤。技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圖謀大事。但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之。此如蘇秦之類也。

六曰。為雕文刻鏤。技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圖謀大事。但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之。此如蘇秦之類也。

六曰。為雕文刻鏤。技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圖謀大事。但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之。此如蘇秦之類也。

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圖務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之物。而傷害農事。王者必禁之。 七日。偽

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圖偽方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善之民。王者必止之。偽方異技。巫蠱左道。如漢武時。李少君。文成。五利。謬忌。童僂之流。及巫蠱之禍。是也。左道不正之道。 故民不

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

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

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圖故民不盡力於農畝。非

吾國之民也。士不誠信。以事上。非吾國之士也。臣不能忠諫。其主非吾國之臣也。吏不均平

靜潔。而愛人。非吾國之吏也。相不能富國。而強兵。調和天地之陰陽。以安定萬乘之主。又不

能正羣臣。使不邪枉。定名實。使無虛僞。明賞罰。使善惡分。樂萬民。使不失業。非吾國之相也。 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

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

淵之深。不可測也。圖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龍陽物也。故以比王者之道。龍首居

淵之深。不可測也。又若天之高。遠而不可量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

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圖故其人

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其人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若漢元帝之於弘。恭石顯是也。兵勢若不能行。敵國乃強。盛而不可制矣。文王曰。公言善哉。此節總結上文之意。言可怒不怒。可殺不殺。兵勢不行。乃不知六賊七害者也。此所以不能得其賢。臣制其敵國矣。

舉賢第十

圖舉賢者。舉用賢才也。以文王問舉賢。故取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危

亡者何也。圖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殆。亡滅者何也。 太公曰。舉賢而不用

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圖太公對曰。舉賢而不能用。是有舉賢之虛名。而無用賢之實功也。

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

得其賢也。圖文王問曰。舉而不用者。其失安在。太公對曰。其失在人君舉賢。當詢之君子。好用世俗之所稱譽者。殆非公論。而不得其真賢也。 文

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

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

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

免於危亡。圖文王問曰。此說何如。太公對曰。君以世俗之所稱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毀者為不肖。世俗無知人之明。所譽者未必賢。所毀者未必不肖。人

官名ハ將相各其ノ見
ル所ヲ以テ某人某官ニ
任ユト推舉セシメ、人
君其ノ名ニヨリ其ノ果
シテ實有ルヤ否ヲ監督
スナリ。

存功ハ別本存功ニ作
ル。

人君ノ見聞スル所ノ善
惡ニ對シ賞罰過々ザレ
バ、其ノ見聞セザルト
コロモ亦暗中ニ化シ
テ、善ニ遷リ惡ヲ改ム
ベシ。

君不能別白則多樹朋黨者進少樹朋黨者退如此則羣邪相比周而隱蔽賢人忠蓋之臣
皆死於無罪姦詐之臣以虛譽取君之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家亦不免於危亡矣此節
詳言舉賢而又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
有危亡之故也。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
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
賢之道也。 闕文王曰舉賢之道奈何太公曰將與相分職而各以其官名舉人按
其名實相孚則得舉用賢才之道也。

賞罰第十一

闕賞罰者賞有功而罰有罪也
以文王問賞罰之道故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
罰一以懲衆爲之奈何。 闕文王問太公曰賞賜所以存勸善之道刑罰所以
示懲惡之道吾欲賞一人以勸勉百人罰一人以懲
戒衆人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
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
於神明。 闕賞信必罰而況於人乎。 闕太公對曰大凡用賞者貴乎信而不
吾耳目之所聞所見則耳目所不聞不見者莫不陰爲之變化矣是何也賞信罰必之誠也
夫誠且暢達於天地通徹於神明而況於人有不化之者乎。

兵道第十二

闕兵道者用兵之要道也
以武王問兵道故以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 闕周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始稱王武謚
也昔日武王問太公曰用兵之道何如。 太公
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
道。 闕通達幾於神。 闕變化用之在於機。 闕乘機顯之在於勢。
利導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闕太
曰凡用兵之道莫過乎一。二者誠實而專一也。惟其誠實而專一故能獨往獨來猶言獨出
獨入謂無敵也。昔者黃帝有曰一者階於道謂道不過盡於一也。一說不可徇偏見也。幾於
神謂神不越乎一也。用之在乘其機顯之在因其勢成之在
於君之心。故聖王號兵爲凶惡之器事勢不得已而後用之。 今商王知存而不
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
慮殃。 闕即安不忘危。 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 闕今商王者但
知國之亡但知身之樂而不知身之殃夫所謂存者非泥於存也在乎能慮其亡耳所謂樂
者非耽於樂也在乎能慮其殃耳今王已慮及其所以亡所以殃之源又豈憂其至於亡且
殃之流乎。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
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 闕武王問曰若兩軍相遇彼不
可得而來此不可得而往各設

一ノ解ハ下文ニ謂フト
コロ即チ是レナリ、獨
往獨來ハ他ノ妨ヲ受ケ
ズ他ノ助ヲ受ケズシテ
獨運自若ナルヲ云フ、
階於道ハ道ニ近キナ
リ、階一本借ニ作ル。

欲其西云云ハ我若シ敵
ノ四ヲ取ラント欲セ
バ、反リテ其ノ東ヲ襲
フベシトナリ。

固守之備而未敢先發。我欲襲其虛。而取之不得。其便利當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太公對曰。外若亂而內實整。示以饑而實飽。內實精而外若鈍。使士卒一合而一離。如無節制。一聚而一散。如無統紀。陰祕其攻戰之謀。深密其發動之機。高其壁壘。使不得而入。隱伏其精銳之士。寂若無聲。使不得而測。敵既不知我所備。彼欲其西而東必虛。吾則襲其東。此言兵事貴神密也。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武王曰。敵若知我之情。同我之謀。將爲之奈何。太公對曰。兵家取勝之術。務要密察敵人之發動之機。而速乘其便利。復要疾擊其不意。乃可勝也。

武韜

內言修德惠民以安民。生但用在征伐。故曰武韜。

發啓第十三

發啓者。開發啓迪其憂民之道也。取書中發啓字。以名篇。或曰伐商之師。由此而啓。

文王在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尙助予憂民如何。文王在鄆邑。召太公問曰。嗚呼。今商王暴虐已極。罪殺無辜之人。如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所以文王嗟嘆而言之也。公尙助予憂天下之民。其道

天道無殃云云ハ天命若
ク去レバ必ズ先ズ
殃ヲ去レバ必ズ人心
ナリ。若シ殃無ク殃無
クンバ、是レ天命人心
未ダ去ラザルナリ。故
ニ吾ヨリ事ヲ始ムベカ
ラズトナリ。
陽陰ハ衆人ノ見聞スル
所ト然ラザル所トニ於
ケル行爲ヲ云ヒ、外内
ハ政ニ發スルモノト宮
中ニテノ行トナシヒ、
疏親ハ何人ヲ疏ンシ何
人ヲ親シムカチ云フ。

此ノ四句ハ一般ノ理ヲ
説ク、必ズシモ殷ニ對
スル目前ノ事ニ泥ミテ
説クヲ要セズ。

創ハ傷つくナリ。

如何。此言求救民之略也。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太公對曰。王其修德。以禮下賢。士子惠兆民。以觀天道之向背。天道未降殃。不可先倡。伐暴之議。人道未降災。不可先謀。罰罪之師。言王者雖以救民爲急。亦必待時。而後動。當盡其在我。而順天應人也。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之降殃。又見下民之生災。乃可以謀。而爲之。天殃如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夏霜冬電。春凋秋榮之類是也。人災如五穀不熟。饑饉薦臻。盜賊滋熾。姦宄竊發之類是也。陽顯明之地。陰幽暗之處。顯明之地。所爲者皆暴虐之事。幽暗之處。所爲者皆淫惡之行。乃知其心之昏惑也。必見其外之亂也。如紂外則殺忠賢。而賊諫輔。內則肆醜昏。而耽色慾。心神昏惑。志意迷亂。從可知矣。必見其疏遠者。離叛。又見其親近者。放逐。乃知其情之向背也。如紂遠則江沱汝漢之閒。悉從文王之化。近則微子去箕子奴。人情之向背。從可知矣。○一說。疏是疏遠賢人。親是親近小人。○又說。疏謂百姓離心。親謂同宗叛去。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順天人以應事。則無所施而不得。然後行其吊伐之道。道可得而致也。從其所入之門。門可得而入也。立其軍國之禮。禮可得而成也。爭其形勢之強。強可得而勝也。此乃反言以起下文。全勝不鬪。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此乃正言也。言強者雖以爭而勝。

此ノ句人君、民ト心ナ
一ニスレバ、民ハ君ノ
爲メニ盡クス、民心能
ク國ノ干城トナルヲ云
フ。

啓ハ天下ノ人皆其ノ智
謀勇利ヲ開キテ吾ガ用
ヲ爲ス、故ニ我自ら己
ノ智謀勇利ヲ用フルヲ
要セズ、故ニ大智大謀
大勇大利ノ實ヲ得ルナ
リ、閉ハ之ニ反ス。
野獸ヲ逐フ者皆其肉ヲ
得ント欲ス、故ニ二期セ
スシテ借ニ之ヲ逐フ若
シ吾一人之ヲ私セント
セバ、衆人何ゾ力ヲ出
サンヤ、天下ヲ取ルハ
一人ナレドモ、衆人皆
其ノ功ニヨリテ封侯ノ
利ヲ得ベケレバ、我が
爲メニ力ヲ致スナリ、
同舟河ヲ濟ルニ成敗利
害共通ナリ、故ニ皆力

ヲ協ハス、天下ヲ取ラ
ントスルニハ衆ト成敗
利害ヲ同シクセバ、人
皆其智謀勇利ヲ開キテ
閉ゾルコト無シ。
無取民、無取國、無取天
下ハ民、國又ハ天下ノ
爲メニ盡クスノミニ
テ、之ヲ得ントスル心
無キチ云フ。

然全勝不在戰鬪、在勝於無形。大兵無欲傷殘、在完吾士衆、能勝於無形。而兵無傷殘、是其智與鬼神通。所以疊言微哉微哉、而嘆其妙也。

與人同病

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趣、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

人同病而相救援、同情而相成就、同惡而相扶助、如民之所惡、惡之同好而相趣向、如民之所好好之、故無甲兵而能勝人、無衝機而能攻擊、無溝塹而能固守、衝衝車、從旁衝擊者也。

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

言其自用智謀勇利、故言人不見也。若能以智謀勇利而利天下者、天下之人、自皆以智謀勇利開啓矣。若以智謀勇利害天下者、天下之人、必閉之而不啓矣。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

下自以智謀勇利啓之、而不必自用也。故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其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濟水、既濟則皆同得其利、若敗則皆同受其害。如此則天下皆有以閉啓之、無有以閉塞之也。

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

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

取於民者、其實取民者也。取於國者、奪民之利也。取於民者、得民心之歸也。民心歸、豈有不利物哉。所謂行仁義而自無不利者也。故無取於民者、民利之、無取於國者、國利之、無取於天下者、天下之人歸之也。民歸之、一國歸之也。天下利之、此所以天下啓之也。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鷺鳥將擊、卑飛斂

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衆人之不可聞、勝之巧、在衆人之不可知、微哉微哉、嘆其妙之至也。鷺鳥將有所擊、必卑伏而飛、收斂其翼、威猛之獸將有所搏、必弭耳而俯伏其身、兩喻明聖人將有所動、必有如愚之色。此欲文王遵養時晦、以待之耳。

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

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

其爲吏者、惟務暴虐殘賊、敗亂國之刑法、上下皆不覺悟、此乃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闕大明日也。天有大明發而萬物皆得其照。喻聖人有其大義發而萬物皆得其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其心。大哉聖人之德。有人所不及。聞見而已。獨聞見。抹暴止亂。憂民之心。遂矣。豈不自得其樂哉。此太公勸文王與兵之言也。

文啓第十四

闕文啓以文德起。勉其民也。蓋取書中之義。以名篇。

未天下下得。得レバ之ヲ愛惜スルハ人ノ常情ナリ。聖人ハ萬物其所ヲ得。萬物皆聚。マシテ欲スルノミ。故ニ憂ト者トニ心無シ。聖人ノ守ルトコロハ無シ。道ノ道ノミ。故ニ下文此ノ道ヲ説ク。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適。闕文王問太公曰。聖人將操何道而守。太公對曰。何用憂。而何用憂乎。萬物皆可適也。嗇者。也。適。聚也。詩曰。百祿是適。集傳訓聚。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闕政之所施。而

無爲ノ道念ニ求ムベカラス。優游展轉。迫ラズ又忘ラズシテ竟ニ之ヲ得ベシ。既ニ之ヲ得レバ之ヲ密ニ藏シ。又之ヲ事ニ行リ。行フテ然カモ自ラ其ノ功ヲ見ハサズ。

之所在。而人莫知其移。所謂聖人無爲而成。治天道無爲而成。事也。聖人守此。無爲之政。而萬物自化。而爲善。何有窮盡。亦知天道之終而復始。循環無極也。此推其施政之變化。惟因時以爲之。優而游之。展轉求之。闕如萬物未化。不可欲速。當優游不迫。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闕優游自如之貌。承上文而言。聖人之所以無爲者。優游自如耳。故當展轉以求其感化。展者轉之半。轉者展之周。欲其反覆而求之也。求而能得之。不可不藏之於密。既以藏之於密。又不可不行之於人。既以行之於人。勿復。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自彰明之密。猶心也。行行事也。明表著也。

不自明故能名彰

闕夫天地有其功。惟不自明其功。故能長生。萬物。聖人有其明。言天不自明。故日月得而明也。若天之精氣呈露而自明。日月亦不能明矣。謂天地隱德弗曜。而萬物得以長生。此即天何言哉之旨。聖人隱德弗曜。而名譽得以彰顯也。古

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闕上古聖人。聚人而爲之家。聚家而爲之國。聚國而爲之天下。分封賢德之人。以爲萬國諸侯。命之曰大紀。大紀者國家之大綱紀也。

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闕敷陳其政事。教化順從其民之風俗。使邪曲皆化爲直。而變於形容。萬國風俗雖不通。各得樂其所。人皆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大定者天下之平定也。

鳴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闕嗚呼。嘆辭。嗟

安靜以化民。賢人務正己以率物。愚人不能正。以率下。故與人必爭。上之人勞。則刑罰繁多。刑罰繁多。則民心生憂。民心生憂。則思流離逃亡。上下皆不能安其生。而累世不能休息。命之曰大失。大失者國家之政令大失也。如拂人矯俗。靖康之禍。足鑒矣。

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闕天下之人情。譬如流水。遮障之則停止。開之則通行。靜澄之則潔清。此言人心之向背。若流水。至神而莫測者。障之則止。是言水

俗ニ因リテ治ムルハ周禮ニモ見ユ。萬國不通云云ハ各、自足リテ他ニ求ムルコト無キヲ云フ。是レ儒教ノ說ニアラズ。老莊一流ノ說ナリ。

天萬物ヲ覆ヒテ私無キハ常形ナリ、民ハ天命ヲ全クスルハ常生ナリ、聖人ハ天ノ無私ニ則リテ萬民ノ生ヲ養ヒ途ガシメ、民各其所ヲ得ルニヨリテ、天下靜カナリ。

無與云云ハ天ノ與フルモノ以外ニ、別ニ與ヘズトモ之ヲ奪ヒダニセズバ、民自ラ富ムトナリ。

敵ノ喜ア所ニ因リ從フハ、竟ニ能ク敵ヲ破ル所ナリ。

勢非如召公 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 又嗟嘆而言嗚呼神妙哉聖人既見其

物之始則知其物之終謂見其民 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

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 文王曰聖人務靜之道奈

體民有恆常之生意天之常形謂春而生夏而長秋而成冬而藏也民之常生謂使

農在耘耨婦在機杼家仁讓而俗禮義能與天下共其生之理而天下自靜矣。 太

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爲而成事民無

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

不忘以用爲常。 太公曰君之政是以天道無爲而成事猶物也民無所與而自致富謂

不奪其時薄其賦斂使民安其田野家給人足是無與而自富此乃聖人之德也文王聞而

嘉之曰公所言乃協合我之懷當夙夜念之於心而不忘用爲治天下之經常也。

文伐第十五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 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

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 二曰因其所惡以逆其志彼將生

憂必有好事自起吾誠能因之彼必能去之。 三曰因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

四曰因其所怒以激其怒彼將生害。 五曰因其所懼以

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

六曰收其內閒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

侵國鮮不亡。 七曰收其內臣而離間其外臣使才臣在外陰相於我而敵國侵之於

內其國鮮有不亡者。 八曰收其外臣而離間其內才臣內相敵國外侵國

乃可謀。 九曰收其忠臣而薄其賄賂稽留其來使勿聽信其事亟請爲置代而遣以

謀也。 十曰收其親厚而信任之其君將復來合之誠能嚴敬之國乃可得而

周旋而委曲以達其誠是也。 十一曰收其將復來合之誠能嚴敬之國乃可得而

侵國鮮不亡。 十二曰收其將復來合之誠能嚴敬之國乃可得而

侵國鮮不亡。 十三曰收其將復來合之誠能嚴敬之國乃可得而

侵國鮮不亡。 十四曰收其將復來合之誠能嚴敬之國乃可得而

侵國鮮不亡。 十五曰收其將復來合之誠能嚴敬之國乃可得而

侵國鮮不亡。 十六曰收其將復來合之誠能嚴敬之國乃可得而

侵國鮮不亡。 十七曰收其將復來合之誠能嚴敬之國乃可得而

侵國鮮不亡。 十八曰收其將復來合之誠能嚴敬之國乃可得而

侵國鮮不亡。 十九曰收其將復來合之誠能嚴敬之國乃可得而

之ヲ親信スルヤウ見セ
カクレバ、敵ノ君ハ此
ノ人ヲ信シ之ニ合ス、
此クテ忠臣ヲ離シ小人
ニ合セシムルノ計成功
ス。陰示云云ハ他國ヲ擊ツ
ノ利ヲソレト無ク示
シ、本業ヲ棄テ戰爭ニ
從ヒ、倉庫空虛ナラシ
ムルヲ云フ。
賂ハ敵國ノ君ニ賂ヲナ
リ、有國而外ハ自ラ國
ノ主ナルニ外國ニ聽從
スルヲ云フ。
虛名虚勢ヲ以テ敵國ノ
君ヲ尊ビ、其ノ尊大驕
傲ノ心ヲ長セシメテ、
國勢偷惰ニ至ラシムル
ナリ。

卑下誠信ヲ以テ敵ト相
得、情好親密ニシテ、
陰微ノ間ニ之ヲ取ルノ
計ヲ運ラシ、時機至レ
バ自然ニ之ヲ破ル。

陰示云云ハ敵ノ豪傑若
シ我ニ從ハバ、封侯タ
ラント云フコトヲ暗ニ

諷シ、且陰微ニ重寶ヲ
賂ヒテ其ノ心ヲ收ムル
ナリ、内積云云ハ我が
國蓄積甚ダ多キモ外ハ
乏シキ形ヲ示シテ敵ヲ
シテ我ヲ侮ラシメ、暗
ニ我ガ智謀勇武ノ士ヲ
敵ニ入レテ、敵ノ計ヲ
圖ラシメ又敵ノ我ヲ侮
ルノ氣ヲ増長セシム、
敵ノ豪傑ハ富貴甚ダ足
リ、猶ホ其ノ上ニ増サ
ントスルヲ見テ大ニ喜
ビ、黨與ヲ作リテ我ニ
通ズ、之ヲ敵國ヲ塞グ
ト云フ。

鮮不亡。謂收其外臣。而開其內臣。使才臣在內相之。而敵國在外侵之。其國鮮有不亡者。如秦使張儀相魏。而以兵伐之。魏終以亡是也。 七日。欲錮其

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

虛。 八日。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

必爲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必敗。 九日。尊之

此之親好也。重親之積。必能爲我之用。有國而外。聽於我如此。其地位必

至於敗矣。○一說。國內或可保。此外必危亡矣。如金人之重親秦。檜是也。

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爲之榮。微

飾聖人。國乃大偷。 十日。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

微飾其爲聖人之德。其國乃大偷。順從之。彼必信我。使我致其侈大尊崇之形。先爲榮顯之貌。而

偷情矣。如唐高祖之驕李密也。

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

卑下以事之。必示以誠信。若得彼國之情。承順其意。以應彼國之事。如與之同生。言其情好

之密也。既以得彼之情。乃微密收之。時及將至。其國必敗。若天喪之也。如劉玄德之待呂布

也。 十一日。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

是

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爲乏。陰內智士。使

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

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 貴與富。而惡危與咎。陰示其臣。以大而且

尊。微輸以重寶。而賂之。是欲收其豪傑之心。以爲我用也。內之所積者甚厚。而吾自外爲乏。

陰內有智之士。使圖其計。納勇力之士。使高其氣。使彼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吾之徒黨以

具。是謂塞之道。有國而塞。安能有國也。

爲人塞之。安能有其國也。 十二日。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

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

之。 大勢。以引誘之。上察其勢。而與天下共圖之。如齊人歸女樂於魯是也。

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全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時。下察地。地理。微驗已見。乃伐之。此文伐之法也。蓋謂文王之所

以爲文者。純亦不已而已。緝熙敬止而已。雖興兵而伐。密伐崇。亦順帝之則而已。故詩稱之

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又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所謂詐

謀詭道。豈文王之所用心哉。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稱其至德。顧不義之事。文王肯爲之乎。文王以太公爲師。而問

文伐之法。太公喋喋以謀詐告之。亦獨何心哉。不惟文王厭聽。而太公亦難於啓齒矣。以文

王之世。周召方與二南之化。而太公以此詐謀啓之。春秋戰國之時。又將如之何哉。嗚呼。此

書之所以難盡信也。先儒亦曰。尙父本有道者。謀言兵二百三十一篇。豈近世有爲太公術

之

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全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時。下察地。地理。微驗已見。乃伐之。此文伐之法也。蓋謂文王之所

以爲文者。純亦不已而已。緝熙敬止而已。雖興兵而伐。密伐崇。亦順帝之則而已。故詩稱之

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又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所謂詐

謀詭道。豈文王之所用心哉。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稱其至德。顧不義之事。文王肯爲之乎。文王以太公爲師。而問

文伐之法。太公喋喋以謀詐告之。亦獨何心哉。不惟文王厭聽。而太公亦難於啓齒矣。以文

王之世。周召方與二南之化。而太公以此詐謀啓之。春秋戰國之時。又將如之何哉。嗚呼。此

書之所以難盡信也。先儒亦曰。尙父本有道者。謀言兵二百三十一篇。豈近世有爲太公術

扶而納之ハ知ラズ識ラズ。敵ヲシテ我ガ衛中ニ入ラシムルナリ。

飼ヒテ又之ヲ愛スルハ彼レヲシテ我ニ服シ、我ガ用ヲ爲サシムル所以ナリ。

心明カニシテ智開ケ、智ニヨリテ財ヲ生ツ、財ヲ散ジテ衆ヲ得、衆ヲ爲ス、賢者用ヲ爲シテ王タルヲ得ベシ。

國彼國之人貪利甚喜但遺之以疑乃止矣如秦人賂郭開以開廉頗李牧於趙賂晉鄙之客以開信陵君於魏是也此所謂用其財也 凡攻之道必先閉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害 國凡攻人之道必先閉攻彼之強勢毀其大殘大賊以除民之 淫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 患害一云大謂大國此言攻強之謀 淫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 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 國淫之以美色啗之以厚利養之以滋味娛之以聲樂既離其親其意然後事可得而成如呂蒙賞資荊州軍士有取民間一笠者斬之凡 諸將之家供給不缺故衆無鬪志然後襲之是也此節言散衆之謀也 惠施於民 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餵食之從而愛之 國惠施於民必無愛惜餵食之然後 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從而愛之 啓以王天下 者有人開啓是以能王天下此上皆言用財之事○按此篇之旨大抵言欲攻強離親散衆在慎謀用財而已故下文喋喋言謀言財與文伐篇十二節意味頗相似然此篇簡編又多錯亂恐亦後人依倣而爲之者歟況章內多奸謀詭計似非太公之言且武王之兵出不得已豈有意離其親散其衆歟

六韜直解卷一終

六韜直解卷二

龍韜

龍以變化不測言隱現無常此韜雖皆行軍事多心計藏奇隱伏故曰龍韜

王翼第十八

王翼者王之羽翼也所謂腹心謀士天文地理兵法通糧法算凡一十八等共用七十二人此但言其行師之際在將之左右者七十二人名雖不同其所以羽翼王者則一也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

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網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

乎通達無碍不膠柱鼓瑟而守一術因其人之所能而授之以職各取其所長隨時變化以爲之大綱小紀故爲將者有股肱羽翼凡七十二人以上應天道天有七十二候故將有羽翼七十二人備其數以如法便審知命理命賦

卒ハ猝カナリ、倉卒ノ義ナリ。

之於天。理散之於事。理即一物各具一太極者。命即萬物體統一太極者也。其實一理而已。古人行師之際。亦要審知命理。其不苟也如此。至於殊能異技。亦要悉備。而萬事可畢矣。

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

總覽計謀。保全民命。 圖武王曰。請問其目如何。太公對曰。為腹心者一人。主贊生民之命。此文武全才之士。所以羽翼將之謀畫也。

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 圖有智謀之士五人。圖謀安危之道。思慮未萌。則授官位。使當其職。決事之嫌疑。定事之可否。此有智多能之士。所以羽翼將之施設也。

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 圖通天文者三人。主司逆順。推測時日之吉凶。稽考符驗。校量災異。以審知天心。星象曆數。審候風氣之去就之機。此通天文之士。所以羽翼將之不違乎天也。

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澗。山阻。不失地利。 圖識地利者三人。止之形勢。及利害之消息。地利之遠近。地形之險易。水之乾澗。山之阻艱。而不失地之便利。此識地利之士。所以羽翼將之不失乎地也。

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 圖曉兵法者九人。主講成敗。簡選練習所用之兵器。刺舉軍中之非法。此深通兵法之士。所以羽翼將之行兵也。

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

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 圖通糧者四人。主計度飲食。備預蓄積。不至於困乏。此善理財貨之士。所以羽翼將之饋餉也。

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 圖奮揚威武者四人。主簡擇才力之士。評論兵革。如風之馳。如電之掣。聖使之不知其所由。此武勇過人之士。所以羽翼將之摧堅陷敵也。

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聞忽往來。出入若神。 圖若一作如。攝伏旗鼓者三人。主攝伏旗鼓。明三軍之耳目。故所以明耳。旗所之不可知。或謬號令。使之不可測。聞忽往來。出入如神。使敵莫能窺我之形也。此輕巧便捷之士。所以羽翼將之邀襲探報者也。

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 圖為股肱者四人。主任重職。持難事。此忠義有為之士。所以羽翼將之自守者也。

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偶賓客。 圖鄰國議談語。消息解結。圖偶一作對。通才者二人。主拾上之遺。補上之過。應對鄰國之賓客。使與之論議談語。以消災患。解結聚。此深通文學之士。所以羽翼將之修己待人者也。

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 圖知權變之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之事。而非人所能識。行無窮之變法。此達權通變之士。所以羽翼將之設奇置伏者也。

耳目七

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

圖為耳目者七人主往來聽人之言視其

變動觀覽四方之事與軍中之情此往來探聽之士所以羽翼其將使不蔽者也

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

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

圖為爪牙者五人主奮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險難攻銳兵而無所疑慮此勇往直前之士所以羽翼其將而破敵者也

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

人主播揚名譽震懼遠方動搖四境以弱敵人之心此虛張聲勢之士所以羽翼其將奪敵人之氣者也

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

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謀

圖為遊士者八人主伺敵之姦候彼之變開闔人情之向背觀視敵人之意以為間謀此遊說舌辯之士所以羽翼其將疏開敵人者也

術士一人主為誦詐依託鬼神以惑眾

圖為術士者二人專主為誦詐之術依託鬼神以惑亂敵國衆人之心此左術之士所以羽翼其將以使其愚者也

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

圖為方士者三人專主百藥以治療金瘡以痊萬病此醫藥之士所以羽翼其將療理士卒也

法

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圖能法算者二人專主糧食之多寡及財用出入之數此善於會計之士所以羽翼其將量度財用也

開闔人情ハ辯説ヲ以テ人心ヲ動カシ變ズルヲ云フ
術ハ鬼神ヲ使役スルモ方ハ醫方ノコトナリ

論將第十九

圖論將者評論將帥之賢否也以武王問論將故以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

圖武王問

太公曰評論將帥之道奈何太公對曰為將者有五者之材略有十者之過失

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

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

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

圖武王曰敢問其目如何太公對曰所謂將之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者膂力過人故不可犯智者謀

畫萬全故不可亂仁者心存惻隱故能愛人信者號令誠實故不可欺忠者盡已報國故無二心○按太公論將以勇為首孫子論將以智為先太公終之以忠孫子終之以嚴何也夫為將之道雖有五而其要則在智勇二者而已勇而無智則輕死是鬪將也智而無勇則怯特謀將也孫子論計故以智為先謀定而與人戰則勇有所施太公論材故以勇為首勇決而謀始成則智有所用故勇必以智而後成智必以勇而後行然無仁則失之殘忍而士衆之心離無信則失之欺蔽而上下之情隱故智勇必以仁信輔之也中庸論三達德曰知曰仁曰勇而行之以誠誠者信之極也太公終之以忠恐為將者不能盡乎已而有二心也二其心則事不成矣孫子終之以嚴恐為將者失於姑息而愛克厥威也愛克厥威則克罔功矣太公孫武之言各有攸當宜參互考之不可執一論也

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

暴ハ怒ヲセ激スルナ
リ、久ハ持久シテ困マ
シムルナリ、貴ハ一本
賂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

國所謂將之十過有勇敢而輕於死者暴虎也。有貪婪而性好利者如張魯之類也。有仁而不忍於傷人害物者姑息之仁也。有智而心怯懦者無爲之智也。有信而喜於信人者尾生之信也。有性廉潔而不肯愛人者仲子之廉也。有智而心緩慢者無斷之智也。有性剛而自用其能者如劉表之類也。勇而輕死者可暴也。

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貴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

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

國勇而輕死者可暴激而殺之也。急而心速者可持久之路誘之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而擾之也。智而心怯者可窘而辱之也。信而不明喜信人者可用詐而誑之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而慢之必怒也。智而心持緩者可襲擊而取之必破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以事煩之也。懦而喜任人者自無真見故可以計欺之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

在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

兵者國家之大事宗社軍民所係故曰存亡之道也。三軍之命兵之勝負皆係在於將故曰將者國家之輔佐先世聖王之所重也。故人君置將不可不審察也。察即察其五材十過之有無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也。

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國一本作期不十日。故曰兵不能兩踰人之境不出十日之外不有喪亡其國者必有破軍殺將者武王曰公言善哉。

選將第二十

國選將者簡選士之能者而任之爲將蓋取書中之義以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權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

國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權之人欲知士之高下則爲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衆情相應者十五。

者十五。國舊本衆作中。太公對曰夫士之外貌不與衆情相應者十五事。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

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謙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

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國有外似賢而內實不肖者有性溫和良善而反爲盜者有外貌恭敬而心意

慢者有外若謙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然詳細而無情實者有湛湛然澄清而內無誠信者。

有奸謀而無決斷者有恍惚然變遷無定多所遺忘而反內忠實者。

有詭激而

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

英權ハ別本英雄ニ作ル
ニ從フベシ。

反靜愨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衆情相應者也。

有外勇敢而內怯弱者有貌肅肅然恭敬而反輕易人者有嗚嗚然威嚴而反沉靜專愨者嗚嗚一作狂妄有勢虛形弱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此等之人天下衆人所賤而棄之聖人獨貴之也聖人官人因其材而任之凡人所以不知也非有知人之大明不能見其崖際未易測也此士之外貌不與衆情相應而爲人賤之耳 武王曰

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閒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言以觀其詳細次二曰窮究之以辭以觀其權變次三曰與之以閒謀之言以觀其誠實次四曰明白顯問無有隱情以觀其德行次五曰使之以財貨觀其廉潔次六曰試之以女色以觀其貞守次七曰告之以患難以觀其勇敢次八曰醉之以醇酒以觀其態度八者之徵驗皆全備則士之賢不肖可分別矣

立將第二十一

立將者建立大將也 武王問立將故以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也。

師應之也 國新本無也字武王問太公曰人君建立大將之道奈何太公對曰凡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守臣職願將軍帥師以應之此開難之初而命以立之意 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

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

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

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爲必然也。

圖今本無也字。○見其敵之虛則前進見

其敵之實則且止。勿禁止之辭。勿以三軍爲衆盛而輕易敵人。勿以受人君之命爲重。而期以必死。勿以自己之身尊貴而卑賤他人。勿以一己之獨見而違衆心。勿以辯捷之說爲必然。而偏聽。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

力。圖士衆未坐。將勿先坐。士衆未食。將勿先食。大寒大暑。勿服裘張蓋。必與衆同。之若能如此。士衆必爲之盡死力。以前進。此上二節。是授將當盡之道。將已

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家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

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

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不敢將。

圖大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家之事。不可從外治之。言當獨斷也。軍旅之事。不可從中御之。既爲吾君。又愛吾身。是有二心。不可以事奉人君。君有疑於將。將有疑於君。不可以往應敵國。臣既受君之命。專主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於國。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君。君不許。臣不敢將。君許之。乃

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

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

圖君已許之。中之事。不聽聞於君命。皆從大將而出。臨敵決戰。無有疑二之心。如此則無天於上。謂上不制於天也。無地於下。謂下不制於地也。無敵於前。無君於後。謂中不制於人也。末四句。前已

將已二軍在。君ハ中ヨリ之ヲ制スレバ、軍機ヲ失シテ功無カラシム。故ニ今專制ノ權ヲ與ヘラレシメテ請フナリ、二心ハ君國ヲ念ヒ又吾身ヲ思フナリ、疑心ハ君ガ己ヲ信セズト疑フナリ、生キテ還ヘラズトハ將自ラ二心無キヲ言フナリ、故ニ君之ニ一言ノ命ヲ垂ラシメシメテ疑心無クシテ請フナリ。

上賞ハ別本士賞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詳解。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驚。兵不

接刃。而敵降服。圖是故將得專制。各効其能。智者爲之盡謀。勇者爲之赴鬪。氣凌敵自降服。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也。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

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圖戰於外。功又立於內。爲吏者超遷上賞。百姓皆歡悅。將帥無咎殃。是故風雨應時。節五穀皆豐登。社稷得安寧。所謂人道正。則天道和。而地道寧也。夫兵雖不祥之事。命將得道。而反爲國家之福。如此立將者。可不慎歟。武王是以美其言之善也。

將威第二十二

以名篇。

圖將威者。論將之不可無威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人畏將之威。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矣。以武王問將何以爲威。故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

圖武王問曰。大將以何者爲之威。以何者爲之明。以何者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

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

圖太公對曰。將以能誅其職之大者。而有罪必戮。爲威。以能賞其職之小者。而有功必賞。爲明。以用罰詳審爲禁止。而令行也。罰審謂不苟一罰。必致其詳審也。假使刑貸於大。實遺於小。法網混淆。皆鋼弊也。若韋仁壽之錄。及圍馬李晨之法。行涇州。孔明能令賢愚僉忘其身。

則勸戒明而威無不行矣。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

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

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

所行也。圖殺其一本作殺及。○故殺戮一人而三軍震懼者殺之。賞賚一人而萬人喜說者賞之。法每屈於大。故殺之貴其大者。恩每忽於小。故賞之貴其小者。殺其當要路權貴重之人。是刑極其上。也。賞及牧牛之豎。馬洗之夫。及廐養之徒。是賞通其下也。刑能極其上。賞能通其下。則設施公正。此三軍震而萬人悅。將威之所以能行也。

勵軍第二十三 圖勵軍者。激勵軍士。使前進也。武王欲三軍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非激勵其軍。安能使之加此。故以勵軍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

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圖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人之城。爭先登。戰於野。爭先赴。士卒好戰。聞金聲而止。則軍怒。聞鼓聲而進。則軍喜。爲之奈何。

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圖太公對曰。武王曰。敢問三勝之目。何如。

張蓋名曰禮。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圖太公對曰。忍於寒而不服重裘。與士卒同其寒也。盛夏忍於熱而不操執扇。與士卒共其熱也。大雨忍於濕而不張傘蓋。與士卒均其濕也。此名曰有禮之將。爲將而厚於自奉。身不服禮。則無以

知士卒之寒暑。而體其情矣。故能以禮爲節者。自能服勞止欲。如吳起馬拔李廣者。難以枚舉。然分甘共苦。寧第爲將之事乎。粵稽五殺之治。秦陶侃之運甓。伏湛之恤饑。陰鏗以酒炙授行觴。均足以勵人心。而得其力。

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圖出隘塞之險。犯泥塗之艱。將必先爲之下步。舍車而徒行。名曰効力之將。若爲將而適己。自便。身不服力。則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而體其情矣。

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圖次營次也。舍旅館也。止欲者。禁止其嗜欲也。軍皆安定。幕次。將乃方就止嗜欲之將。爲將不身服止欲。則無以知士卒之饑飽。而體其情矣。

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圖夫爲將者。與士卒能共其寒暑勞苦饑飽。如此則進。聞金聲則怒。其退。攻人之高城深池。而矢石繁下。士卒相率而爭先登。若遇野戰。白刃始合。士卒踴躍而爭先赴。

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寒暑之明也。圖若此者。士卒非好傷殘也。爲其將能知己之寒暑饑飽之詳審。而見士卒寒暑饑飽之昭明。故願効其死力也。

一本作見勞苦之明。合上三勝。亦是。不然。寒暑獨重。勞苦獨遺也。

高城深池。ハ攻ムル所ノ敵城ヲ謂フ。

見寒暑ハ別本見勞苦ニ作ルニ從フベシ。寒暑饑飽勞苦ハ皆士ニ就キテ言フナリ。

以近云云ハ君ト將トガ暗ニ軍機ヲ通信スルヲ云フ。

陰符ハ味方同志ノ通信ニ便ニシ、敵ニハ何ノ意味ナルカヲ知ラシメザル符ナリ。始ノ四ハ敵ニ克チタル場合、後ノ二ハ自家敗績ノ場合、中ノ二ハ敵ト相持スル場合ナリ。

符ヲ留メテ即チ行ハザルト、符ノ機密ヲ泄ラストノ二ツノ場合ヲ云フ。

陰符第二十四

陰符者、陰爲符節、以通主將之意、不使人知之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奈何？

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境、地三軍倉卒之間、有緩急之事、或得利、或遇害、此時言語文字不通、吾將以近通其遠、從中以應其外、以給足三軍之用、則其術將爲之奈何？

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殺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卻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

八等遇有一事、陰使入通之、雖傳符之人、亦不得而知焉、有大勝克敵之符、其長一尺、破入之軍、殺人之將、其符長九寸、降人之城、得人之邑、其符長八寸、卻退敵人而報遠、其符長七寸、警吾士衆、使之堅守、其符長六寸、請糧益兵、其符長五寸、吾軍敗北、將帥亡歿、其符長四寸、吾軍失利、亡歿士卒、其符長三寸、符符節也、或以銅、或以竹、爲之中、分爲二、右留於君、左在將所、有事則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聞者告者、皆誅之。

陰通而合之。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聞者告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祕聞、所以稽留者、若符中事漏泄、聞者與告者、皆誅殺之。

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善哉。術敵雖有聖人之智、莫之能識也。武王曰、公言善哉、夫符期於祕密、乃王稽有三亭之約、魏姬有臥內之竊、門庭枉席、得陰行其謀、入主當周於計耶。

陰書第二十五

陰書者、陰爲書信、以相通主將之言、不使人知之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繁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

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遣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

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與大謀慮、當用陰書、不用陰符、主用書遣將、將用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謂分其一書之文爲三部、三部者、謂上中下之書、又分爲三分也、三發而一知者、言持

陰符ハ文字ヲ書セズ、符ノ制ニヨリテ、特殊ノ意味ヲ寓スルノミ、今文字ヲ以テセザレバ、今説明シ難キ場合ニハ陰書ヲ用フトナリ。

一合云云ハ一通ノ書ヲ三ツニ分チ、三人ニ一分ツ、持タセテ遣ル、三分ヲ合スレバ全意明カナルモ、一分ダケニテハ使者ト雖モ、何事ナルカヲ知ラズトナリ。

書必用三人。使一人各操一分。全閱則無遺。單看則未明。雖持書者相參。而不知情也。此謂之陰書。敵雖有聖智之人。莫之能識。武王曰。公言善哉。夫一合三發。遂謂神於秘密矣。倘機句轉入。又何以識哉。如秦以使繫蓬室。而斃懷王。姜維易期會兵。而困鄧艾。夏竦以女奴陰習其書。而傾富弼等。故有書之誤。不如無書也。矧後之連篇累牘。敵莫不聞。且得制勝乎哉。

軍勢第二十六

軍勢者。行軍破敵之勢也。孫子論兵勢。以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喻其險而不可遏。太公論軍勢。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喻其速而不禦。其義同也。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動。變

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敵人之道奈何。太公對曰。三軍之勢。因敵家之舉動而為之。權變之道。生於兩軍對陳之間。兵之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要之事。不先語於人。用兵之法。豈可言傳。

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

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

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辯則

危。故善戰者。意之料。張士誠也。衆以為莫禦。而吾獨言戰。如盛彥師之籌。李密也。

故善戰者

至事云云。至要ノ事ハ先ヅ人ニ語ルベカラズ。時ニ臨ミテ宜シキヲ制スルヲ以テナリ。不定見ハ別本不足見ニ作ルニ從フベシ。事ノ至ナルモノハ其ノ機ヤ密、其ノ言聽クベカラズ、故二人得テ之ヲ知ラズ。聞見知辯ハ皆敵我が情勢ヲ知ルヲ以テ云ヒ、謀圖ハ敵我が動靜ヲシ、シ我ガ虛實ヲ圖ルヲ云ヒ、困危ハ敵ガ我ヲ困ハ危クスルヲ云フ。

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

戰。也。善除患者。理於患未生之初也。勝敵者。見微察隱。而取勝於無形也。上戰無與人

戰。而自能取勝於彼。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

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

也。也。智謀與衆人同。非謂之國師也。技藝與衆人同。非謂之國工也。此言其不能圖勝

于未然者。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

莫大於不識。也。兵之事。無有大於必克。必克者。必勝於人也。兵之用。無有大於玄默。

也。兵之謀。無有大於不識。不識者。謀之深。而使敵人不能知也。事於必克。如桓溫拜表。輒行。

用於玄默。如雷蘭夫。脚枚夜薄。動出不意。如柴紹之解谷渾。謀不可識。如馬行襲之保武當。

是也。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

先勝者。先示怯弱之形於敵。而後與之戰者也。示弱於敵。而設奇伏。故士止用其

半。而功則必倍焉。如任圜之示弱。而先誘之以羸師。後出精銳。敗擒康延孝是也。聖人

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

縮。因以為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變動而人莫知其紀。極循順一陰

機ハ事機ヲ亂スナリ、見ルナリ、不勝ハ勝ツベカラザルヲ知ルナリ。

一陽之道而從其往來之候。當天地一盈一縮之理。而因為恆常之道。萬物有死生之命。正天地盈縮之形也。故聖人因之以用兵。而為生殺之政焉。天地之動。即陰陽之道。陰陽之道。即天地之盈縮。夏至一陰生。至十月則純陰矣。冬至一陽生。至四月則純陽矣。陰而陽。陽而陰。此天地之動也。氣升而盈。氣降而縮。天地盈縮。此常道也。春夏物生。陽之形也。秋冬物死。陰之形也。陰陽往來。成天地之化也。聖人於是乎因之。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雖衆多。必至於敗。唯善為戰者之行兵處之。不撓。亂一云。不致屈撓于人。見有可勝之形。則起。見有不可勝之形。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猶豫不決。最大。三軍之災。不過生於狐疑而已。猶豫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瞋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是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

者野無橫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夫將人有所不能言。而我先未言耳。人有所不及見。而我先能視之者明也。惟明是以視於未見耳。故能知神明之道者。守於未形。視於未萌。則戰有必勝。野無暴橫之敵矣。攻有必破。對無建立之國矣。武王曰：公言善哉。

奇兵第二十七

奇兵者。出奇取勝。應變無窮。太公因武王之問。而言其法如此。故以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其大要何如。太公對曰：古人之善其成與敗。皆由用兵之神勢如何耳。神勢者。用兵之勢。神妙莫測也。故得兵勢之神妙者。其國昌盛。失兵勢之神妙者。其國亡滅。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為變也。或縱其士卒。或亂其行列者。所以為變詐之道也。深草蓊鬱者。所以遁逃也。地者。所以為遁逃之計也。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止敵之車。禦敵之騎。不得前進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圖屯定於險隘。關塞。山阪。林木之處。所以用我之少。而能擊人之衆也。坳澤。窈冥。

者所以匿其形也。匿屯扎於水澤低坳窈冥幽暗之處者所以藏匿其兵之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

戰勇力也。匿布列於清明無所隱蔽之處者所以闢其勇而疾如流矢擊

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匿行兵疾如箭鏃之急流擊如弩牙之發動者所以破人之精微也精微言其謀之精詳微妙

非疾戰不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詭詐隱伏施設奇兵遠張其

軍以誑誘之者所以破人軍擒人之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

統紀於一者所以乘便因虛。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

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因彼軍之驚駭而衝擊者所以一擊人之十也因彼軍之勞倦暮舍而奮出者所以十擊人之百也暮

舍夜宿於營舍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所以越絕深水濟渡江河也。

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所以欲踰水而與人戰也。長關遠候

暴疾繆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通逃者所以降人之城服人之邑也。

鼓行謹囂者所以行奇謀也。未擊鼓而前行使士卒謹譁混囂者所以疑誤敵人而行我之奇謀也。大

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因其大風甚雨而進者所以擊人之前擒人之後而出其不意也。偽稱

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

以勵衆勝敵也。將戰必以義激之者所以勵士衆欲以制勝於敵人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

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以勸吾用命之士也嚴之以五

刑重之以五罰者所以進吾罷怠之兵也。一喜一怒一予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

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一喜一怒以情言喜則人說怒則人畏因

不妄怒也。一予一奪以爵言也。有功者與之有罪者奪之。不妄與亦不妄奪也。一文一武以

政言也。文以附之武以威之。弛張寬猛之相濟也。一徐一疾以令言也。徐則人力舒徐久則

意矣。疾則人力誦疾久則害矣。徐以縱之疾以收之。禁舍開塞之得宜也。凡此四者皆所以調和三軍而使之心同制一臣下而使之力齊也。

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

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處高敞之地者便于眺望所以爲我警守也保險阻之

地者得據地利所以爲固守之備也。居於山林茂盛而幽穢者所以潛默吾之往來而使人不知也。深吾之溝壘高吾之壁壘積糧又多者所以欲爲持久之計也。

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

亂。不可以語變。

亂故曰。不知所以戰。所以攻之計策。不可以與之言敵。不能分析。士卒而移之不定者。不可以言出奇之兵。不通治而生亂。亂而復。

治之道。不可與言權變之道。

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

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

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

闕故曰。將不寬仁。則三軍不相親附。將不勇敢。則三軍不精銳。將不智略。則三軍大疑。而無所倚恃。將不通明。則三軍大傾。而無所相依。將不精詳微妙。則三軍失其發動可乘之機。將不時常戒慎。則三軍失其備禦。自守之具。將懦軟而不能強力。則三軍無畏。皆失其職。而不守。

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

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

亡。武王曰。善哉。闕故將者。三軍之司命。將之治亂。三軍與之同其治亂。入君能得賢將者。兵強而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而國亡。此申言為將者所

係之重。武王曰。公言善哉。

五音第二十八

五音者。宮商角徵羽。各有所應也。言兵家察五音。隨其所應而制之。亦可以佐吾之勝也。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

闕武王問。太公曰。律管十二。五音之聲。亦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及勝負之決乎。 太公曰。深哉。王之間也。夫律管

此ノ篇ハ我レ夜半律管
ヲ吹キテ敵ヲ驚カシ、
敵ノ應ズル聲ガ五音ノ
何レナルカヲ察シ、五
行相勝ノ理ニ本ヅキ、

敵ヲ敗ルベキ方位ト日
時トヲ定ムルヲ説ク。

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

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闕太公對曰。深妙哉。王之問也。夫律管有

十二。謂六律。六呂也。六律屬陽。六呂屬陰。陽律謂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陰呂謂太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也。其要有五音。謂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改。易五行之神。亦道之經常也。金木水火土。亦各以勝攻。不勝也。 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

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

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

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闕古者伏羲神農軒轅王天下之時。是謂三皇之世。用虛無之

情。以制人之剛強。此時無有文字。皆由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道。乃天地自然之理。六甲之所

以分。至微妙之神也。六甲之分。謂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是

也。微妙之神。謂木之神曰青龍。火之神曰朱雀。土之神曰勾陳。金之神曰白虎。水之神曰玄

武。是也。其法。以天氣清淨。無陰雲風雨之日。至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約去九百步外。

徧持十二律管。當耳大呼。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

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

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

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

敵必有聲應我。入于管中其聲之來也。甚為微妙。角聲應管。當用白虎方位時日勝之。角聲屬木。白虎屬金。金能克木。故也。商聲應管。當以朱雀方位時日勝之。商聲屬金。朱雀屬火。火能克金。故也。羽聲應管。當以勾陳方位時日勝之。羽聲屬水。勾陳屬土。土能克水。故也。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方位時日勝之。宮為四音之主。屬土。土性重靜。故聲不應。青龍屬木。木克土。故能勝宮。此五行之符驗。佐勝之徵兆。而兵之成敗。其機先見於此也。武王曰：公言善哉。

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杓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太公曰：微妙之音。皆在外候。而得武王問曰：何以能知其故。太公對曰：因敵人若有驚動。則聽其聲。以占五音。角屬木。杓鼓以木為之。故聞杓鼓之音者。知為角聲之應。徵屬火。故見火光者。知為徵聲之應。商屬金。故聞金鐵矛戟之音者。知為商聲之應。羽屬水。水聲清亮。嘯呼之音。似之。故聞人嘯呼之音者。知為羽聲之應也。宮屬土。土性靜而無聲。故寂寞無聞者。知為宮聲之應也。此五音者。亦應五行。乃聲色之符驗也。言前律管中所應宮商角徵羽之五聲。分屬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勾陳之五色。固最微妙。與五音之顯者。實相符合也。如晉之師曠審音。而知南風之不競。此又無待對壘而徵應是也。

兵徵第二十九

兵徵者。兵家勝負之徵兆也。或凶或吉。皆先見焉。為將者不可不知。故武王以為問。而太公答之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

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於未戰之前。先知敵人強弱之形。豫見彼此勝負之徵兆。則為之奈何。

太公曰：勝負之

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

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

太公對曰：勝負之徵兆。精神先見於外。惟明將能察之。其效驗在人。謹候伺敵人之出入進退。審察其動靜。與軍中言語妖祥之事。及士卒之所相告語之詞。

凡三軍說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

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

凡三軍之衆。心志喜說。怡辭。

士卒皆畏懼法令。敬守其主將之命。相喜以破敵之期。相

陳以勇猛之事。相賢以威武之勢。此兵家強盛之徵兆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

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

三軍之衆。頻數驚動。士卒之心。不能齊一。各相恐懼。以敵人之盛強。衆相私語。以出師

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

三軍齊整。陳勢

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

金鐸之聲。揚以清。鞞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

之助。大勝之徵也。

三軍出入進退。行伍齊整。陳勢堅固。深溝高壘。便於固守。又有大風甚雨。益利我軍。三軍無故。旌旗前向。而指金鐸之

耳目相屬ハ懼ルル貌ナリ

有甲冑干櫓也。篋飾皆雨衣也。以草爲之。蓋笠皆雨蓋也。有柄曰蓋。無柄曰笠。甲披於身。冑戴於首。干載於車。櫓列於營。皆所以扞外而禦內者也。鑿鋪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鑿鑿大鋤也。用之剔土。鋪鋪也。用之起土。斧以之斫。鋸以之斷。杵臼以之舂。其如兵家有攻城之器也。牛

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紵。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鑿牛馬耕載。所以轉輸糧餉也。雞之司晨。犬之警守。其如兵家之平治土壤。其如兵家有伺候義也。婦人織紵。絹帛纂組。其如兵家有旌旗之用也。丈夫家有攻城之象也。春鑿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

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鑿春月鑿去草棘。非農之方業。乎。其如戰之以車騎先出者同也。夏月耘耨田疇。非農之盛夏業乎。其如戰之以步兵後出者同也。秋月收刈禾薪。其如用兵之糧食儲備也。冬月充實倉廩。其如兵之堅守備用也。

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鑿田里之間。相聯爲伍。其如兵家之約束符信也。里有吏主之官。其如兵家隊伍之分也。輸運穀粟。收取芻草。其如兵家倉廩府庫之備也。春秋二時。治城郭之缺壞。修溝渠之壅塞。其如兵家塹壘之法也。故用兵之具。

盡於人事也。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紵。有尺度。其富國強

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鑿故用兵之器具。盡在農家之人事也。卽兵農合一之意。善治國者。皆取足於農家之人事。故必使百姓遂其六畜之生。無使失時。闢其田野之業。無使荒蕪。究其安處之所。無使雜居。丈夫治田。有畝數。不令廢農事。婦人織紵。有尺度。不使廢女工。此乃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公言善哉。

虎韜鑿虎者以言其威猛而不畏人也。今此韜中皆張威武及臨危不驚。故曰虎韜。

軍用第三十一鑿軍用者軍之器用也。器用有備。以之戰守。則無患矣。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鑿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征伐。三軍之器。用其攻守之具。科品或衆或寡。豈有法度乎。太公曰。大哉。王之間

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鑿太公對曰。大哉。王之所問也。夫攻守之器具。各有科品。此兵家之大威也。豈無法而處此。科是門類。品是等級。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

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

之震駭。陷堅陳。敗強敵。鑿衛一作衝。○武王曰。願聞科品之異。太公對曰。凡用兵之大數。將領帶甲之士一萬人。其法用武衛。大

六韜直解卷二 虎 軍用

扶胥三十六乘武衛即兵衛扶胥車之別名也材勇之士持強弩矛戟為羽翼每一車用二十四人推之用八尺車輪車之上立旗與鼓兵法又謂之震駭用以陷堅陳敗強敵也

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陳敗強敵

圖武翼與武衛同即所謂武中之衛大櫓車上之蔽也置矛戟於車上備擊刺也材勇之士持強弩矛戟為羽翼用五尺車輪以絞車連弩自副亦用以陷堅陳敗強敵也

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六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陳敗強敵

圖提翼車上之蔽但比大櫓差小耳以絞車連弩自副用鹿輪為車輪即今小車獨輪也亦以陷堅陳敗強敵也

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為首電影用青莖赤羽以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為首畫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為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為流星陷堅陳敗步騎

圖大黃參連是弩名一發能出三矢大扶胥三十六乘以材勇之士持強弩矛戟為羽翼上飛鳧電影自副飛鳧用赤莖白羽以銅為首電影用青莖赤羽以鐵為之首白畫以絳色之縞長六尺闊六寸為光耀遇夜則以白色之縞長六尺闊六寸為流星取其遠視之有光也此用以陷堅陳敗步騎也飛鳧電影矢之迅疾者一說是旗名

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敗強敵

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

圖衝車從旁衝擊者也螳螂蟲名有奮擊之勢故取以為名

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

圖輜車輜重之車騎寇疑有誤字電車言其忽往忽來如電之疾也故兵法謂之電擊

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雷霆陷堅陳敗步騎

圖寇遇夜來吾營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每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雷霆言其輕疾往來如雷霆之擊

方首鐵楛維盼

圖盼大首也重一十二斤天楛星名

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楛

圖天楛大首也重一十二斤天楛星名

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楛

圖言三者皆可用之敗步騎羣寇也天楛亦星名

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

圖飛鉤鉤名用飛鉤以投敵衆之中以鉤取人也

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

圖三軍與敵拒守用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者必用之

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